

# 瑪納斯河垦区

储安平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瑪納斯河星區

(新疆旅行記之一)

儲安平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瑪納斯河垦区

储安平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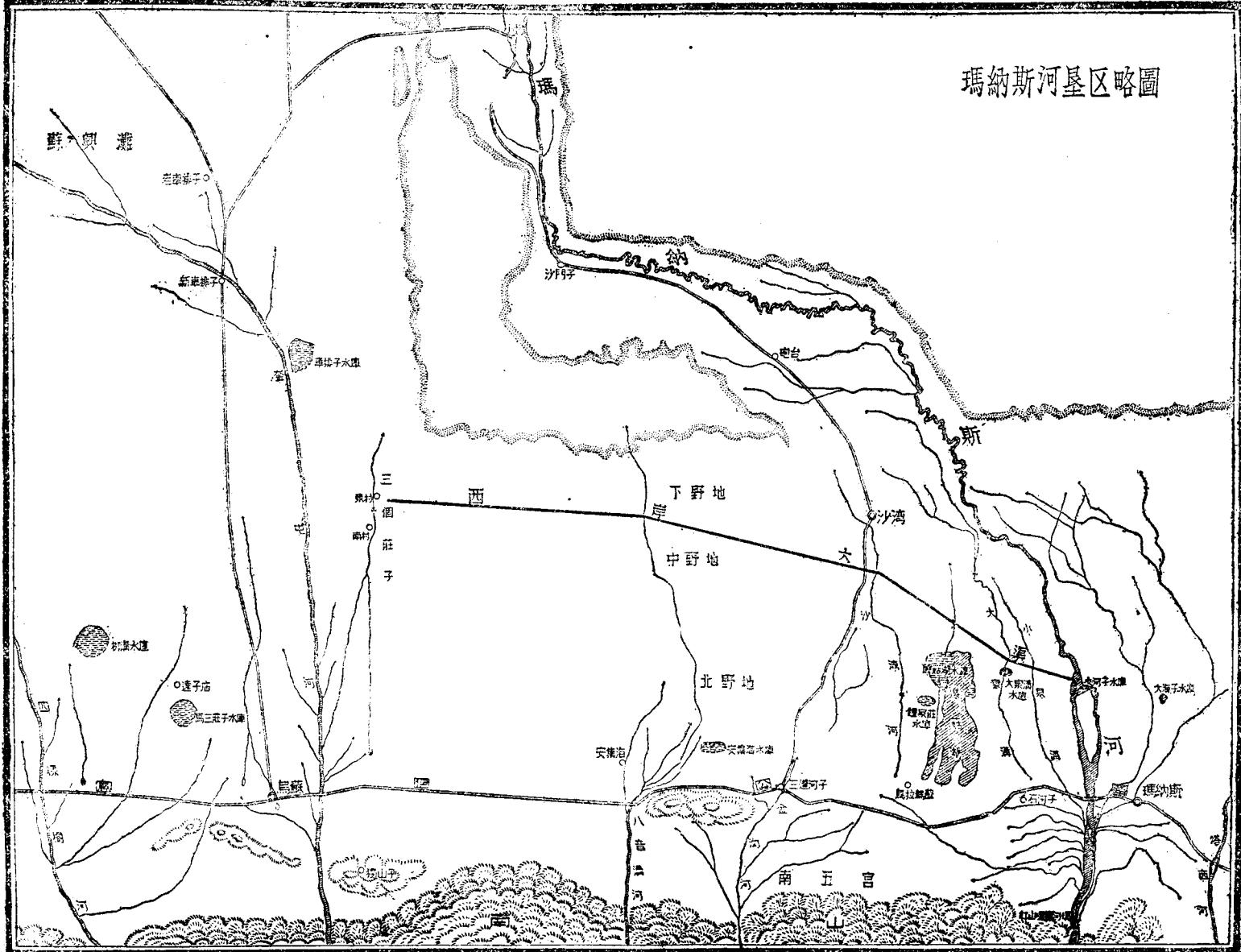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4 7/8印張 83,000字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6)0.40元

瑪納斯河壘區略圖



## 內 容 提 要

新疆瑪納斯河流域墾區是解放后一个新开垦的地区。本書所講的就是作者 1954 年下半年在那个墾区旅行时所見所聞。書中記述生產建設部隊几年來在墾区如何克服困难進行开荒生產，改变墾区的自然面貌和經濟面貌；如何在生產提高的基礎上改善他們自己的生活；如何在劳动和生活過程中提高战士們的思想觉悟。此外，本書还介紹了墾区的自然环境和風俗人情，使讀者对墾区有一个比較全面的了解。

封面設計：韓 惇

统一书号：12010·  
定价四元

6A 34/67

## 目 次

一	石河子新城 .....	1
二	天山一日 .....	16
三	瑪納斯河流域垦区 .....	23
四	一个新的輕工業中心就要誕生 .....	38
五	1953年的棉花大丰產 .....	42
六	大泉溝水庫工地 .....	59
七	在水庫工地上會見的一些模範工作者 .....	69
八	一个模範支部 .....	76
九	炮台一帶 .....	85
一〇	战士生活 .....	94
一一	一个跑在前面的人物 .....	106
一二	一个出色的牧羊功臣 .....	116
一三	从炮台到小拐 .....	124
一四	車排子 .....	136

## — 石河子新城

我在烏魯木齐住了一个时候，开始去外地旅行。我的計劃是要在全新疆跑一跑。一般認為最好先去南疆，因为新疆的主要民族是維吾尔族，最能代表維吾尔族的風土生活的是南疆。但是在 1954 年的夏秋初冬，因为旅程的方便，我还是先到了天山北路，那就是从烏魯木齐到伊犁的一路。

我先訪問的是瑪納斯河流域垦区。当我还在北京的时候，曾听人說过，在新疆的戈壁灘上盖了一座新城。但是我們的國家是这样大，而这几年來各地所發生的新鮮事物又这样多，因此对这样一件具有很大意义的事情，当时只是随便听听，沒有十分注意。到了新疆，我向人問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人們就毫不思索地用手一指：

“噢，那就是石河子新城！”

石河子离烏魯木齐 150 公里，坐小吉普車，三个小时就到。这一个平地盖城的故事，引起人們許多美丽的想像。我决定先抽出几天的時間去看看。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穿了一件短袖襯衫，戴着墨鏡，車子以一小时 50 公里的速度在平坦的烏伊公路上疾馳。清新的空气和凉爽的晨風，使全身都感到一种

無比的舒適。我心中沒有一点雜念，尽情地欣賞着那渺無边际的自然，自己好像溶化在大自然里一样。

从烏魯木齐一直往西到精河，南面是巍峨的天山群峰，北面是浩瀚無边的平原。那迤邐不絕的高山，那高山上亘古不化的積雪，那廣袤千里的大地，那大地極邊的輕烟似的景色，这一切構成了一幅雄峻深远的大視界。馳奔在这样一个大視界里，胸襟開闊，意氣豪放。当車子在地勢較高的公路上駛着时，向北望去，看到那遙远的、躺在遮盖着朝陽的云層下面的平原上，泛着一种略略帶紫的深藍色，就跟一个美丽的深远無边的海洋一样。我当然知道那兒并沒有“海洋”，所以我問駕駛員同志：

“那远处是不是戈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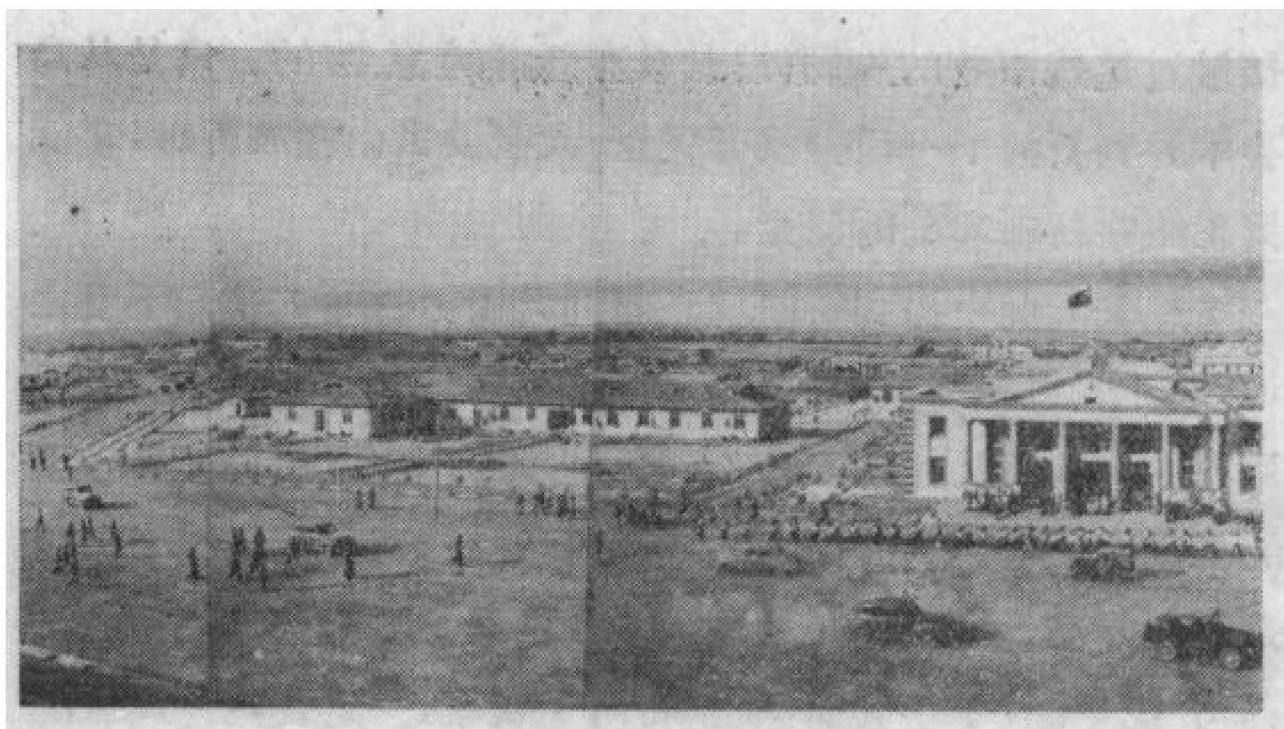
“那是樹林，不是戈壁。”

我第一次从烏魯木齐外出旅行，心中就盼望着不久能看到戈壁。飛机在酒泉和哈密降落的时候，我已經对戈壁有过一瞥，但是机行的困頓削弱了我欣賞景色的心情，因而这时我希望能够在旅途中比較从容地領略戈壁的風光。一般說來，戈壁和沙漠都不是受人欢迎的东西，沒有一个國家願意有或願意有更多的戈壁或沙漠。不过像我們这样的一个國家，國土这样廣大，有戈壁和沙漠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它們的存在正說明了我們祖國疆域的廣闊。新疆本地的老百姓对于戈壁可能不再有什么新鮮的感觉，然而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生自江南、一生里還沒有見过戈壁的人，初次見到戈壁，自然会引起一些稀罕的想像。不管是怎样平淡的事物，对于從來沒有

接触过这些事物的人們，总是具有新鮮的意趣的。只是从烏魯木齐到石河子一段并沒有戈壁，大概要去南疆旅行时，才能真正領略新疆戈壁的風光。

过去人們一提到新疆就聯想到戈壁。既然戈壁是不毛之地，因而就以為新疆地方一定十分荒涼。其实，在新疆，除了真正的戈壁不長作物以外，其他很多地方都是可以開發生產的肥沃的土地。过去因为沒有進行開發，所以荒地很多。但是荒地并不就是戈壁。只是很多人已經習慣把荒地都籠統地称为“戈壁灘”了。例如：談到石河子新城，一定要說“戈壁灘上的一座新城”；說到独山子，就一定說是“戈壁灘上的石油城”。無形之中把新疆仿佛說成了一个“戈壁世界”似的，以至像我这样一个初來新疆的旅客，也神經質地以为一出了烏魯木齐就可以看到“戈壁”了。

从烏魯木齐到石河子沿路都有農民耕作，有些地方的庄稼和樹木都長得很茂盛。路上經過呼圖壁和瑪納斯兩個縣城。這兩個縣从前被称为“景化”和“綏來”，不久以前，为了尊重少数民族，改称現在的名字。从烏魯木齐西行的汽車，常常一早出發，赶了一段路程，到呼圖壁才吃早飯，所以这地方的市面也还熱鬧，有維族飯館，也有漢族飯館。呼圖壁的西瓜不錯，又甜又多水分，而且比別的地方便宜，一万元（旧幣）可以買到兩個中等大小的。我在这条公路上走过几次，每次經過呼圖壁时，总要買上几个西瓜，帶在車上，以解夏日行旅之渴。瑪納斯縣不僅正在新疆东西的交通道上，而且过去也是南北疆的一条通道。从南疆焉耆翻越天山，馬行七、八天就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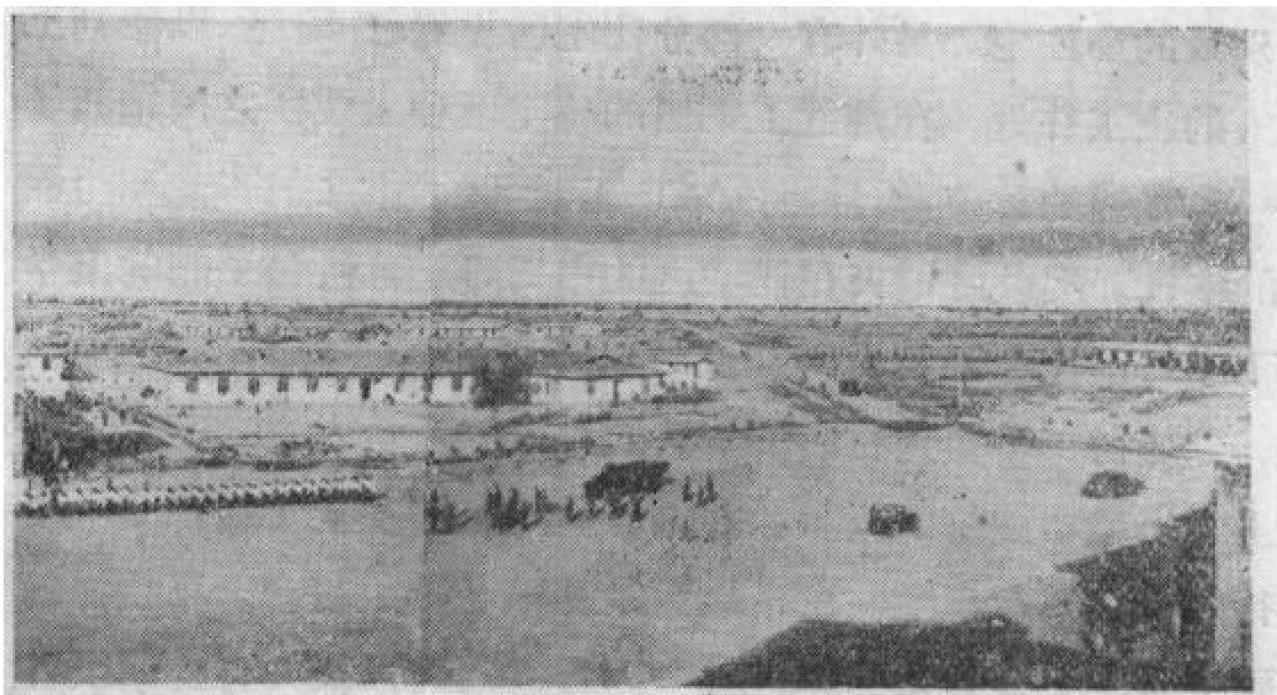


新石河子

瑪納斯。从瑪納斯向北，又有通道直达阿勒泰。不过自从南疆公路和从烏苏到阿勒泰的公路开通以后，人們就很少再走这条古道了。

我們过了瑪納斯縣城西面的瑪納斯河，大約又走了 20 公里，远远地看到了一幅动人的秀丽的景色。在那襯着豪壯的山色的背景下，在那比平地稍稍高一些的山麓旁，在那疏疏密密的墨青色的樹林里，隱現着很多紅頂白牆的新的建築。那是多么廣闊的一片，又是多么深邃的一片。它整个的色調，鮮艷柔和，健康明朗。用不着駕駛員指点，就可以料到，那就是石河子新城，那就是多少劳动人民憑着双手在这个荒灘上修蓋起來的美丽的新城了！

第二天，我对这座新城作了一次粗略的參觀。这座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質的按着一定的計劃進行建築的。行政、工業、商業、文教、保健、住宅各区以及公園、林帶等地都有



城的一角

一定的範圍。全城的中心是行政区，那兒目前已經建築了一座办公大楼。这是一座具有相當規模的兩層樓的口形建築，大樓的中間部分特別突出，成為四層，彷彿是全城的一座司令台，老遠老遠就可以看到它；自然，从這裡也能看到四面八方更遠的地方。除此之外，这座四層大廈在石河子還有它特殊的自豪的意义，因为这样一座高的建築，是完全由初學建築的戰士們在創造性的勞動熱情下完成的。办公大楼的前面是一個大廣場，再南面就是文化娱乐区，將來的戲院、电影院打算建築在這一帶。最南是商業區，預期將來的鐵路線將在商業區的南面通過，从火車站出來，可以就近找到旅館和飯店。城東和城西都是工業區。不过新城的外區將來如何配合整個瑪納斯河流域規劃的生產需要，還沒有最後定案。目前已經建築的一些工廠大都設在城西。大部分的住宅區都圍繞在行政区及廣場的东西北三面，現在已經一幢一幢地蓋了很多玲瓏

別致的小住宅。另外有一部分住宅区靠近工業区，以便利工人的上工往返。在鄰近工業区的住宅区和工業区之間鋪植了一条寬闊的林帶，借以阻隔來自工業区的繁囂的声音和污濁的空气。文教区則夾在住宅区的中間，以便利孩子們的上学下学。医院和运动場則在城的东部。

任何一个初到石河子新城的人，首先会从道路的规划上看出城市建筑的气派和計劃性。城里的主要干綫都是上下行的兩条單行車道。車道之間是种植花草的路台。車行道的兩旁是上下人行道。車行道与人行道之間以及人行道的最外端，都种植了樹木。樹木高的已过一層屋頂，一般也已达到平房的屋檐，再过三、五年，蕭蕭白楊，都將夾道成林。按照以12平方公里為基礎的初步建城計劃，道路占了20%，而綠地則占了26%。較多的空地將使每个住家都能养鷄、种菜、栽花，而新鮮的空气和足够的陽光，能使人們更健康、更活潑，在劳动时有更充沛的活力。

当我在石河子訪問的时候，这座新城已經蓋了大大小小400多幢房屋。假如把这些房屋集中起來，就足够形成一个相当像样的“市容”了。但是正因為是按照計劃建筑的，所以目前已經建筑的房子就不能不比較分散。但这絲毫也不影响我們对它發展的远景的了解。

我曾經參觀了新城的医院，無論从新疆的标准或从內地的标准來說，这都是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建筑。門診部的候診室很大，拿內地一些大医院的候診室來和它相比，也不一定能比得上它。有三个手術室，其中的一个，旁边还設有一間有

三四層台階的參觀台，通過玻璃窗，可以望見手術室里的一切動作。病房部分是一長條的朝南建築，一字排過去就有 45 間房，全部可容 400 張床位。將來還打算在病房前面布置花園。全部建築都設置了地震隔離縫，在地震隔離縫處裝置了防火門。樓上的地板和樓下的天花板之間都用鋸木屑和泥做成隔音層。此外，在醫院的後面及側面遠處，還分別建築了產科病房和隔離病房。據說單單廚房就有六套：中灶、小灶、流質、半流質、特流質及清真廚房。其中中灶廚房和小灶廚房都是地方寬大，比普通學校里一個教室還大，而清真廚房則另外開門，單獨出入。

我第一次參觀時，醫院還正在興建和裝修之中，然而當我在同年 10 月下旬第二次到石河子新城時，這醫院里已經住滿了病員了。有一天薄暮，我到那個醫院去看了一下。我訪問了一個內科病房，又訪問了一個外科的女病房。當我參觀這些病房時，心中的確懷有一種混合着感激、喜悅和安慰的複雜的感情。我親切地站在那些病員的床邊，一面好像自己在代表著國家慰問著他們，一面又好像我在代表著他們感謝黨和國家。當帶領我的醫師向病員介紹我是北京來的時候，有些病員就立刻說“黨和毛主席真關心我們”。他們毫不思索地把一個從北京來的、來看看他們的人立刻看成就是毛主席派來看他們的人。當你想到在不久以前這兒還是一片荒地，而現在却出現了這樣一座現代化的醫院時，你就会了解他們當時的感情和這種聯想是何等的真誠和自然！

我從醫院出來，在文教區和商業區轉了一下，訪問了那兒

的新華書店。這兒本來沒有書店，因為部隊要求，才在1954年1月開設的。每天下班以後，特別是星期天，書店里總是擠滿了人。據說在1954年1月至6月間，平均一個月銷出5,000冊左右的書籍，其中理論和文藝讀物占三分之二，技術和通俗讀物占三分之一。購書的主要是一級幹部，通俗讀物的讀者則主要是戰士。斯大林全集在這兒每卷都要銷上200冊。上千冊的憲法草案一到，幾個小時以內就銷售一空。由於建城、修水庫、开荒、植棉……等工作的需要，農業技術、建築工程以及企業管理這類書籍也都迫切需要。讀書和學習在新中國已成了既普遍而又熱烈的事情。人們依靠不斷地獲得新的書籍來武裝他們的思想，豐富他們的知識，熏陶他們的品質，滋潤他們的感情。

最後我們又參觀了一些工廠。它們都在新城的西南角上。這些工廠目前的主要任務是供應新城建築和部隊本身的需求。我們先到木工廠。黨是素來善于教導並組織人民赤手創業的。這個木工廠就是個例証。最初是既沒有人，又沒有工具。沒有人，就臨時從別處抽；不會做，就邊教邊學，邊學邊作；沒有工具，就買一些，自己再湊一些。這個木工廠就是這樣搞起來的。到現在已經有6個車間，近500個工人。其中一個鋸木車間，是用機器鋸的，有好幾部鋸木機，工人日夜分三班做，然而即使這樣，還是趕不上工地的需要。

離鋸木工廠不遠是鐵工廠，目前有120多個工人，它的主要任務是修理農具。新城里一些生活上需要的鐵器如鍋子等，這個鐵工廠也要作一些。工人也大都是從部隊里抽出來

的战士。据厂長同志說，这些战士的長处是劳动热情高，最善于突击完成任务，他們的缺点是技術不够熟練，容易弄坏东西。其实这只是一个暫时的缺点。当技術更加熟練以后，这种“过渡性的現象”就会消滅。我对于鐵工厂的設備是外行，倒是參觀了他們的宿舍。那是一幢幢的家庭式宿舍，一幢八間，分兩头進出。間架要比北京的間架大，窗子也大，空气、光綫都好。要是一对夫妇，就分給一間；要是單身，兩個人合住一間。每个工人都由公家發了一頂蚊帳。有些工人床上还折疊着綉花枕头，有一个工人床边凳子上放了很多龍門書店出版的有关机械学理的書籍，人們給我介紹說，這是一位技術工人，是从上海來的。

面粉厂最远。我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已經听到它的馬达声音了。这是当时石河子許多工厂中規模比較大的一个，而且它的服务的面也更廣一些。那时这个工厂一天可出1,700袋到2,000袋的面粉，供应着近段瑪納斯、沙灣、昌吉、米泉和呼圖壁等五个縣的食用。我們到面粉厂去的一段路不大好走，因为这段路上每天出出進進走着很多載运面粉的大車。

當我們从面粉厂出來时，已是暮色蒼茫。在招待所吃了晚飯，就去參加部隊的晚会。这一部隊的文工团在新疆是有些名气的，他們主要演的是京剧，一度还有过一个雜技隊。在边疆地区，文化娱乐是一个重要的活动，而且要比内地更需要一些。據說这里的文娱生活不算坏。在夏季，几乎每个人一个星期都可以看一次电影。一个影片來到以后，总要連續演上四、五、六、七天，使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电影就在办公大

樓后面的空場上，架上一个影幕，露天放映。觀眾便坐在自己帶的小凳或麻札上。冬天虽然沒有那样方便，不能每个星期都能看到，但也經常有得看。

晚会在小礼堂举行。小礼堂在办公大楼的后面。这是一座既玲瓏又漂亮的建筑。米黃色的牆，襯着灰色的嵌条。門口有 6 个直立的圓柱子。建築面積不大，估計可以坐七八百人。人們既称它为“小礼堂”，可見將來还要建筑一个大礼堂，計劃也的确是这样安排的。这情况我在烏拉烏苏和新源兩地的生產部隊里，都同样遇到过。他們那兒都有一个很不差、甚至可以說很漂亮的礼堂。然而他們不称它为“礼堂”，只称它为“俱乐部”；正式的礼堂將來要另外修，目前临时借俱乐部做礼堂用。但在我看來，他們所叫的那些俱乐部，实际上已經是一个很好的礼堂了。記得25年前，我在上海一个大学里讀書，那个大学想修一座礼堂，前前后后吵了 10 年，还是沒有盖成，倒是規定每个学生每一个学期要捐献 10 元的建筑費。現在完全不同了。在这荒地上，新的礼堂已經盖成了，人們却不叫它做“礼堂”，而叫它“小礼堂”，叫它“俱乐部”，准备將來建筑更大的礼堂。現在人們是多么認真地对待着他們的新的未來的生活，同时他們对于那新的未來的生活又是怀着多么坚强的信心！

当我们去参加晚会，經過办公大楼后面的空場时，电影已經开映，很多人坐在小凳或地上，是那样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看着。小礼堂里面，楼上楼下也都已經热哄哄地挤得滿滿的。僅僅是三、四年以前，这儿还是一片荒灘，然而現在，在那一小

塊舞台上面，就將進行一種屬於高度文化活動的藝術表演。偉大的中國人民是具有丰富生命力量來開辟並進行他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他們既能頑強地劳动，又能愉快地生活。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1950年春，駐疆部隊響應毛主席的号召，開進天山北麓瑪納斯河西岸各垦區進行生產。石河子新城就是在這樣一種大墾荒、大生產的計劃中建設起來的。這座城的出現既是發展生產的結果，同時它又為發展生產而服務。這座城將成為改變瑪納斯河流域的自然面貌的一個司令台，同時它又將是大規模轉運、加工、製造瑪納斯河流域各種不同需要的產品的中心站。石河子自然面貌的改變是整個瑪納斯河流域自然面貌改變的一個先驅。

石河子這一帶以前是怎樣一個地方呢？清光緒年間經過這一帶的人說，沿途多叢蘆大澤，茂木深林。民國初年經過這兒的人也說這一帶多是泥淖草湖。就是當部隊初到這兒時，這一帶也還是滿生着茂密的有着一人多高的葦子和野生的青蒿。几十年、几百年、甚至自有這片土地以來，這裡也許一直就是這樣一片干干濕濕高高低低的葦湖鹹灘。一年復一年，一代復一代，沒有人注意它，親近它，器重它。那些梅花鹿、狼、野猪以及野鷄、老鴉做了這些土地的主人，逍遙自在，毫無顧忌。1950年部隊進入這片大荒地進行斬草、開路、測量，夜晚住在臨時挖的地窩子里，狼群還常常悄悄地來到他們住的地方。

在战士們創造性的忘我劳动中，这片土地上的面貌一天一天地發生着歷史性的变化。这一座新城的建筑，正如新中國其他地方的所有的建設事業一样，都是劳动人民的無限的智慧和血汗的結晶。所有的施工力量：木工、瓦工、鐵工，都是部隊自己培养訓練出來的。所有的建筑材料，除了五金、玻璃和油漆以外，木料、石灰、磚头、砂子，都是就地自給、自伐、自运、自制的。从 1951 年 4 月兴工，按照計劃先后建筑了宿舍、工厂、小学、办公大楼、招待所、倉庫、医院和合作社。1954 年 7 月我第一次去那兒时，他們正在修建着一所被服厂和一座自动化的榨油厂，而在我寫这段游記时（1955 年 1 月），这座全部自动化的日產 12 噸食油的石河子榨油厂已經投入生產了。

在这个新城里面，有水和电灯，有車輛和電話，有学校、医院、銀行、邮局、合作社和書店，有油房、粉房、豆腐場、醬場以



石河子新城的招待所



石河子新城的自动化榨油厂

及糕点作坊。粮食、油料、菜蔬、肉食、牛奶、煤以及铁木家具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已经完全能够自给。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如糖、茶叶、香烟、纺织品、皮鞋、文具、药品等，也都由外面运来，供应不缺。在这座城市里，有工作有休息，有生产有创造，有音乐、戏剧、书报、信件，这座城市里充满了美丽的理想和丰富的感情，人们既有充沛的精力，又有坚定的信心。人们生活在这儿，能够得到他所能够得到和应该得到的东西，同时又在创造着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更多的东西。在目前，这座城市还处在初期的建设阶段，然而不管怎样，它是一个全新的新生的城市，是个美丽的、可爱的、具有坚强的生命意志，并且有着极其明朗的发展前景的城市。

这就是我在 1954 年秋天所見到的石河子新城。

当我住在石河子的时候，我的窗子正面对天山，只要一抬头，就看到那白雪皚皚的山峰。薄暮，西天的晚霞，鮮艷夺目；夜晚，月色皎潔，大地如洗；这些，大概都是亘古不变，千年以来是这样，千年以后还是这样的。然而有些事物就大大变了。这儿本来是一片葦湖，然而現在却出現了一座新城，有了房子，有了花草，有了电灯；在那廣闊的瑪納斯河流域大平原上，过去是一片荒灘，沒有生命也沒有財富，然而現在，在那些大平原上，开始生產着黃金色的糧食和雪一样白的棉絮。河水滋潤着長睡的泥土，拖拉机冲破了原野的寂靜。这是一个巨大的歷史变化。这是一个要永远記載在人类活动史冊上的巨大的变化。然而为什么同是一片葦湖，同是一片荒原，过去千百年來一直沒有任何建設，而今天竟然出現了一座新城？过去一直荒廢在一边，而今天却开始成为了國家的一个重要的糧倉和棉田？为什么过去不可能有这样偉大的变化而今天就能够發生这种巨大的变化？这究竟怎样解釋？里面的关键究竟何在？这一切不是因为别的，只因為我們有了偉大的正确的党，它教育了并組織了人民和自然進行斗争，發展生產，改变歷史的面貌；把人們的生活和思想以及社会的秩序和制度都推前了一步。

在祖國的廣大的西北角上，过去一直处在比較落后的状态中。多年以來，人們習慣地把这些 狀况看成为一个地理問題，認為这些地方气候冷，雨量少，土地坏，交通不便，因而生產低落，造成了長期閉塞落后的状态。現在，歷史翻了一个

身，人們開始懂得，這不是什麼地理問題，而主要的還是社會制度問題。

石河子新城的出現，是一件極其突出的事情。它是完完全全在平地蓋起來的一座新城；不是在內地平原上，而是在祖國邊疆的一塊大荒原上平地蓋成的城。它是在一個大生產計劃下建築起來的城。它是按照一個社會主義建設計劃而又在極其短促的一段時期內蓋成的城。這座城不僅生動地說明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著改變自然面貌、改造國家生活的堅定的決心，而且生動地說明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完全具有改變自然面貌、改造國家生活的各種必要而充分的能力。這座城又是我們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美好生活的一個突出的象徵。它象徵著凡是我們要做的我們一定要做到，而且能做到；它象徵著我們的國家正在高速度的改變中；它象徵著我們的國家和我們每個人有著燦爛的遠景，而這遠景會在我們不斷勝利的勞動中成為現實。

## 二 天山一日

第三天起一个早，去游南山。天山一綫，峰巒重疊。居住在天山北麓一些城市的人們，通常都把他們南面的較近的山嶺，称为“南山”；所以烏魯木齐有“南山”，这儿也有“南山”，后来我在烏苏一帶时，也听到他們提到附近的“南山”。車子出了城区以后，即傍山西行。一路都是荒地，有些地方長着許多葦子，有一人多高，據說新城沒有建築以前，也就是这个样子。

石河子地勢比烏魯木齐低，所以气候也比烏魯木齐热。烏魯木齐的夏天和北京相仿，白天有时虽也燠热蒸人，然而夜晚一般总还要盖上一条薄被。可是这两天我在石河子住，夜晚簡直不需要盖什么。白天在这原野上走，更其感到暑气烤人。所幸車行甚速，山風扑面，多少有些涼意。車子这样走了半个多鐘头，才向南折入山口。人們越是走近山麓，越容易感到山的高大。我們一進山口，就折而东行。山下面有着一条很闊的山澗，山澗兩旁長着野生的菜花，有些牛馬在澗旁徜徉，簡直無处不可入画。我們的車子不久就在一条小小的平川中疾馳。公路順着兩旁的山勢蜿蜒前進，那远远的積雪的高峰，和雪綫以下的一抹墨藍色的林帶，始終不絕眼帘。除了

車子在路上發出的沙沙的声响外，四周寂靜無声。我們駛出平川时，看到远远的田野上有着兩架拖拉机在犁地，那粗獷的馬达声音冲破了山谷的寂靜。这时我們沿着山坡慢慢地向着一个疏疏密密的樹林駛去，那樹林、小桥、流水以及那不規則的上下小坡，这一切是多么幽靜而富于風趣，仿佛是一个“桃源世界”。生活在這個小山回里的人們，正在兴冲冲地建設着他們的新事業和新的社会。这个地方叫紫泥泉子。部隊的种羊場就在这个地方。他們在這裡建設，从伐木、燒磚起，一切都自己动手。現在正在建筑着人工授精站、產羔房、倉庫和羊群的热浴池。这个地方距离石河子虽然只有 55 公里，然而好像离得很远很远似的，就是報紙信件也得隔几天來一次。可是他們并不覺得什么，只是想如何把羊群养得更多更好。

我們离开紫泥泉子，大約走了 10 公里，到了石場。這兒是一个木料轉运站，从山上伐下來的木料，用人力獸力拉到這兒，再用卡車運到工地。部隊在這兒修建了一幢休養所，又給附近的哈薩克族修建了一所小学。我們在石場稍留片刻繼續前行。自此進入叢山之中。山勢有时比較開闊，有时顯得峻險，然而那些映着雪光的白色高峰，却始終雄峙在那么遠的高高的地方，好像即使受着游人的崇拜而仍然情致自若、無动于衷的样子。

車子漸漸上駛，就要翻过高峰了。當車子一弯接着一弯徐徐上盤时，脚底下的景物便步步下沉，变得迷茫起來。剛才一路所經過的一些山，至此都已不成为“山”了。正如古人所說的“登泰山而小天下”；當我們越上越高时，呈現在我們面前

的境界也就越開闊浩蕩。這時縱目北望，看到我們脚下一條條的山梁，正如在一些地理模型上所看到的一樣，而那廣闊肥沃的瑪納斯河流域大平原，已是莽莽蒼蒼，成為一片烟霧了。啊，祖國祖國！我們祖國的大地是壯麗廣闊，我們祖國的富藏是無竭無窮。然而那樣美好的可愛的大地，過去竟然任它荒蕪。現在歷史改變了，在這片大地上，泥土開始吐出芬芳的气息；拖拉機發着粗獷的声响。糧田和棉田的面積，一年比一年擴大。再過几年，鐵路就將在這大地上通過，它將像一支輸血的針管，當它一扎進這枯竭多年的土地，就將使這片大地更加躍動起來。

當車子到達峰頂的時候，另外一幅偉大的神奇的圖景又出現在我的面前。這情景使我心弦震動，久久不能言語。啊，這是天山，這就是天山！當我在小學里讀書的時候，我就聽到“天山”。天山的高，天山的大，天山的長，天山的深，給每一個聽見過“天山”這一個名字的中國人以很多豐富的神奇的想像。而現在，我終於第一次站在它的面前。我既緊張而驕傲，又沉靜而肅穆。我剛剛向北看到了祖國開闊遼遠的一面，現在又向南看到了祖國深藏奧秘的一面。雖然從峰頂到達對面的山嶺，中間依然隔着幾公里的淺谷淺坡，然而那開闊的淺谷不僅沒有沖淡對面山嶺矗立的深度，而且彷彿格外襯托出它的豪邁渾厚。山上長着滿山的云杉，姿色挺秀，色調森嚴，而在那長滿着云杉的山嶺後面，是層層雪峰，上接雲天。淺谷中隨處扎着一些蒙古包，使這幽深的山林更增加了邊疆的民族情操。然而在這空曠的淺谷里，這些蒙古包遠看起來只是一

些白白的小点，这些白白的小点又反过来更襯托出山林的深密廣大。这整幅既雄壯又秀丽的圖景完全抓住了我所有的神思。

我們越过峰頂，不久就到了林場。天山最上一部分称为雪綫，中間一部分称为林帶。从奇台西迤伊犁，綿延千里，都長着这种既高又直的云杉。天山上的樹木，均長山陰，不長山陽。天山在南坡的一边，都是光禿禿的，樹木很少，但是一到天山的北面，都是濃蔭密林。同时天山的云杉，不長在山頂，不長在山麓，而是長在山腰里。这綿延千里的大面积的丰富的森林，成为新疆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巨大的富源。據說这儿的林木，長得最高的达到 40 公尺以上，一般也都在 30 公尺左右。直徑最粗的竟达七、八十公分，平均直徑則在 20 公分左右。林区最稠密的地方，一平方公里中要長到 1,600 多株。

从石河子經紫泥泉子、石場，一直到这个林場，过去本來沒有道路，現在的这条路是后來部隊开辟的。这里一般建筑工程，冬季大都停工，集中進行第二年工程的备料工作，所以伐木的工作主要是在冬季。冬季在这个林場上工作的大概有 1,000 多人，兩個人合用一鋸，一天可伐 50 株左右。木材伐下后，就利用路上的積雪，用人力或馬力把木材拉下山去。伐下的木材应尽可能赶在多雨的夏秋以前拉运下山，所以我在林場參觀时，積余在山坡上的木材已为数不多。

正当我和林場的工作同志談話时，驀地听到背后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儲伯伯您好！”

這一句問候使我在一剎那間完全忘了我是在石河子、在天山。我以为我是在北京的街道上遇見了什么親戚。然而當我接着听到那接連而來的你一句他一句“儲伯伯您好”“儲伯伯您路上辛苦了”，我的神志立刻回复過來，原來我被几十個少先隊員包圍了起來，他們的驟然的襲擊使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他們每個人都爭着和我握手，前面的孩子不肯讓，后面的孩子又爭着擠過來。七八十個孩子，緊緊地把我圍在當中。

我那时完全浸沉在熱情的海洋里。孩子們是那样天真熱情地歡迎着一個生客，是因為這個生客是從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來的，是從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來的。

當孩子們表示了他們應有的禮貌和熱情以後，他們集中了所有的熱情問候毛主席。他們的臉漲得紅紅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他們是那样自發地而又一致地問候毛主席好，他們關心着毛主席的健康。實際上，他們不僅關心毛主席的健康，他們還关怀着毛主席的一切。他們是多么想更多地知道毛主席一點事情！你聽他們問：“毛主席每天吃些什么？”“毛主席在這大熱天睡不睡午覺？”“毛主席看不看电影？”甚至有的竟然問：“毛主席腦子里一天到晚想些什么？”他們是多么天真，而又是多么毫不掩飾他們自己對毛主席的感情！當我告訴他們毛主席的個兒比我还高還魁梧時，他們興奮地鼓着他們的小手掌，嘻嘻哈哈直樂！

孩子們蹦蹦跳跳，要我講北京的故事。可是北京故事有的是，究竟該從哪兒講起？幸而一個女孩子給我解了圍，她要我講講北海。于是大家就安靜地在山坡上坐下來，我給他們

講北海；講瓊島白塔，講九龍壁，講五龍亭，說五龍亭后面有一個“少年之家”，說北京的少先隊隊員經常在星期日去北海過隊日，有的還划着小船和海軍聯歡。我又說北海的南面有個中南海。中南海里長着密密的樹林，樹林里非常安靜，連一點聲音都沒有。在北海和中南海之間，有一個用漢白玉砌成的金鰲玉蝠橋，就好像一條玉帶似的。晚上，你從那里走過，就可以看到南面遠遠的倒在海水里的堤岸燈影，真是好看極了。毛主席就住在这个美丽的環境里。毛主席從來就关心我們的下一代，囑咐你們要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他希望你們好好鍛煉身體，認真學習，將來爭取做一个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模範旗手！“你們的身体好不好？”“好！”“學習好不好？”“好！”“生活过得好不好？”“好！”“誰給你們帶來了幸福？”“共產黨、毛主席！”“你們大了能不能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能！一定能！”

我們這樣一問一答，說說笑笑，就像一盆水在地上潑開了似的，孩子們都樂極了。

這些孩子就是我前一天在石河子新城參觀的第一子弟小學的學生。他們是由幾個老師率領，自己帶了米、菜、衣、被，坐着卡車，翻山越嶺，到這林場來度夏令營生活的！這地方也確實美，一面是葱郁的森林，一面是綠油油的草坡，孩子們在這兒爬爬山，講講故事，生活得多輕盈愉快！

當我要回石河子時，孩子們又涌了上來，他們密密地圍着車子捨不得讓我走。後來好不容易在老師的勸導下，才勉強讓開一條路。車輪在人群中一寸一寸地移動，每個人都在

揚着手，揚着手帕，揚着紅領巾，每個人都熱情地、一再叮囑地  
托我回北京時問候毛主席好。

我們循着原路下山，出山口時已快八點。那時西方雖然  
還泛着鮮紅的晚霞，而薄薄的暮色却已籠罩大地，遠處的原野  
就像一個藍色的海洋。

### 三 瑪納斯河流域垦区

在天山北麓，东起塔西河，西至四棵樹河，長約 150 公里；南起天山山麓，北至大拐、車排子一帶，長約 130 公里。這一塊大面積土地，几年來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注意，并被人們熟悉而親昵地称为“瑪納斯河流域垦区”了。

这是一个在農作物經營上具有优良条件的地区。整个流域是东南高、西北低。靠山迤北 20 公里地帶，基本上是屬於一些扇形冲積地，复土比較薄，只有 10 公分到一兩公尺不等。在兩個扇形地之間的一些比較低窪的地方，大都有泉水涌出，当地通称为“泉水地”。自此再北，除了極少數的窪塘、河溝、沙包以及常年不見雨水的光板平地以外，都是一望無边的大草原。这里土層深厚肥沃，只要有水灌溉，都可变成良田。

这一片大垦区，南面是天山，北面是阿尔泰山，只有西面敞开，因而受北冰洋气流的影响較大。靠山地区气温变化較小，雨量較多。至于草原地区，年雨量只有 120 至 200 公厘。最高气温曾达攝氏 43 度 5 (1953 年炮台紀錄)，最低气温曾到攝氏零下 39 度 (1952 年石河子紀錄)。冬天積雪 30 至 50

公分，这对于冬季作物过冬和春播作物播种都是有利的。四季夏冬長而春秋短，農作物生長期 180 至 200 天，日照充足。这个垦区適宜于多种農作物的經營生長。除了我們已經熟知的小麥和棉花以外，并適宜于栽种水稻，適宜于种植玉米、高粱、大麥、燕麥、谷子、糜子等雜糧，馬鈴薯、甜菜、胡蘿卜等多汁作物以及大豆、亞麻、芝麻、向日葵等油料作物。这一大片土地的確是我们祖國的一个优良的、有远大發展前途的大面積農作区。

在这片大垦区里，究竟有多少可耕地，我們目前还說不出正确的数字。根据百万分之一的地形圖測出的数字，这个流域的总面积大約为 19,800 平方公里，合为 2,970 万畝。目前已耕地的面積还只有 100 多万畝，其中部隊兩個师已耕地 80 万畝，農民 70 多万畝。这就說明，在这片遼闊肥沃的土地上，还有面積極大的处女地正在等待着人們去開發。

自來論新疆的人，有这样一句話：“有水斯有土”。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有水才有農業”。过去人們的印象是新疆缺水，但是今天來看，并不尽然。今天总的情况是新疆水并不缺，只是过去在用水方面缺乏合理的管理。我曾在新疆日报上看到一段文章，里边說，瑪納斯河及奎屯河的水 80 % 都是流失了的。这个百分比即使不完全正确，至少可以給人們这样的概念：只有一小部分的水是被正当地利用了，大部分的水，由于缺乏管理而浪費或流失掉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新疆，可以开辟的水源还是很多。假如一面努力开辟水源，一面大力防止水的浪費，新疆的水，至少在可以預見的一

个未來时期里是完全够用的。新疆不是缺水，而是缺乏对水的建設工程和科学管理。

瑪納斯河流域水的問題，基本上和全新疆水的总的情况一样。在这个垦区里，有着好几条大河，都是源出天山，自南北流，其中主要的当然是在垦区东部的瑪納斯河。瑪納斯河源自天山里的阿尔善山，匯合了上游的許多支流，出紅山嘴，經過瑪納斯縣城的西面北流，后来又在瑪納斯河大桥以北50里的十戶灘地方从东南向西北斜流，經過炮台一帶，到小拐折北，經大拐而入准噶尔盆地中心的阿雅尔海。新疆的河流大都在漲水的时候，水流湍急，易于泛濫，而在枯水时期，河槽中就只有極狹的一条細流，河里大部是一片灰黑色的沙石。河床一般都很淺，有时簡直分別不出哪兒算岸。我們在烏伊公路上所見的瑪納斯河就是如此。可是我后来在炮台和小拐兩次見到的瑪納斯河就有較深的固定的河床，不再僅僅是一个河灘，而确实像一条河的样子。有人并且坐了木筏在从太平渠到小拐一段的河面上走过。只是那一段的河道異常曲折，几乎一个弯接一个弯，弯不完似的。沿河有些樹木，風景好，河里有魚。再沿烏伊公路向西，有一条寧加河流到烏拉烏蘇一帶，一条金溝河流到三道河子一帶，一条八音溝河流到安集海。再在独山子附近，又有一条奎屯河。这条河也是垦区里的一条大河，它不僅供应了整个独山子油礦礦区的用水，并在北流途中供給農区灌溉。它北流到新車排子，然后向西，兜半个圈子流入精河縣城以北的艾比湖。另一条大河四棵樹河在下游也自东南折西北，在入艾比湖以前匯入奎屯河。在这

个垦区里，除了这些河流外，还有很多泉水地区。在瑪納斯縣城北面的馬厂湖，瑪納斯河东岸的夾河子和八家戶、西岸的泉水地，烏拉烏苏北边的成为沙灣河來源的泉水区，烏苏城北的西湖和德勝地等，都有大小不等的泉水流出。这些河流和泉水，在全区的分布很均匀，因而对灌溉增加了有利的条件。

根据 1954 年的記載，这一个垦区的年水量約为 31 億立方公尺。在目前的技術水平下，这些 水量可以灌溉 450 万到 500 万畝地。假如技術水平提高，同时又加强水的科学管理，这些水量就可能灌溉 800 万到 1,000 万畝地。根据水利專家的分析，假如瑪納斯河流域垦区的年水量暫以 26 億立方公尺、灌溉 400 万畝計算，每畝每年可以得水 650 立方公尺。但是由于蒸發滲漏等所造成的浪費損失，实际上只有 30 % 的水真正灌溉到了田里，也就是每年每畝实际所得的水只有 200 立方公尺左右。这点水量对于水稻及棉花嫌少了些，对于麥子和雜糧則已足够。所以总的說來，这个垦区里的水該是够用的。

目前用水的主要困难是降水量的季節性和農作物的季節性不能完全配合，有一段脫節时期。冬天，田里不用水，沒有把那些水積蓄起來，而是讓它白白地流失掉了。到春耕时期，需要大量的水，而水量又不够。天山的雪水一般要到 6 月才能到地，在雪水到地以前約有一个月的枯水期，而这时又正是農作物最需要水的时候。所以总的水量虽然富裕，但在水的分配上，需要進行科学的調剂工作。

瑪納斯河流域的水利工程不僅是最近几年中新疆水利建

設方面的重点工作，而且，就這一個流域規劃的編制說，也已經提高到國家水利工作的地位。人們看得很清楚，瑪納斯河流域垦區已經成為我們國家最優秀而又最有前途的棉糧農區之一。在整個的瑪納斯河流域規劃還沒有作出決定以前，現在只能略略談一談這一個垦區可能進行的一些較大的水利工程。在這個垦區裡面，將要建立一系列的水庫。最東的一個水庫叫大海子水庫，在瑪納斯河東岸的大海子地方。這個水庫已經進行了一部分工程，並已蓄水300萬立方公尺。但是將來一俟夾河子水庫建成後，這個水庫可能被拆除。向西，在瑪納斯大橋以北楊家灘地方，將要建立一個夾河子水庫，預計的蓄水量是一億六千万立方公尺。再向西，在石河子新城北頭不遠的地方，建築了一個大泉溝水庫。這個水庫的第一期工程已經在1954年冬天完成。全部的蓄水量是3,200萬立方公尺，它的主要任務是把附近泉水地區的許多泉水積蓄起來，以便在枯水時期放水灌溉垦區西部炮台一帶的耕地。再稍偏西南，在石河子和烏拉烏蘇之間，本來有一個天然的窪地，當地人稱之為蘑菇湖，這個蘑菇湖有30多公里長，寬的地方有十几公里，狹的地方只有几百公尺。它本身並不出水，但它四周的泉水地區的泉水以及春天化冰以後的水，大都向它集中。在這兒，將利用原來的天然地形建築一個蘑菇湖水庫。預計蓄水量是二億二千万立方公尺。蘑菇湖水庫和夾河子水庫是這個垦區裡面兩個較大的水庫，都要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興工。再向西，在烏拉烏蘇的鍾家莊地方和安集海將分別建築鍾家莊水庫和安集海水庫；前者預計蓄水2,000萬立方公尺，

后者預計蓄水 5,000 万立方公尺。在烏蘇縣城東北方向大約 80 公里的葦湖低窪地帶，從奎屯河引水，已經修建了一個車排子水庫。這個水庫是在 1952 年冬季施工的，由於當時土壤表層凍結，因而影響了土壤的質量。打算在 1955 年進行整修加固，並增加蓄水量。在垦區的最西部，將從四棵樹河引水修建一個柳溝水庫，預計蓄水 7,400 万立方公尺，這是在 1955 年要進行的水利工程之一。修建水庫，最好能夠在山區找到適當的庫盤，因為在山區修建水庫，蓄水量大，造價比較低。假如在平地修建水庫，容量小而工作量大，造價就比較高。但是根據已經勘測的結果，在這一個流域的山區里，確實找不到合適的庫盤，所以上面這些水庫，都是平地水庫。當人們不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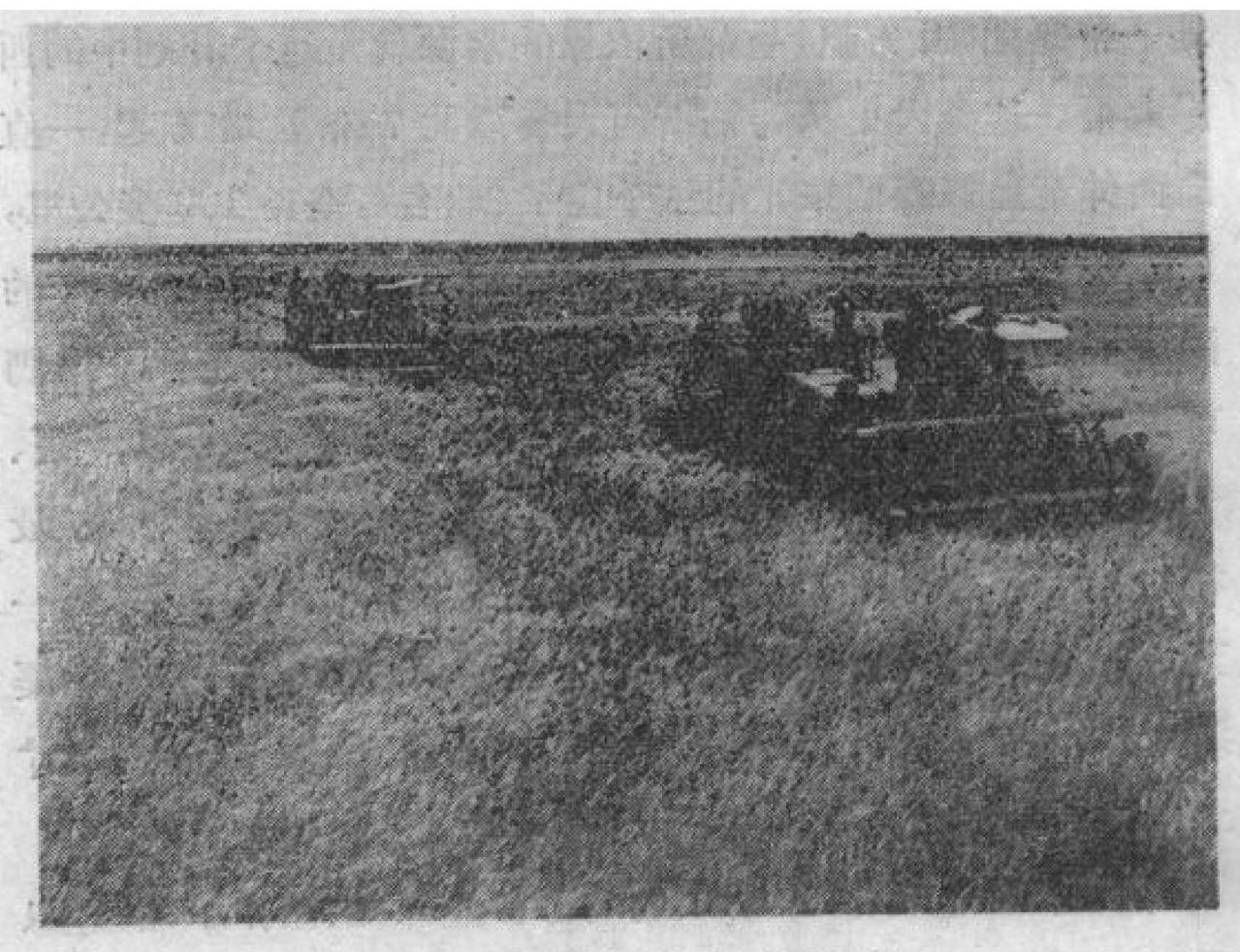
在機械施工中的柳溝水庫

要水的时候，便讓水庫把水積蓄起來；當人們需要水的時候，可以把水庫里的水放出來。正如土地一樣，水也是人們的重要生產資料之一，應當加以重視並實行科學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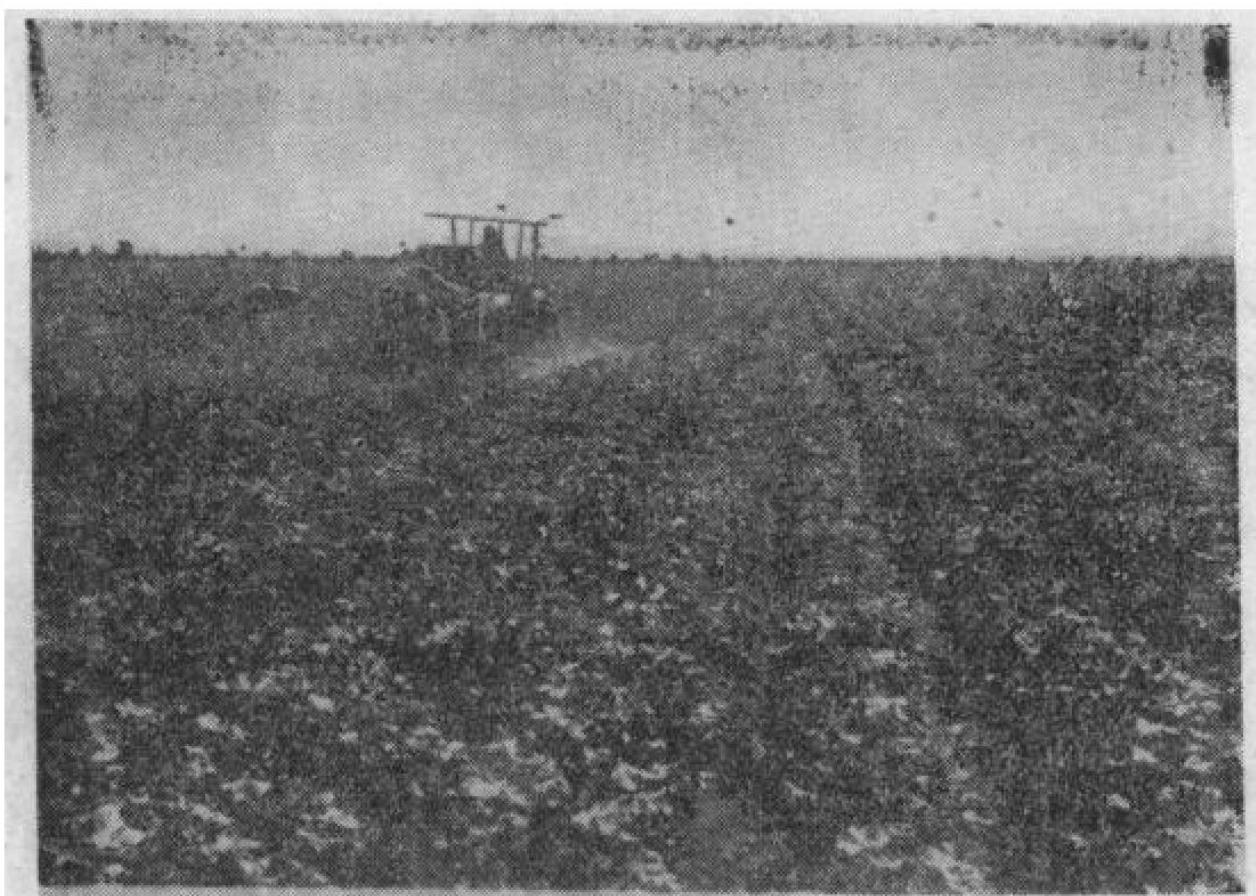
水庫只是水的吐納站，除了水庫外，還必須開修更多的渠道。農村中的渠道就像工廠中的電線一樣，電流通到哪兒，哪兒的機器就都轉動了起來，渠道通到哪兒，哪兒的土地就蘇醒過來。這幾年來，墾區里已經修築了不少大小渠道，隨着墾區的不斷開發，必然會出現更多、更新、更大的渠道。當我在大泉溝水庫工地上時，他們正計劃等水庫的第一期工程結束後，就把勞動力轉移到那正準備開修的西岸大渠的工地上去。當我在炮台某部時，他們正計劃 1955 年度在炮台西南角的下野地一帶墾荒 10 萬畝，墾荒所依靠的水源就是這個計劃中的西岸大渠。這條大渠從瑪納斯河大橋以北 7 公里地方起，一直向西伸至烏蘇縣城東北的三個莊子（地名），全長 100 多公里，已經開工了。要開一條 100 多公里長的渠道，在以前我們的國家生活里，好像很少聽到，然而現在，那是太尋常了。我們可以想像，在這片大墾區上，將來會有多少被稱為總干渠、干渠、支渠的一道一道的縱橫渠道。上面談到的那些水庫，最初是各不相屬的，但隨着我們的社會主義農場的規模一天一天壯大，它們就將通過一系列的渠道互相聯繫起來。這些渠道和水庫將結成一個有機的網，使整個墾區血脈流通，使大片土地得到水的滋潤，並為我們祖國生產大量的棉糧。

顯然，在這大片地上，人們的工作還只是剛剛開始，還只是很多工作中的極少一部分。現在在這片土地上勞動着的人

們，对于他們的工作還只剛剛摸到一點邊。然而這些人們畢竟英勇地在克服種種困難中走了過來。當他們回憶起剛來時候的情況，好像已經很遙遠很遙遠了。從前吃連糠麥秕，吃野菜，有時甚至斷炊，而現在連雜糧都再沒有人吃了。種的一些玉米、高粱都做了牲口的飼料。每個人每一個月要吃三、四斤或四、五斤肉，有一度甚至要吃到五、六斤。在春耕、夏種、秋收這些緊張勞動的日子里，就天天有肉吃，有些單位甚至保證一個星期內不吃同樣的菜。而且還自己養豬，養鷄，種菜，榨油。這樣大大地改進了戰士們的伙食，增加了營養。瓜果熟時，他們就捧了西瓜下田。瓜簡直不值錢。從前他們都是住的地窩子，現在，到處是一幢一幢的新式房屋，朝南，一屋子好



瑪納斯河垦区麦田中的自动灌溉因



瑪納斯河垦区棉田中的自动采棉机

太陽。人們生活的兴趣也多样化了，很多人除了养鷄、种菜外，还要栽上几盆花草。生產工具是决定生產率不断增長的物質基礎之一。这个垦区在1950年开始生產时只有一些坎土鏟、鋤头和俗称“二牛抬杠”的旧式犁。那时50%以上的荒地都是用坎土鏟开垦的。战士在田里散成一排，全部用手撒种，用人力收割。1950年秋天，开始使用了少量苏式馬拉農具。1951年改为“重点試用机耕”，实际上只有5台拖拉机。而現在，在瑪納斯河流域垦区，大部分用的是馬拉農具了。此外，还有苏联最新式的各种大小型的拖拉机，有小麦康拜因和玉米康拜因，有棉花收割机。其他如二十四行播种机以及施肥机、追肥机、噴粉器、噴霧器等，大都全备。到目前止，瑪納斯河流域垦区中的机械化耕种已經达到总面积的



瑪納斯河垦区棉田中的自动噴霧机

50%以上。而在 1955 年，这个垦区里有 5,000 畝棉田除了定苗和整枝等工作不能不用人力以外，其余各项操作都全部机械化。当 1950 年开始用坎土镘生产时，把手打出血泡，一个人一天也开不了一畝地。现在，拖拉机一动，一小时就可犁上八、九畝或十畝地。最初为了使用马拉农具，要把整块耕地放大一些，但最大的也只是 100 畝一块，而 1954 年我在车排子时，已经看到整整 9,000 畝地连成一片，其中又分成若干 375 畝一方的整块地。

在作物方面，玛纳斯河流域植棉的成就是突出的。在 1950 年时，有的单位种的棉花一畝还只产十九斤半，可是在 1953 年，这个垦区里竟然创造了 2 万畝大面积平均每畝产

402 斤籽棉的高產紀錄，其中劉學佛小組竟創造了 1.61 畝每畝平均 1,349 斤籽棉的高額丰產新紀錄，使全國農業界的眼睛為之一亮。關於這件事情我在後面還要專門談到。其餘冬麥、水稻以及玉米等作物，在這個垦區里也都有輝煌的豐產紀錄。在過去，這個流域內，除在公路以南的一些地區種植少數冬麥以外，一般是不種冬麥的。1950 年部隊在這個垦區試種冬麥時，由於經驗和條件都不夠，所以 1951 年夏收時，產量很低，每畝平均只產 96 斤。可是總結了前一年的經驗以後，1951 年秋天就大量播種冬麥，1952 年夏收時，產量比前一年高出一倍以上，達到每畝 214 斤的紀錄。以後冬麥的產量逐年提高。1952 年秋播時，某部訂了一個萬畝萬擔的冬麥豐產計劃（當地一擔等於 447 斤），結果都基本上完成了計劃。1952 年我國全國的小麥總平均產量是每畝 100 斤，那時希望在五年以內能提高到每畝平均產量 200 斤，但是在瑪納斯河流域，冬麥的產量早已超過了這個數字。多種作物的輝煌的豐產紀錄，使得這個本來很少人知道的地方，變成了一個全國出名的地方。當人們提到瑪納斯河流域垦區這個名字時，它包含多少榮譽和光明的意味啊！人們創造了這些榮譽，而榮譽又轉過來鼓勵人們。現在，瑪納斯河垦區里的人們，腦子里所想的已經不再僅僅是一些小範圍的安居樂業的思想了，他們考慮的都是一些未來的遠景規劃問題：如何在耕作技術上推行一套先進的科學方法，如何制訂整個的流域規劃，如何實行草田輪作，如何建立大規模的水利系統，如何大規模植防風林，如何開始進行土壤、氣象及水文觀測、調查研究工作……等。人們正準



瑪納斯河垦区烏拉烏苏一帶的防护林

备跨大脚步，朝着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奔去！

我們的國家在一天一天走向工業化。它將為這個邊遠的  
垦区供應更多更新的各式農業機器。一批一批的愛國青年男  
女也將會來參加開垦這塊處女地的工作。不需要太長的時  
間，這塊土地將出現一個嶄新的面貌。那時，火車在這垦區的  
南緣奔馳；許多水庫和渠道已經修建好；電線和道路將通過垦  
区中的每一部分；機耕將占到絕大的比重；防風林綠化了整個  
大地；文化將在這個地區開花結果，研究所、學校、俱樂部都會  
一個一個建立起來；人們通過報紙、書刊、電影和廣播，將毫  
不感到自己住在遙遠的邊境，而像住在離開黨中央、毛主席和首  
都不遠的一個地方一樣。

**校稿时加記：**在 1955 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区人民委員會為了開發瑪納斯河流域，曾經進行了有關這一個流域的全面規劃工作。由自治区水利局、荒地勘測設計局和新疆軍區生產建設部隊派出了很多水利、荒地勘測工作人員，在這一流域勘查了山區和平原的水源情況、目前水的利用情況、水的利用和改造的方法、社會經濟狀況以及荒地情況，整理了歷年的各種資料，並在這個基礎上，編制了瑪納斯河流域規劃的初步草案。根據這一個初步草案，在這一流域中，將建築 12 個有現代化設備的水庫，蓄水 10 億立方公尺，以控制流域里的全部河水和泉水。除了水庫以外，還將建築共長 600 多公里的 19 条大型配水干渠，以便把河流里和水庫里的水灌溉農田。當這些水利工程完成後，就可以擴大耕地面積 400 多萬畝，並可修建几處總發電量達 70,000 多瓩的水電站，為將來的國營農場和農民群眾提供生產動力和照明用電。

前面所述的瑪納斯河流域墾區原訂在 1955 年完工或興工的一些水利工程，都是按照原計劃進行的。蓄水 3,200 萬立方公尺的大泉溝水庫全部工程在 1955 年 8 月完工。同時，西岸大渠也已修到了炮台西南部新近開墾的下野地一帶。西岸大渠可以把瑪納斯河和大泉溝水庫的水引到炮台和下野地一帶，解決了這一帶的灌溉、特別是枯水期缺水的問題。車排子水庫的整修擴建工程，也

在 1955 年 11 月完工。这个水庫，擴建以前只能蓄水 700 万立方公尺，現在可蓄水 1,000 万立方公尺，把奎屯河冬季的流水和春季冰消后的水蓄存起來，可以在枯水时期灌溉附近的 50,000 畝地。原訂在 1955 年兴工的柳溝水庫和柳溝灌区工程，也都照原計劃兴工。柳溝水庫是目前新疆的最大的水庫，可以灌溉烏塔公路以西、四棵樹河以东的四五十万畝土地。这个水庫在 1955 年已可蓄水 2,000 多万立方公尺。全部工程爭取在 1956 年完成。

除了上面一些工程外，瑪納斯河流域垦区 1955 年还开始了八音溝灌区和安集海水庫的工程。八音溝發源于天山北麓，流經喇嘛寺，黑山头至安集海，全長約 160 公里。这一地区的面積約在 75 万畝以上，目前已經測量规划的有 51 万畝，其中可耕地約为 39 万畝。这些地多为沙壤黑土，宜于植棉。生產建設部隊决定在這一帶规划成立四个正規化的國营農場和一个集体農庄。根据河水水量，在下游还可以發展兩個農場。現在部隊决定从黑山头至安集海小桥，开一条長 13 公里的塊石砌漿引水渠；引水渠以下緊接就是長达 24 公里的灌区总干渠。为了解决灌区枯水期間的缺水問題，決計在八音溝河西岸和金溝河冲積扇形窪地处修建一个安集海水庫，蓄水量为 5,200 万立方公尺，蓄存八音溝河的雪水和洪水。灌区工程預备在 1956 年完成。

1956 年在瑪納斯河流域除了繼續修建柳溝水庫及柳溝灌区、安集海水庫及八音溝河灌区等項工程以外，还

准备修建夾河子水庫。这个水庫原來是列在第二个五年計劃中修建的，現將提前在1957年施工。同时，除了已修的西岸大渠外，又要修一条东岸大渠，也是引的瑪納斯河的水，一直引到瑪納斯縣城正北的莫索灣一帶，那一帶大約有近 100 万畝的荒地計劃开垦。此外，还要在新車排子附近修建一个奎屯河水庫，蓄水量是 5,000 万立方公尺。同时，在瑪納斯河从天山流入南山山口的紅山嘴地方，將修建較大的攔河壩，估計將來可以發电 10,000 - 15,000 瓦；現在已經动工。

在开荒方面，1955 年瑪納斯河流域垦区一共开了 33 万畝新地。1956 年計劃再开 72 万畝新地。到 1967 年，瑪納斯河垦区計劃开垦的土地为 500 万畝。在我离开新疆的时候，听说瑪納斯河垦区的范围將更擴大，西部將擴展到精河，北面將擴展到和布克賽尔和額敏一帶。

## 四 一个新的輕工業中心就要誕生

按照目前的趨向來看，瑪納斯河流域垦区將肯定地發展成为一个大部分以植棉为主、小部分以棉粮并重的國营農場群区域。它將符合國家在新疆大量植棉的要求，成为國家的主要棉区之一。在解放前，这样的計劃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像新疆这样一个廣漠的边区，既生產不出那样多的棉花，也不需要生產那样多的棉花。但是現在完全不同了，我們的國家为了滿足全國人民生活的需要，为了發展紡織工業，就必需有更多更好的棉花。目前我們國內生產的棉花，还不能滿足現有紡織工業的需要，但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却有着那么廣闊肥沃的適宜于植棉的土地。瑪納斯河流域有大片沙質壤土，全年日照又很充足，只要發展水利灌溉，擴大棉田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而且在新疆大規模發展棉田时，也就發展了邊疆的經濟，推動邊疆迅速工業化，提高邊疆劳动人民的物質及文化的水平。

所謂以棉花为主，并不是 100 万畝田种上 100 万畝棉花。在实行草田輪作制的正規農場上，要是 100 万畝土地上，有三、四十万畝是种的棉花，也就算是以棉为主的垦区了。在我

們今天的國家里，特別是在我們正在通過幾個五年計劃向社會主義社會邁進的情況下，我們是決不會長期容許把幾千萬包棉花從出產地運到幾千里以外的紗廠去紡織的。這樣做是很大的浪費。

新疆很多地區適宜植棉。全疆生產建設部隊的棉田，在1957年將為70萬畝，按照計劃的要求，平均每畝產籽棉360斤。在瑪納斯河流域墾區一個範圍內，1956年的棉田為20萬畝。以後還必然逐年增加。隨著植棉技術的改進，單位面積產量也將逐年提高。因此，很明顯，跟着瑪納斯河流域墾區的大量植棉，就必然會在新疆出現一個以石河子為中心的新的紡織工業基地。

在這個可以預料到的邊疆輕工業城市中，除了紡織工業將成為主要內容以外，必然還會有很多其他的加工工業和製造工業隨着發展起來。雖然這個墾區將主要成為一個棉區，但是糧食的生產必然也是巨大的。這樣，在這個新的工業城市里便會出現糧食加工工業。既然是一个大棉區，因而就必定會出現軋花工業和榨油工業。除利用大量棉籽榨油，這裡大豆的種植也將要適當的增加，以擴大榨油工業的原料來源。大豆經濟價值較大，除食用，還有恢復地力的作用。在這個墾區里，種植大豆還可以逐步代替目前的大面積栽培的油用亞麻。過去這個地區很少種植大豆，這一兩年部隊試植的結果，情況很好。東北的大豆在解放以前每畝平均產量大約150-160斤，解放以後提高到240斤左右。瑪納斯河墾區在1953年在較大的面積上每畝生產大豆200-300斤。過去東北地區為

了國家的需要，大量生產大豆，以致影响了糧食的生產。假如在新疆增植大豆，就可以使东北地区騰出一部分生產大豆的耕地，改种糧食，使东北的糧食不用再由关內來支援。新疆过去不生產糖，糖都依靠內地或苏联运來。在这个未來的輕工業地区，也將發展制糖的工業。瑪納斯河流域垦区 1953 年試种的甜菜，一畝可以收到 6,000 到 8,000 斤，含糖量达到 18-19%。在 1953 年，一方面試植甜菜，一方面就已計劃筹建糖厂。由于估計到在糖生產以后，用汽車运銷各地，运输成本太高，所以暫时还要等待一下，到蘭州——烏魯木齐——阿克斗卡鉄路通车以后，这个建立糖厂的計劃就可以配合實現。此外，由于農牧配合，这个未來的輕工業地区必然也会有皮革業和食品加工業的發展。

工業需用的电力可以一部分用水力發電，一部分用火力發電。瑪納斯河上游的地方，河岸壁立，高达 104 公尺，而河槽最窄的地方只有 20 公尺左右。在瑪納斯河流入南山山口的紅山嘴地方，河槽也只有十几公尺到 30 公尺寬，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筑壩發電。此外，在這一帶，煤的儲藏量很丰富。瑪納斯河上游就在煤田地帶經過，據說沿河兩岸都可以看到丰富的煤槽。由于這一帶還沒有正式勘測，还不能確定它的煤藏量，但至少，本地的煤藏量是相當丰富的，火力發電是沒有什么困难的。

隨着工業的發展，城市的人口也必然跟着增多起來，因此，在很多方面也要跟着發展起來，这里將變得越來越繁榮。

這一個以石河子新城為中心的、以整個瑪納斯河流域垦

区为基地的輕工業地区的誕生，已經是一个可以預見的事实。蘭州——烏魯木齐——阿克斗卡铁路提前修筑完成，將促使这个天山北麓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工業地区提前实现。这一个新的祖國邊疆的輕工業城市，是按照人民自己的意志在發展的，是根据整个的統一的國家經濟計劃在發展的，同时又是为了增進邊疆人民的生活幸福、促進邊疆經濟建設、推動邊疆工業化而在發展的。

## 五 1953 年的棉花大丰產

新疆很早就產棉花。中國本土之有棉花，还是从当年的“西域”傳入的。不过新疆產棉，大都在南疆；習俗認為北疆地寒，不宜植棉。1950 年部隊進入瑪納斯河流域垦区后，也种了一些棉花，但產量都很低，烏拉烏苏農場的情况是：

1950年每畝產籽棉19.5斤。

1951年 26斤。

1952年 73斤。

泉水地農場的情况是：

1950年每畝產籽棉25.5斤。

1951年 78斤。

1952年 193斤。

1953年創造全國棉花高額丰產紀錄的劉學佛小組的情况是：

1950年每畝產籽棉40斤。

1951年 70斤。

劉學佛小組所屬的那个單位甚至認為棉花的產量这样低，不合算，所以 1952 年根本放棄未种。以上的材料說明瑪納斯河流域垦区部隊最初种植棉花的產量，一般是很低的。

1952年，新疆軍區附設的八一農學院聘請了蘇聯的農學專家提托夫教授到新疆來幫助我們提高農業生產的管理和技術。提托夫教授在種植棉花上有25年的杰出的豐富的經驗。他研究了天山北麓的各項自然條件以後，認為瑪納斯河流域墾區的棉花產量，完全有可能大大提高。他提出了一個1953年在瑪納斯河流域墾區植棉20,000畝，每畝平均產籽棉400斤的計劃，并保證在技術上達到這個豐產的目標。

提托夫教授提出的這個20,000畝每畝平均400斤的棉花豐產計劃，完全是有他的科學技術和豐富經驗做基礎的。但是對於我們這些過去技術落後，經驗不足而現在剛剛踏上大規模農業生產的邊緣的部隊來說，提出這樣一個生產指標在當時確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從制訂計劃起，一直到各項具體生產操作，就不免常常遭遇到保守思想的抗拒。在瑪納斯河流域墾區1953年的棉花生產過程中，落後的經驗主義和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了一場異常劇烈的思想鬥爭。一开头，有些單位在制訂生產計劃時，思想就打不通，訂不下去。有些單位在討論棉花的生產計劃時，大家都不敢發言。有些人說，就是把棉花杆子一起算在裡面，恐怕一畝也收不到400斤。有些人被這個“400斤”嚇倒，怕麻煩，說棉花又不能吃，干脆願意種高粱、玉米、冬麥、水稻，不願意種棉花。

黨從來是正確的。黨支持了提托夫教授的棉花增產計劃。黨在干部和戰士中間進行反復的動員和宣傳。黨向戰士說，毛主席一再叫我們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的先進的科學技術，但是我們不可能都到莫斯科去學習，現在，蘇聯派了專家

到中國來幫助我們，正是我們誠誠懸懸學習蘇聯先進科學技術的最好的機會。黨甚至具體地指出：學習提托夫教授就是學習蘇聯，學習提托夫教授所教導的各項生產技術就是學習蘇聯的先進科學技術。黨指示：提托夫教授提出的各項措施必須堅決執行。

整個部隊用着各種方法來解決這些思想問題。有些單位從國家的需要來向大家說明棉花對於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重要。有些單位用算細賬的方法來使大家相信每畝生產400斤是可能的。每次提托夫教授親自下來，到師、團、連布置或檢查工作時，生產建設部隊的首長總是陪着一起來。提托夫教授指示了什麼以後，首長便接着下命令，命令部隊嚴格執行。部隊用全部力量來實現提托夫教授的改進技術、提高棉花生產的先進計劃。

經過思想動員以後，少數人搞通了思想，認為每畝400斤是可能的。有一部分人嘴裡說400斤沒有問題，但心裏仍不相信，思想基本上還是沒有解決。戰士們在政治上都相信蘇聯，願意向蘇聯學習，這一點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是碰到這些具體問題，可以看出，保守的經驗主義在先進的科學技術前面還是不自覺地表現了頑強的抵抗。

提托夫教授是有一套完整的先進的科學植棉方法的，當然這裡並不打算把他那一整套耕作方法詳細介紹，但說一說他的先進方法和群眾的後退經驗相抵觸的這一部分主要情況是有意義的。按照提托夫教授的辦法，要使棉花豐產，必須實行密植。所謂密植，就是在每一畝的土地上，栽植更多

的棉株。棉株多了，結的棉桃（又称棉鈴）自然就相对增加，棉花的產量也就因此提高。这本是十分好懂的道理。但是群众最初思想搞不通。有些战士过去家里种过棉花，他們的經驗是：此枝不碰彼枝。他們有这样的諺語：“不稀不稠，棉花地里窩一个牛。”又說：“不稠不稀，二千六、七。”这就是說，一畝棉田大概植二千六、七百株就差不多了。很多战士說：“我們家过去种了几十年棉花，沒見过这样密，这样密保險不結桃。”他們說得这样肯定，把一部分沒有种过棉花的人也搞得半信半疑。在刘学佛小組里規定行距是 65 公分，株距是 14 公分，每畝密植 6,500 株，定苗时一律要用定苗尺。可是有些战士虽然領了定苗尺，但是把它插在腰帶里，不用。問他时，他說他的手和眼睛就是尺，沒錯兒。但是領導上用定苗尺复量檢查后，發現那些沒有用定苗尺的，每畝只植了 4,000 多株，比規定少了 2,000 多株。这件事，實質上是那些战士不相信密植，認為太密了出不來桃。

1953年，根据提托夫的意見，一般每畝都密植了 6,000 株。比过去增加一倍。刘学佛小組的高額丰產田，平均每畝密植 7,236 株，其中平均一畝產 1,349 斤的那一部分，一畝密植到 7,687 株。1954 年，根据提托夫的意見，密植的株数又提高，一般是每畝至少 7,000 株，丰產地应为 8,333 株，高額丰產地应密植到 9,000 株。

在棉花的灌溉問題上，先進的科学方法也遭遇到保守的經驗主义的抵抗。提托夫反对大水漫灌，主張实行溝灌；1954 年又更提高一步，要求实行細流灌溉。过去我們在田里澆水，

都是大水漫灌。把田壠开一个口，讓水大股兒的冲進來，一直到全部都浸滿了所需要的水量为止，好像非此不算澆过水似的。先進的科学方法是坚决反对漫灌，要求实行溝灌。所謂溝灌，就是要在行与行之間，开一道溝，水由溝里流進，再滲入土中。这个方法最初受到一部分人的反对。他們認為：第一，溝灌就要开溝，不只是一畝地或一塊地开一条溝，而是每行与每行之間都要开一条溝，那將要化費很多人工；其次，棉苗还小，假如用开溝机开，把土翻动，就容易把兩旁的棉苗压死；第三，水从溝中流过，滲不到兩旁所植的棉株的根里去。

但是專家指出，事实和大家所顧慮的恰恰相反。首先，大家最顧慮的是溝灌比漫灌慢，实行溝灌要費很多的人工，而事实上溝灌比漫灌快，实行溝灌反而比大水漫灌还節省劳动力。棉花在生長中的要求是上頂太陽脚踏水。棉花要水，但是不需要大水或过多的水。这就是为什么最適宜植棉的地方是灌溉区域而不是天然降雨区域。天然降雨，雨量無法預計，而在灌溉区域，水是可以完全控制的。实行溝灌，水从溝中慢流，正可細細滲入棉株的脚根。棉株与棉株之間一般不需要浸水。假如大水漫灌，棉株与棉株之間的土壤勢將因为浸水而發生板結，这样要化費人工在株与株之間松土。这种松土的工作必須十分小心，以免損傷棉株，所以非常費时，通常一人一天只能松三、四分地。但是实行溝灌之后，不讓水漫过溝頂，就使棉苗和水土有着良好的关系，可以保持表層土壤疏松，因此松土的人工就可完全節省。再說，实行溝灌，既節省了水，也可減輕土地碱化的可能程度。大水漫灌时，由于水勢

大，常常容易把進水口一帶的棉苗冲坏，实行溝灌以后，这些現象可以避免。

溝灌的好处是解釋清楚了，但仍有些人一方面因为沒有把握，一方面因为費工大，怕麻煩，思想上总是有些抵触。有些人說，溝灌的方法虽然好，在苏联適用，但是在中國未必適用。有些人表面上不反对，但却強調客觀困难，例如說地南高北低，坡度大，开溝比較困难等等。在劉學佛小組里，也有些人說，300 多畝地，每一塊里都要开溝，要开多少溝啊！在領導堅持之下，那个小組第一天用馬開，20 多人跟在馬后面，才开了 5 畝。他們就把那开了溝的 5 畝和另外沒有开溝的 1 畝划开，想比一比，究竟漫灌快还是溝灌快。結果，那 5 畝溝灌的都灌好了，那 1 畝漫灌的還沒灌完，因为那沒有开溝的 1 畝，地有高有低，低的地方已澇，高的地方還沒有到水。这样，大家才同意全部实行溝灌，用馬拉开溝器开，也不再人跟在后面修了。泉水地農場的情況也證明溝灌比漫灌快，該地在1952 年的 1,112 畝棉田上第一次澆水，那时还是漫灌，18 天才澆完。1953 年种了 1,180 畝棉田，第一次澆水，用的溝灌，只化了 6 天，縮短了 12 天。

在 1954 年推行細流灌溉时，战士們有了 1953 年溝灌的經驗，就沒有再表示反对的了。所謂細流灌溉，仍是在溝灌的基礎上，在每一条溝的溝口，堵上一塊木板，在木板当中穿一个直徑二公分半的孔，水就从这个小孔中細細流進溝里去。水流得很慢，水就滲得更深。溝灌只能下滲 30 公分，但細流灌溉可以下滲到 60 公分。按照劉學佛小組的經驗，在人力管理

上，細流灌溉又要比溝灌省。如 20 畝地开溝 180 条，实行溝灌，一个人同时只能照顧 8 条到 10 条溝，要等这 8 条到 10 条溝灌好了，用土把那些溝口堵好，然后才能开始灌另外的 8 条到 10 条溝。但是假如实行細流灌溉，只要把这 180 条溝的有孔木板全部制好后，即可同时放水。所以結果細流灌溉比溝灌还要快些，并且对水量也容易控制。

以上談的是澆水的方式。在澆水的时间方面，先進的澆水方法要看作物的需要，作物要水，就給它水。过去的老办法是对幼苗不給水的，故意地要“旱它一下”。“旱它一下”的目的在使幼苗能長得結实一些。因为幼苗既然不能得到水分，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很自然地要把根往下伸，去爭取地下的水分，这样棉苗的根就会長得深一些，牢一些。这个办法在術語上叫“蹲苗”。河北有这样的諺語：“有錢難買五月旱，六月連陰吃飽飯”。这意思就是說，棉花六月需水，水足丰產，但是五月里，即正在幼苗时期，却要“旱它一下”。現在在先進的方法里可沒有“蹲苗”这一套，要水給水。所以第一次給棉花澆水，比老習慣要提早半个月。有些战士对此不習慣。按照老規矩，棉花立秋以后不能再澆水，說立秋以后澆了水，就会影响棉桃的成熟，使棉桃不吐絮。1953年 9 月 8 日提托夫到刘学佛小組棉田上檢查，說做的大部分都很好，但有些地方如有需要，还可以再澆一次水，这样可以帮助棉桃結得更大一些。但有些战士說，立秋以后棉花向例不澆水，現在 9 月初了，怎么还能澆水？后来，为了教育群众，决定在大田和丰產田里，都再澆一次水，但留出 3 畝不澆水。結果，沒有再澆一次水的那 3

畝，一些小桃也都干癟了下去，而澆了水的，小桃都變成大桃，丰產田的棉花更加大開。泉水地農場也有同樣的情況，有一個連的棉田在9月初旬，最後還可以再澆一次水的，因為不敢澆，結果發生了落花落桃現象。另外一個連最後一次澆了水的，不但落花落桃現象減少，並且所有的棉桃都成熟了。

戰士們對於每畝產棉400斤的懷疑和顧慮，實際上在進到生產過程的後期，已經完全消除了。當大家看到棉桃結得又多又大的時候，開始有了信心，並覺得“事情真能這樣！”1953年瑪納斯河流域墨區的棉田，在黨正確的領導下，在提托夫教授認真的無私的指導幫助下，在部隊首長的督促下，在全體干部、戰士的忘我勞動下，終於造成了20,000畝大面積每



苏联專家提托夫(左首第一人)在瑪納斯河墨區田間指導生產



1953年，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左起第二人）、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鮑爾漢（左起第一人）、二十二兵团司令員陶峙岳（左起第三人）及苏联專家提托夫（左起第四人）在瑪納斯河流域垦区视察棉花大丰收

畝平均產籽棉402斤的輝煌大勝利。

很多單位从一年前平均每畝產棉还不过几十斤或100多斤的情况下，这一年都提高到三倍、四倍、五倍、六倍甚至更多。劉學佛小組的丰產田中，有1.61畝平均每畝產量1,349斤，超过了1952年山西翼城吳春安農業生產合作社創造的全國棉花單位面積產量的最高紀錄。

棉花丰產以后，很多人自觉地檢查了自己的保守思想和經驗主义，說要是沒有苏联專家的帮助指導，純靠我們自己摸

索，可能再摸五年还摸不到这样的成績。棉花丰產过程，对于瑪納斯河流域垦区部隊是一次深刻的國際主义教育。提托夫教授在 1952 年冬天在石河子部隊举办的生產訓練班上，每天按时授課，把他 25 年來的宝贵的丰富的植棉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我們的战士們。他并不断地深入部隊布置和檢查工作。人人可以看到，苏联給我們的帮助是如何真誠無私。

提托夫教授所介紹的苏联的一整套的先進的植棉方法，从选种、藥剂拌种、春化、間苗、定苗、密植、中耕、灌溉、施肥以至整枝，在每个生產环节中所采用的栽培方法，都是先進的。不僅如此，这些先進的栽培方法，都包含了先進的丰富的科学思想，充分表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在理論上和实际上所具有的优越性。提托夫教授不僅教会了我們这些先進的栽培方法，而且通过对这些先進的栽培方法的教育，使我們很多干部和战士在耕作思想上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啓發。提托夫教授所介紹的苏联的先進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不僅已經貫澈了棉花作物的一个范围，就是在其他作物方面，也在这种深刻的教育下發生了顯著的影响。冬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部隊种植冬麥素來是主張实行大壠、反对密植的，行距一般是 25 公分，30 公分，甚至 40 多公分，每畝株数从 16 万株到 24 万株，一般在 20 万株左右。在棉花丰產的影响下，瑪納斯河垦区在 1953 年冬麥播种时，就普遍改为密植。烏拉烏苏農場在播种以前，先挑了兩畝地做試驗，分別育种了每畝 30 万株，35 万株，38 万株和 40 万株麥苗四种。在正式播种以前，召开干部會議，把大家帶到現場去看試驗的結果，

首先在思想上說服大家，要求放棄過去實行大壠的思想。結果是決定採用每畝植 35 萬株的標準。行距縮小到 7.5 公分至 12.6 公分。灌溉方法當然也有了改變，過去一向是大水漫灌，1953 年起一律改為小畦灌溉。還有一些其他的技術上的改進，過去上級雖然指示過，可是下面推不動，棉花豐產的事實啟發了大家的腦筋，使許多新的技術措施也都容易推動起來。

1953 年瑪納斯河星區棉花大豐產，還發生了比上面所說的更加深遠的一些影響。幾年來，這支部隊的思想基本上是健康的、安心的和力求上進的。但有少數人對於自己所肩負的光榮任務認識不足，缺乏在這裡安下心、扎下根、長期建設新新疆的思想。也有少數人熬過了創業中的困難，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以後，滋生一種自滿情緒，覺得這幾年搞的還不錯，就這樣下去也就可以了。這些思想對建設祖國的偉大事業顯然是非常有害的。

1953 年棉花豐產的輝煌成就，像部隊中燃起一股大火一樣，振奋人心，驅散了那些不正確的思想。這一個異常富於啟發性的生產大勝利，有如從前線傳來的大捷報一樣，引起新疆黨、政、軍負責首長以至中央的極大重視和關注。它給這支生產部隊以極大的鼓舞。在每個人的面前，開展了一幅個人利益和祖國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偉大的遠景，給每個人帶來了一份清新的、上升的、廣闊的思想，自覺的願意為現在的和來日的祖國建設做更多和更不朽的事業。勞動創造了榮譽，榮譽又回過來再鼓舞勞動。這情況生動具體地反映在 1954 年

的各項生產上。就拿棉花來說，當軍區和提托夫提出了 1954 年棉田生產的更高的指標時，部隊所反映的是興奮而不是吃驚。沒有人再用懷疑和顧慮的態度來對待這個計劃，而是用算細賬、總結經驗和下更大的決心來接受這個任務。

1953 年的棉花大豐產使整個部隊不僅在栽培技術上大大提高了，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和意志上也大大地堅定了起來。從戰士到干部，他們都決心要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認真地、有計劃地並尽可能高速度地提高生產，發展社會主義的國營農場，並把整個新疆的農業在生產上和在社會主義改造上都帶動起來。他們一定要這樣做，而且相信一定能夠這樣做，做到並做好。



新疆各族農民參觀瑪納斯河壘區的棉田

1953年瑪納斯河流域垦区棉花丰產的杰出成就，虽然是部隊創造的，然而这畢竟是發生在新疆土地上的事情，因而这件事情又刺激了新疆各民族的生產情緒，同时明确地确定了新疆在全國農業生產上的經濟价值和重要地位。部隊在新疆進行農業生產以來，对于当地民族老鄉的農業生產，在耕作面積、耕作技術以及單位產量上，都發生了積極的有利的影响。这种有利的影响，將在更廣闊的面上和更深的程度上繼續下去。吐魯番農民在 1954 年 36,000 畝的大面積上，平均每畝產棉 331.15 斤。棉花在这样一个大面積上有这样高的單位產量，不要說在新疆，就是在全國，也是一个了不得的成績。不管新疆將來在工業方面發展到怎样一个規模和程度，毫無疑問，它將永远成为我們祖國的一个巨大的优秀的粮棉作物区。新疆这个地方实在是一个好地方，尤其从農業生產的角度來說，更是如此。國內各种農業產品，除了一些熱帶作物以外，在新疆几乎都可以种植。大家都知道的吐魯番的葡萄，庫爾勒的梨，阿克蘇的水稻，在品質上都應該品評為全國第一流的；而南疆各地的水果，又多又好，这在江南一帶也是少有的。就以棉花來說，理想环境是：無霜期要在 150 天以上，生長期的平均溫度为攝氏 25 度，日照要長，成熟时水分不宜过多。新疆的各种天然条件都很合理想，全疆的無霜期平均是 140-200天。石河子、泉水地一帶 1951、1952、1953 三年的平均無霜期是 155 天。全疆 5、6、7 三个月生长期的平均溫度是攝氏 23 度。石河子、泉水地 1953 年 5、6、7 三个月的平均溫度为攝氏 24.6 度。日照普遍充足。至于水分，在苏联來說，灌

溉地区是最宝贵的農業区，因为它的水量可以完全由人控制，而在新疆，現有耕地的95%都是屬於灌溉地区，水全部可以控制。除了北疆的瑪納斯河流域以外，南疆的吐魯番、庫爾勒、庫車、巴楚和麥蓋提这些地方都將成为种植棉花的重点縣。我們國家需要更多更好的棉花，但在内地，假如再要增加棉田面積，就会相对地影响粮食作物的面積，同时，在内地也很少可能能像在新疆一样找到这样大的大面積棉区。新疆無疑將成为我們國家的最大的棉区之一，北疆和南疆都会出現新的紡織工業中心。將來新疆的紡織工業达到一百几十万的錠子是完全可能的。

新疆在全国農業生產上的重要地位自然不是由于1953年瑪納斯河流域垦区的棉花丰產才确定的，但是，1953年瑪納斯河流域垦区的杰出的棉花丰產，却使新疆在農業生產上的經濟价值和發展前途，更受到全國密切的注意。对新疆農業生產的潛力和它的前景有了足够的認識，便能在新疆推動全面的農業增產运动。同时，新疆農業技術革新和農業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將使新疆以更快的速度支援國家的社会主义建設，改变新疆本身的經濟面貌。

**校稿时加記：**1955年，瑪納斯河流域垦区的棉花又告丰產。在82,000多畝的大面積上有11,000多畝每畝平均產量在600斤以上，有134畝每畝平均產量在1,000斤以上。刘学佛小組的丰產田中有1.05畝每畝平均產量达

1,392.86 斤，打破了他們自己在兩年前所創造的 1,349 斤的全國最高丰產紀錄。

瑪納斯河流域垦区的棉田面積正在逐年迅速擴大着。計劃中的草田輪作制，本來是由棉花、粮食、苜蓿等作物輪作的，但是由于國家交下的植棉任务加大，因而他們原來制訂的輪作順序不適用了，以后在輪作的九田或八田之中，棉花可能要占到五田，这样，棉田可能占 66 % 左右。至于粮食，將在一些新开垦的荒地上種植。新开的荒地在第一年第二年本來不宜植棉，正好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由于每年开荒的面積很大，因而粮食的播种面積可以不致因为擴大棉田而受影响。同时，提托夫專家又建議从瑪納斯河流域垦区西北角的車排子一帶，再向北推進 50-100 公里，在那兒試植棉花。假如試植成功，則將來还可以再在更北的地区試种，以逐步擴大北疆的棉田面積。

我在前面說到，提托夫專家所介紹的苏联的先進科學技術，不僅已經貫徹了棉花作物的生產，就是其他作物，也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冬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現在，这种影响格外顯著擴大。在 1953 年，全新疆的部隊農場的丰產面積只有 20,000 畝，丰產作物只有棉花一項。但在 1954 年，全疆部隊農場的丰產面積就擴大到 56,000 多畝，丰產作物除了棉花以外，还增加了小麥、玉米、大豆、高粱和水稻五种作物。在 1955 年，單單瑪納斯河流域及烏魯木齐区兩地的部隊農場的丰產面積就擴大

到 132,000 多畝，其中高額丰產地達到 12,000 多畝。

1953 年瑪納斯河流域垦区的棉花丰產对于新疆本地各族農民老鄉的影响也繼續在擴大着。除了前面已說过的 1954 年吐魯番農民的棉花丰收以外，在 1955 年，吐魯番 15 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棉花平均每畝產 350 斤。位于瑪納斯河流域的沙灣、瑪納斯和烏蘇三個縣里的 15 個農業生產合作社 1955 年棉田每畝平均產量也提高到 300 斤以上，其中最高的丰產紀錄為每畝 717 斤。1954 年冬，新疆軍區八一農學院派出了一个南疆工作組，到南疆許多地方先后給 15,000 多個民族農民作了有关植棉的技術指導。1955 年，一部分人已經開始改善了他們的作物栽培技術，注意進行秋耕、冬灌，并改漫灌為溝灌。南疆地帶的耕作方法，过去一向是比較粗放的，但 1955 年南疆几个重点植棉縣的棉花產量一般都已提高，其中巴楚在 25,000 多畝的棉田上，平均每畝產棉 312 斤，最高的丰產紀錄為每畝 800 斤。

1955 年 9 月，提托夫專家曾到河南省新鄉、河北省石家庄以及南京等地考察当地的植棉工作。他總的印象是內地棉花的產量相當低。在新鄉、石家庄一帶，过去每畝棉田只植 1,500-1,800 株。現在虽然号召每畝植 3,000-3,500 株，但实际上只植了 2,000 多株。有些地方，过去每畝不到 2,000 株，現在增到 2,500-3,000 株，便認為很好了。提托夫專家的意見是：密植才能丰產，棉株的密度一定要大大增加，他認為不同的地区可有不同的标

准，目前推廣新疆的株數雖然較早，但有的地區可不少於 5,000 株。至于在瑪納斯河流域墨區，根據提托夫專家這三年來的經驗，認為要豐產，每畝至少保苗 7,000 株。提托夫專家最近建議：瑪納斯河流域墨區自 1956 年開始，可以在一部分棉田上行距改為 55 公分，這樣每畝可植 8,000 株。1957 年，行距改為 50 公分，這樣每畝可植 8,500 株。單位面積產量將可隨着更為提高。

最近農業部決定，在 1956 年，以河南安陽、江蘇大豐、山東臨清、山西運城、河北石家莊及陝西涇渭等地的農場為重點，進行棉花大面積豐產的示范性試驗，積極推廣新疆部隊棉花大面積豐產的技術和經驗。新疆軍區生產建設部隊業已抽派全國植棉能手劉學佛等 8 人去上述部分地區協助植棉推廣工作。同時，1956 年起，全國各個棉區以及試驗機關、教育機關和大的農場，也將不斷地派人去瑪納斯河流域墨區學習棉花豐產的技術和經驗。

提托夫專家已于 1955 年冬天因聘約期滿回返蘇聯。他在回國以前，曾在某一次報告中說：“新疆過去在農業上是落後的，現在由於各種作物的大面積豐產，已經成為中國農業生產上的先進的地區了。”但是這一個巨大的成績，是和蘇聯及蘇聯專家對我國的真誠無私的幫助以及生產部隊全心全意學習蘇聯先進科學技術分不開的。

## 六 大泉溝水庫工地

1954年10月下旬我第二次到石河子新城后，就到部隊去訪問。我先訪問了新城北头的泉水地一帶。那兒有离新城大約20多公里、正在开工的大泉溝水庫工地，大約再向北走10公里，还有一个泉水地農場。

這一帶都是一些土路，地面崎嶇，塵土很重。从石河子到大泉溝水庫，我們坐吉普車走了一小时多。然而这种情况不会繼續很久。我在另一次參觀新城北头的机耕農場时，看到在他們規劃的耕地中間已經开辟了一条直直的寬闊的道路，據說这条路一头直通新城，一头直通大泉溝水庫和泉水地農場，在道路的旁边还要栽植防护林帶。人們在改造自然的工作中，每个人的腦袋里都不会忘掉如何把未來的生活安排得更美更理想。这种兩旁栽着樹林的寬闊的道路，將要像蜘蛛網一样地布滿在这个垦区里，把整个垦区的交通搞得四通八达。

我在去大泉溝水庫路上，看到很多碱地。碱重的地方，一片白色，就像剛下了一陣雪，或者像在冬天早晨出現了一層重霜似的。比較輕一些的地方，地面上不規則地呈現着一些白

色，就像有人在这兒撒了許多石灰一样，土黃色的野草还凄惨地露在外面，很像瘌痢头上長的头髮。这景象立刻使我想起苏联水利專家对我們的警告：在我們的工作中正存在着一个可怕的敌人，就是土地的碱化。瑪納斯河流域垦区在4年以内已經因为碱化以及其他原因放棄了大片土地。1953年因为突然碱化而放棄了的土地有12,500畝，1954年在同样原因下放棄了9,200畝。这还是指那些因为完全沒有收成而放棄的土地。假如把因碱化而使產量降低的情况包括在內，則整个垦区受到碱化为害的程度还要深些。

造成土壤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者是由于含有鹽类的地下水位太高；或者由于灌溉的水量太大，使土壤里的容水量超过作物的需要量；或者由于土壤性能不好，含有許多可以溶解的鹽类。其中地下水位的高低，是一个最需重視的原因。地下水位有高有低，但是在离开地面不远的地方，都有一条在術語上称为“臨界深度”的地帶。假如地下水位低，达不到“臨界深度”，則水就不容易上升地面。假如地下水位高，水就容易越过“臨界深度”，進入土壤中的毛細管而上达地面（根据瑪納斯河流域垦区的一般情况，臨界深度离开地面約为1.2-2.4公尺）。水上达地面后，水分被日光蒸發了，而水分中的鹽質却留在土壤中，因而造成土壤的碱化。灌溉用水过多时，也可因地下水的抬高而發生同样不良的影响。所以，地下水位的高低、河流的位置、渠道的形势以及灌溉的制度和方法，对于土壤的碱化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在另方面，耕作的經營技術也很大地影响着土壤碱化的程度。例如每到春天，有“保

墒”的習慣，把地耙一下，把水分保護在土壤以內；又如棉花在灌溉後要進行中耕，目的也是保持土壤中的水分，減少蒸發，也就是減少使鹽上升到地面的機會。我對於農事是外行，過去有一個完全錯誤的想法，以為要保持土壤里的水分，最好不要翻動地面上的泥土。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地面上的一層泥土經太陽一晒已經變干，假如把地面一翻，下面翻出來的泥土總是濕的。因此，總以為多翻一次，就會使地面下的水分格外容易蒸發。但事實完全相反。中耕（翻土）的目的就是要破壞地面上的毛細管，使下面的水不致上升，從而保護了下面的水分。對於減輕土壤碱化一點來說，中耕的目的既是使下面的水不能上升，也就是使鹽質不能上升。我們提倡多種苜蓿，除了苜蓿本身是很好的飼草以外，對土壤來說，種了苜蓿，可以蓋住地面，不受蒸發，也就是不讓鹽質上升，這就是為什麼說，單單用改良土壤的方法來防止碱化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改良耕作和灌溉的技術以防止碱化。常常在耕作的土地上，碱化的程度比較輕，在不耕作的土地上，碱化的程度反而重，可見耕作是可以幫助減輕碱化的程度的。

對於土地的碱化，既要事前預防，而在一旦發現已經發生了碱化的現象以後，就必須進行防止，因為碱化既已開始，就會日益加重，不僅影響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而且甚至最後可能使整個農場成為一片值不得經營的荒地。瑪納斯河星區在過去四年之中，由於對碱化的問題缺乏事前的預防和事后的防止，放棄了許多土地，這是因為當時環境特殊，條件不足，不得不如此；但在今天來看，這也就成為了一個很寶貴的經驗教

訓。所以，按照苏联專家的意見，以后每要开辟一塊新的農区，必須先進行地下水位的測量工作，并且用多种方法來降低地下水位，从而減少土壤的碱化威脅。要是在一个区域里，地下水位仍然很高，就必須挖排水系統。对于已經碱化的土地，應該進行洗碱工作。

我在过去的生活中，和農村很少接触。然而当我現在看到这些農業生產上的景象时，我强烈地感到，新中國正在進行中的大規模的社会主义的農業生產，和我在小时候所得到的对農村的一些極其淡薄的印象一比，这里面有着多么大的距离！我現在所看到的这些農業生產活動，已經不再是那种小手小脚的生產活動，已經不再是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人一鋤的小農活動，也已經不再是那种听天由命、靠天吃飯的活動，而是一种規模巨大的大面積、大組織、大計劃的農業生產活動！除了在栽培技術上正在推行着一套複雜的科学方法以外，就整个活動的氣魄來說，我們的工作是个規模巨大的、百年大計的工作。就說這一帶吧，不僅要有引水系統，还要有蓄水系統，有了引水、蓄水系統，还要有排水系統，这要投入多么大的劳动力啊！然而我們今天一切都是按照百年大計的精神和規模办事，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一切建設，从根本上把基礎打好。我們有巨大的勞動力和無限的劳动積極性，这就是我們偉大祖國所以强大的源泉！

車子开到大泉溝水庫工地。我們先去指揮部。在指揮部所在地搭蓋着很多弓形的臨時性房子。我在新城出發时，隨

便問起水庫工地有沒有房子，他們說房子很多，完全是用蘆葦蓋成的。我最初不能了解，“用蘆葦蓋成的”是不是就是說“地窩子”？在地下挖了一些坑，上面鋪了一些蘆葦？要是如此，那为什么不說是“地窩子”？顯然不是。但全憑蘆葦又怎能蓋房子？是不是四面的牆都是蘆葦圍成的？但是頂呢？要是不用木料做梁，蘆葦怎麼蓋上去呢？到了現場，才完全搞清楚是怎样一回事，而且，心里大為贊賞。

原來房子是這樣搭成的：把許多蘆葦捆起來，捆成有兩臂一抱這樣粗，4丈上下長，把這樣一長捆的蘆葦的兩頭插入地里，利用它的彈力，就自然地變成弓形。就这样，用很多蘆葦捆，一捆一捆地排起來。兩頭插入地里時，應當先挖一條槽，這樣可以使蘆葦捆的兩頭埋得深一些，然後壅上足夠的泥土，使它巩固不動。蘆葦的外面也全部抹上泥，使風吹不進來。在弓形的船篷式的房子前后兩頭，砌上土磚，架上一個門和一個窗。這樣就變成了一間能蔽風雨，有光線又有空氣的房屋了。

這樣的房屋委實不差。這一帶工地上就有几十幢，高矮開闊大都差不多，約有普通房屋那样高，一間半那样闊。長短從兩丈到4丈不等。4丈長的，中間就再用蘆葦作成一道隔壁，挂上一個白布門帘，也就很像樣地變成了有套間的內外房。這樣的屋子簡直冬暖夏涼，人住在裡面毫沒有任何潮濕、黝暗或窒塞的感覺。這是我所看見的把蘆葦利用到最高度的一個例子，也是我所看見的一個最好的例子。赫魯曉夫1954年12月在全蘇建築工作者會議上所作的那篇出色的報告“論

在建築中廣泛採用工業化方法，改善質量和降低造價”里說，在農村建築中應該廣泛採用多種的各式各樣的地方建築材料。他盛稱蘆葦，甚至說“這是金子”。別的地方我們不談，單說新疆，到處都是蘆葦。在這樣一個遼闊的土地上，蘆葦是一種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几乎毫無經濟價值的東西，然而我們現在把它利用得多好！據說這樣的蘆葦屋子是由一個戰士創造出來的。部隊初到石河子時，一片荒地，什麼都沒有，有一個戰士想出了這樣一個利用蘆葦蓋屋的好辦法。這一個創造多么生動地說明了我們戰士的優秀的智慧，而且這個創造事實上也替我們國家節省了許多材料和勞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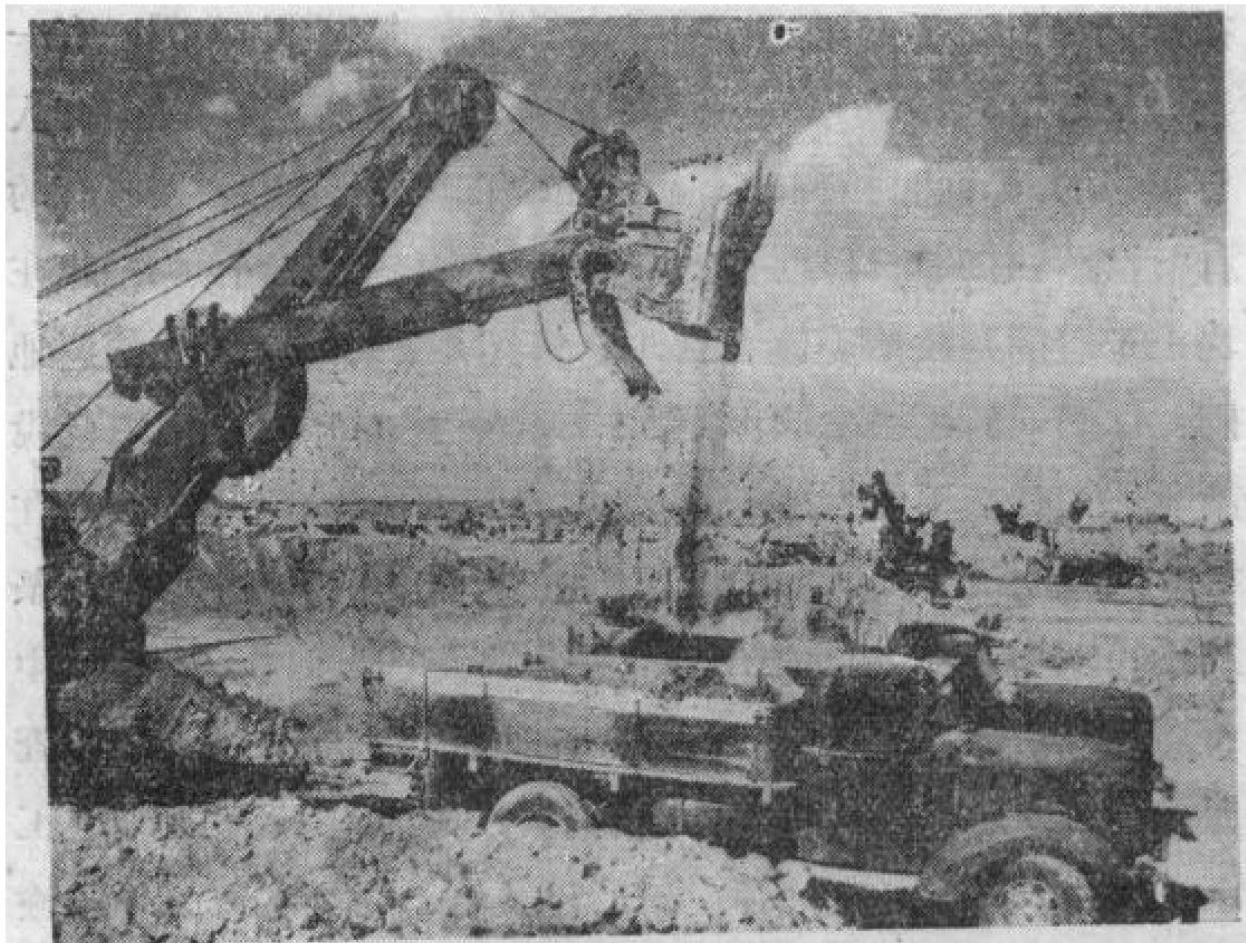
我那天晚上就是在這樣一個又經濟又實用又衛生的工地房屋里，在用土磚搭成的、上面鋪了厚厚的蘆葦的坑上，甜蜜地睡了一夜。

當我們的車子開進指揮部所在地的時候，這一帶都顯得異常清冷，除了幾個守衛的勤務員以外，什麼人也沒有。原來這兩天就要合龍，工程緊張，所有的指揮部的人，包括辦理文書工作的一些女同志，也都自覺地到工地上去支援了。我們也便趕到工地上去。

一到工地，便立刻強烈地感覺到一種緊張、活躍而又愉快的氣氛。這兒已是半機械化施工性質，除了在堤面上的鋪土、揀草以及用斗車裝土這些工作外，其餘都已機械施工。巨大的挖土機在掘土，拖拉機拖着羊腳碾在堤面上壓土，到處聽到時輕時重的馬達的粗獷的声响。運土的載重汽車在一分鐘里要駛過去4輛，另外還有一、二個送土的斗車在輕便鐵軌上

往返穿梭，这些都把工地上的气氛搞得格外熾烈。

从水利工程上來說，大泉溝水庫只是一个較小的水庫。全部工程的 90% 是建築一条土堤。整个水庫的面積是 9 平方多公里。地勢西南高而东北低，成斜降形。在水庫的西部，有削壁，高約 7 公尺，所以這一帶不需進行什么工程，主要是在北部和东部，修一道堤，把水攔起來。堤長 5.8 公里，高 9.5 公尺，所以一般說來，這只是一个很小的工程。石河子北部一帶都是泉水地，泉水匯流成為一條大泉溝。大泉溝的水量最小时每秒 4 立方公尺，但在 3 月化雪時，可以增至每秒 15 立方公尺。可是這些水，過去沒有管理，大都流入葦湖，以致要水的時候，反而沒水。這個水庫的計劃容量是 3,200 萬立方



在大泉溝水庫機械施工中的挖土機

公尺，估計可以灌溉 15 萬多畝地。我們去看時，正要結束第一期工程，暫可容納 500 萬公方水。全部工程預計到 1955 年 9 月完成。

這個水庫工程雖小，却有它特殊的意義。駐瑪納斯河流域垦區的部隊這幾年來雖然也搞了一些水利工程，但是搞水庫，還是第一次。“這是咱們第一次搞水庫！”就這一句話，包括了既是榮譽又應認真的兩重意味。“這是社會主義建設！”只要提到“社會主義建設”，誰也懂得，這是我們國家的百年大計，質量第一。他們對於質量的認真，確實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只有真正熱愛着自己祖國的人，才能在工作中如此一絲不苟。我們在大堤上走了一趟，看到來來往往，上千上萬的人在挖土、擔土、平土、整土，緊張地工作着，真顯得熱鬧。有一批是來接班的，對於上一班人來說，只要沒有到點，是沒有人肯下來的，因而來接班的人就只能坐在坡上等候。他們有的打“百分”，有的吹口琴、唱歌，有的在聊天、喝茶。陪我一起在堤上走着的師政治委員看見幾個拿着坎土鏟的女同志就逗她們：“你們女的也會拿坎土鏟嗎？”這一下，那些山東姑娘就說話啦：“為什麼不能？男的能做的，女的都能做！”中國婦女在解放以後的最突出的表現是她們對勞動的熱情，就是這條鋪修的水庫大堤上，也有着兩、三百個婦女在工作着，而其中大都是自動到工地上來支援的。她們很多都跪在地上檢查泥土，在膝蓋上扎着一塊皮。新疆地氣較寒，要是跪在地上工作，時間久了，容易生關節炎。所以領導上給那些去工地上檢查泥土的女同志，每人都發兩塊皮，預防得寒腿病。這個堤，

全部工程完成以后，堤上面有 4 公尺寬，但堤根最寬的地方却寬到 51 公尺。这虽然是一个小型水庫，只築一条土堤，但是对于質量的要求却很嚴格。在工程規格上，要求土堤的“干么重”达到 1.8 的标准，含鹽量和含有机物量都不超过 3 %，含水量为 12-15 %。为了使含有机物量不超过 3 %，所以要把泥土里的草根、樹皮都尽量檢出，以增加土堤的堅实程度。女同志們跪在地上就是做的這項工作。她們做得很認真，几乎不放松每一把泥土，总要尽力把泥土檢查得干干淨淨。她們也從來沒有想到这种工作的平凡、單調，她們所想到的只是在这个水庫工程里，自己也能貢獻一分力量。

在堤上，我又看到拖拉机拖着一种称为“羊脚碾”的东西在碾地。一个“羊脚碾”有四噸半重。據說一輛載重汽車在路上壓过，每一平方公分的压力只有四公斤半，但是羊脚碾的压力却有 30 公斤。前面說“干么重”的标准要求是 1.8，這是說，每一立方公尺的土應該有 1,800 公斤重。一立方公尺的土通常是不可能有 1,800 公斤重的，所以必須把泥土壓緊，把它們的水分去掉。用羊脚碾压堤的目的就是如此。據說要压上十三四遍，才能使被压的土达到干么重 1.8 的标准。对于这些工程的規格，都有專人認真檢查。工地上專門有一个檢查科，有三十几个技術干部在工地上担任檢查的任务。我看到他們在工地上帶着一个比肥皂箱稍为大一些的木板箱子，里面放着一些簡單的必要的仪器，進行檢查工作。每一層土鋪好后，必須取得檢查科的合格證明，插上允許加土的小旗子，然后才能加第二層土。要是檢查不合格，就插上一面黑

旗，表示应当返工。

部隊初到这儿时，这一带还是一片荒凉的葦湖。当部隊在这儿勘测、扎营，把电线杆一根一根竖起来，进行着各种准备工作的时候，附近的老鄉有的走来，有的骑着毛驥来看热闹。他們看到了电灯，听到了广播，都觉得新奇兴奋。听说这儿不久就要变成一个“海子”，这对于他們几乎是一种“神話”。然而他們和解放军已接触了几年，知道解放军說話不欺人，不开玩笑。說这样，就一定这样做。他們虽然并不十分清楚这个“海子”做了什么用，但是新疆素來缺水，所以他們認為开湖蓄水总是好事。解放军做的事情从来都是好事，筑一个海子叫大家有水用自然更是好事。

这里，本来住着八户人家，他們种了506畝地。部隊把最好的500畝田划出来，讓給这些老鄉，并在其他方面給他們各种帮助和补偿，使他們在迁移中毫沒有感到任何困难。新疆的部隊和漢族干部，在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教導下，对于地方民族老鄉，無論什么事都采取协商和帮助的态度。这几乎已成为一个規律：凡是部隊和当地老鄉有什么抵触的地方，如耕地或用水等等，部隊总是首先照顧民族老鄉的利益。

## 七 在水庫工地上會見的一些模範工作者

我在工地上會見了一些模範的積極工作者。我首先會見了挖土机駕駛員張和。他像一个老实農民，很朴实，身子長得結實，黑黑的臉。他是青海人，父親是一個鞋匠，他自己給人當長工，曾經為了躲避馬步芳抓兵，上了小学，但是最后还是被抓去當了兵，1949年8月被解放。

1952年10月上級調他學習开挖土机。他在解放以前，連汽車也沒見過，也從來沒有接觸过什么机器，更不要說这么大的挖土机了。他最初學習时，学不上。心中直难受。第一次測驗只得20分，全班最低。第一次實習时，連一个螺絲都不会拔。本來是一个六角形的螺絲，被他弄成一个四角不等形的了。

除了下苦功鑽研以外，他知道沒有其他的办法。後來大家學習如何裝、如何卸。他对于机器的理論还是懂的不多，但是經過學習裝卸，他对于整个机器的結構、性能，以及每一个零件的作用，漸漸了解了一些。虽然懂了一些，还是不会操作。最初是有些害怕，移动时怕砸爛东西，不敢把斗子放下去

挖土，怕斗子碰壞履帶。後來經過另外一位同志的幫助和他自己的努力，對操作才漸漸熟練起來。

張和在勞動中充分表現了他的創造性的智慧和高度的忘我精神。在大泉溝水庫工地操作時，他的勞動紀錄都突出地跑在別人前面。開始時，他要化三分鐘才能把土裝滿一輛載重汽車，但後來，二分半、一分半，最後提高到一分零三秒就可以裝一車。當挖土機的定額是每小時挖 90 立方時，他已挖到 112 立方。後來定額提高到 110 立方的時候，他的成績又提高到 138 立方。他最初挖時，挖土機和載重汽車是停在同一个水平面的地上的。但是這樣挖，地面上的干泥挖掉了以後，下面就是濕土，因而汽車就不能開動。每三次里有一次，要用干土把地填好後才能再裝。同時，地挖了以後，高低不平，挖土機不好移動，必須用人力把地平好，才能再開。這樣，時間浪費，影響工作效率。後來張和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使地形變成有高有低，挖土機在低的地方，載重汽車在高的地方，這樣，挖土機的斗子把高地邊緣的泥土一斗一斗的裝入汽車，工作量就可大大提高。一個挖土機 8 小時的定額是裝滿 134 車，但是張和的紀錄最高裝到 255 車。

有一次，張和駕駛的那輛挖土機的滾軸壞了，不能開。正如張和說的：“這樣一個漂亮的機器，放在那兒就像一塊廢鐵一樣”，他心中真是難受。組織上派了專人去烏魯木齊修理，結果在烏魯木齊問了兩處，都不能修。又派人到獨山子油礦去設法，也沒結果。後來張和和部隊上的機械技術教員鄒巨川兩個人，下了班，帶了一塊舊鐵，走到 28 公里外的石河子鐵

工厂，借用了一个車床，自己搞了一个代用品，一直做到深夜一点才做好。他們走回到大泉溝工地时已快天亮了。天一亮就去裝，几乎裝了一天，裝好时天已快黑。張和急忙忙地試了車，結果这个手制的代用品居然試驗成功，至少暫時可以使這輛挖土机立刻繼續投入生產了。

在工地上會見的其他的一些積極工作者，也和張和一样，都是过去什么都不懂，从头学起來的。有一个叫王彥昌的說，他过去以为水庫就是挖一个坑，用來儲蓄水的。但是他一直想不通，既然是挖一个坑，水儲在坑里，怎样又能把水弄出來灌田？他以为土堤就是把土挑了向上堆，根本想不到还要用砂子、石子做什么濾心壩脚，还要用蘆葦做什么防浪护坡。另一个扎泄水閘鋼筋工程的李紹喜，也說他过去不知道“水庫”是什么样的东西，做什么用的。他在學習混凝土工程以前，只听说过洋灰，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鋼筋。他在烏魯木齊學習工程时，許多名詞都听不懂。他有一个时候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学不下去。另一个女拖拉机手、山东姑娘周長蘭，她在1953年10月开始學習技術时也同样經過异常艰难的路程，什么都要从头学。……这些可爱的战士，他們在开头时大都一样，文化低、很多东西都沒有見过，什么都不懂。然而，僅僅是經過一年、兩年，在党的不断的鼓励、教育和帮助下，在实际工作的鍛煉中，他們都開闊了眼界，掌握了專門的技術，現在都成了國家建設工程前綫的优秀的工作者了。

我还訪問了在大泉溝水庫工地上很多人提起的那位优秀的拖拉机女組長李慶云。一个拖拉机组是6个人，分日夜兩

班工作。我去李慶云連上时，湊巧她前一晚值夜班，所以剛起來。我就在連指導員的房間里和連指導員先扯起來。連指導員介紹說，李慶云組的特点是小組長責任心強，上級有什么指示，她總能堅決貫澈執行。她這一組是團結好，分工好，因此不僅工作質量好，而且機器也保養好，很少發生事故。小組長對組員的思想情況掌握得緊，并且善于把別組的經驗教訓帶到本組來啓發大家。

我們正談着時，李慶云來了，高個兒，長得很丰滿，圓圓的臉型，她今年24歲，這是我在垦區遇見的許多山東姑娘里年齡最大的一個。她顯得很和氣，并且精神飽滿，有說有笑。說話很有條理。

李慶云本來在山東濟寧一個麻袋工廠工作。她父母雙亡，生活困難。1952年秋，上級号召婦女去新疆參加建設，她們工廠里很多人都熱情地報了名。那時有人說怪話，說新疆盡是戈壁，人少，有土匪，還說女的去了就不能出門。她想：“黨是不會欺騙我們的。”“黨号召我們去一定是因为那兒需要我們。”當時報了名的女同志就和那些說壞話的人進行鬥爭；誰說了什麼壞話，大家就追究下去，這樣，後來也沒有人再敢說怪話了。

李慶云到達石河子不久，就被調去學習拖拉機。她當時又高興又害怕。她在山東時曾看到拖拉機的圖片，就夢想有这么一天也能駕駛拖拉機。然而當她一想到自己沒有文化，怎樣學得上，心中又有很多顧慮。她在學習中當然也碰到很多困難，可是學習了三個月，由於她的虛心和刻苦鑽研，成績

很好。她不僅学会了拖拉机，后来又学会了挖土机。她个兒高，也是學習机械操作的有利条件之一。在1953年3月到1954年3月整一年，她一直在学如何裝配并如何掌握挖土机。

大泉溝水庫兴工后，李慶云被分配担任一个拖拉机组的小組長。上級發了一台拖拉机交給她。她思想上感到这是國家对她的一种信任，是一种光荣。但是一台拖拉机值3億多（旧幣），要是掌握保管不好，就会使國家受到很大損失。她深深感到，光荣就是一种責任，而且要很好地尽自己的責任才能保持住光荣。她們一組6个人，其中二男四女。她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組內一定要具体分工，这样才能人人負責。同时也只有在人人負責的情况下，才能把工作做好，把机器保管好。組員都拥护这个办法。她們6个人中，她和另外一位男同志是学过操作的，就負責來保管机器，并对机器進行檢查，另兩個保管各式工具，另兩個保管羊脚碾；后4个人并分管拖拉机兩邊，負責經常洗擦。他們还建立了这样一个制度，在上下班时大家都要把机器和工具檢查一下。具体分工以后，每个人都能發揮力量；建立了檢查制度，責任分明。在这个基礎上，就容易搞好全組的团结。她这一組里，從來沒有鬧过意見，而且她們的团结，經常是巩固的。

組里的其他三个女同志当中，有兩個是1954年剛从山东來的。这兩個新來的山东姑娘，当被分配到拖拉机班时，她們想，充其量也只能跟在拖拉机后面拔拔草罢了。可是小組長李慶云非常关心她們，总是耐心地教她們，帮助她們。只要拖拉机不操作，就把她們帶到拖拉机上面教她們如何駕駛，使得

這兩位新來的姑娘心中非常感激，在李慶云的关怀下提高了信心。这样，从 6 月一直学到 10 月里，她们也就都能初步駕駛拖拉机操作了。

她们在堤上压土时，最初沒有經驗，不知道工作的質量如何，也不知道应当压几遍，只是盲目地压，一直压到檢查科通知檢查合格为止。轉弯时，最初总是轉不好，容易把拉杆拉坏，并影响轉角时的工程質量。后来李慶云領導全組討論，認為工作中的盲目性很大，必須研究如何提高工作的質量、效率和安全。假如压的遍数太多，超过实际需要，那对于机器、用油和劳动力都是一种浪費。后来經過多次研究，确定每一个地方压过 12 次，質量就达到要求的标准。同时她们研究出了一个轉弯的路綫，既不致多兜圈子，又不会使一些地方沒有压到。

李慶云嚴格地执行了机务規程。她这一組很少發生事故。要是机件里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或者坏了什么东西，就要小組全体研究，找出原因，使大家多得經驗，提高警惕。别的組要是出了什么問題，她立刻組織自己的小組來討論，使大家獲得更多的教育。

“剛开始學習，剛开始操作时，是有些困难的，但是那些困难現在基本上都已經过去了，只要自己虛心學習，党总会帮助我們学好的。”李慶云說：“回想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可是自从參軍以后，在党的教育下，也能參加國家的建設，这是多么光荣！特別当我值夜班的时候，看到堤上灯火通明，心中有着無限的感触。虽然堤的兩旁，远

远看去，都是黑黝黝的，但是没有人有什么荒野的感觉。虽然有时夜晚天凉一些，但是也没有人有什么寒冷的感觉。大家都那样一股勁兒，說要和時間賽跑，要和冷風賽跑——赶在上冻之前把口合好。我坐在拖拉机上，听着馬达的有节奏的声音，心里总充满着美丽的想像。看到國家是这样認真地在進行社会主义建設：大規模建設國營農場，修建水庫，將來还要机械化、电气化……而我自己，正如这里所有的战士一样，在这个偉大的建設里也出了一份力。当我们將來回想起來的时候，将会感到多么的安慰和自豪！”

## 八 一个模范支部

我从大泉溝水庫工地往北，訪問泉水地農場，這一帶總名叫泉水地。但本地老百姓都把場部所在地叫做李家油坊。提起李家油坊，周圍几十里以內都知道。新疆確是地廣人稀。一個村子有十戶二十戶，那就是很好的了，即使只住上三、五戶，也稱得上一個“村子”。在天山北麓，有很多這樣的地方：“五戶地”、“十二戶”、“十四戶”、“三十戶”。這個李家油坊顧名思義，過去一定是个姓李的老鄉在這裡開個油坊。有人住已經是一件大事，有人在這兒開了油坊，自然更是大事，所以周圍數十里的人都知道了。

這一帶土質好，南部一帶屬於草原濕地類，大都是壤土和沙質壤土。北部一帶是粗沙土，水源也充足，既近瑪納斯河，又是泉水地。地下水位平均在3公尺左右。但4、5、6、7這幾個月，經常刮西北風，對農作物的生長不利，將來防護林帶造好後，可以消除這個缺點。部隊初到這兒時，也和在其他地方的情況一樣，只是一片荒地，什麼都沒有。這幾年來，依靠兩手勞動，前后開了42,000畝地。在生產上，他們的成績是好的。1953年的棉花大豐產中，有7個連種了棉花，近5,000畝，

平均每畝產棉 416.13 斤。他們在經營管理上也是好的，从 1952 年起，就有盈余。

我曾聽說這裡的部隊有一套領導方法，它主要的特点是能把生產計劃的精神和蘇聯的先進技術從上面一直貫澈到連和每一個戰士。他們在領導全團生產上，主要是貫澈了這樣三点：一、實行以黨委為首的集體領導。各種生產計劃和重要措施，先經團一級首長再三研究，把意見搞一致了再布置。布置時一杆子到底，把營級、連級的軍政干部都召來，要大家討論提意見。經過討論、修正，決定以後，就要貫澈執行，不許走樣，也不許打折扣；二、在布置工作時，根據上級的指示，蘇聯專家意見，結合本地具體情況，制訂出極其明確的工作細節，使下面完全能够切實按照規定具體執行，要求嚴格，檢查及時，總結及時，好的表揚，壞的批評；三、分工負責：政委、政治處主任、團長、參謀長都各有專職，重要的事情互相討論。營級、連級一般採取分工負責制，一個人包一個單位或一件工作，每晚大家彙報情況。把工作的關鍵問題抓住，要求軍政一致，上下一致，思想一致，行動一致。

在生產上，經驗證明，對下級布置工作，越具體越明確越好。他們在布置工作時，有這個特點：什麼時候播種什麼，多少天播完，行距多少，犁多少公分深，什麼時候澆水，幾天澆完……類似這些，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這樣，使下面傳達布置時不會走樣，使大家可以切實依照着做。我們的戰士都是好戰士，都是生產能手。只要上面領導好，布置好，下面就會生產好。

我訪問泉水地農場時特別訪問了那兒二連的黨支部。這個支部曾被新疆軍區政治部通報，評稱為“模範支部”。這個支部有很多優點，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政治工作和生產任務密切結合，黨的堅強領導成了完成生產任務的重要保證。

秋天的原野是最可愛的，我們吃完了飯就去二連。途中看到有些地方已經挖了寬闊的排水溝。前面曾經說過，排水溝的目的是使地下的水從這個溝里排出去，借以降低地下水位，減少土壤碱化的威脅。這個排水溝大約有兩公尺半深，溝面闊約3公尺左右，兩邊土壁稍斜，削得非常平整。我們立在排水溝的旁邊伸着脖子向前看去，一直通到老遠老遠，就像看一條鐵路的軌道似的，看不到頭。那時田里的棉花已經大部分收完，但還有一些戰士和女同志在收摘剩餘的部分。他們胸口挂着一個白布大口袋，一面摘一面向袋裏塞。泉水地農場從蘇聯運到了一批自動采棉機。使用這種自動采棉機要先噴氯氫化鈣，使棉株的葉子遇到這種藥水以後自行掉落，這樣，自動采棉機才能在棉田里自動采棉。1955年，在大片棉田上，我們就將看到這種蘇聯自動采棉機在棉田里往返操作，正如我們在麥田里看到康拜因在收割着麥子一樣。

我們到了二連。這裡像是一排營房，又像是一個村落。院子打扫得很干淨。戰士們都到田里去了，連部顯得非常清靜。連的政治指導員廉殿邦同志，也就是連的支書，正在迎候著我們。我們進了他的房間。這間房大約有北京房子三間那麼大，靠牆是一排炕，上面鋪了六、七个鋪。房子里挂滿了報

紙、刊物、獎狀和各種競賽的紀錄。在這些紀錄的表格的旁邊，大都寫着像“看誰在过渡期貢獻大”，“看誰在过渡期得分多”這樣一些句子。單就看牆上挂着这些东西，你也可以感觉到这儿的政治、生产和文化各方面的气氛了。

廉殿邦同志是胖胖的个兒，非常朴实謙遜。他所領導的二連支部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然而他对着客人好像話也說不出似的。在我們的部隊里，这种典型很多，生產是第一能手，可是見了生人都說不出話。廉殿邦彷彿也屬於这一種類型。但当他和你熟悉了一些的时候，在不拘形式的談話中，他可以反映出工作情況和作出很好的經驗總結。

前面說過，這個支部最突出的一點是它一切工作都圍繞着生產，保証生產任務的完成。他們連里不論是年度、季度以及階段性的生產工作計劃，总是要在軍政小組研究討論以後，再交支部討論通過。支部在討論問題時，也并不是什麼意見一开头都是一致的。1953年的棉花生產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支部討論這個問題時，有人不相信生產量可以提得那样高，有人不敢下決心；爭論很久，沒有結果。後來到團里去學習了以後，支部再回來開會。支委趙鳳賢說，他從前家里種棉，一畝也曾產過300斤。同時七連在1952年種的1,000畝棉田中，個別也有到300多斤的，所以提托夫教授所提的每畝400斤，不是沒有可能的。後來又算細賬，拿了一株棉株來算：一株可以結多少桃，每一個桃多少重，當場秤過，這樣算下來，一畝400斤是可能的。支部經過這樣討論，才在內部取得一致。支部的意見一致後，才能有力量領導群眾，起核心作用。

用。

过去常有这样的現象：要是生產沒有搞好，或者一件什么事沒有做好，大家就單純埋怨別人或对領導不滿。支部后来專門开了一次会，糾正了这种錯誤思想，使黨員明確認識，部隊的生產就是党的任务，每个黨員对生產中任何工作都應積極負責。如果生產失敗，就是党的領導和保証的失敗。支部在生產的每一階段后，党內都進行了总结，从全連的全面工作來檢查党支部的領導，从排的工作來檢查党小組的領導，从班或小組的工作來檢查黨員的領導和作用。生產成績成了这个支部檢查工作的主要标准。假如这一个阶段全連的工作完成得好，这就是支部領導得好；假如某一个排的工作不好，那就是那个排的党小組的工作沒有做好；某一个班的工作好不好，也就是那个班里黨員的工作好不好。从支委到黨員，誰分布在哪一个排、班或小組，誰就要保証把那个排、班、小組的工作搞好，这样就自然地加重了每一个黨員对生產工作的責任感和積極性。

在支部这样的領導下，每个黨員都在生產中發揮了積極的带头作用，并且成为團結群众的核心。例如 1953 年春耕前，全連决定要把渠道修一修。他們那兒的渠道本是从前老鄉挖的渠道，不直不平，很浪費水。1,200 畝地澆一次要澆 28 天。所以連里决定把这些渠平好重挖，全部有 13,000 多土方。根据連長的計劃，这些土方必須 7 天內完成，否則就要影响春耕。可是根据当时的劳动力，还差 180 个人工無法解决。党支部討論后就立刻号召黨員带头，發动競賽，結果六天半就

完成了任务。渠挖成以后要澆水，那时离播种期只有 9 天，假如不能在 7 天以内把棉田澆完，就要推迟棉花的播种时期，影响丰产。支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党员崔万生。那时刚化雪，水很冷，有些战士不愿下水。另外又有些人主张白天大澆，夜晚小澆，这样晚上可以睡眠，不致于跑水。但崔万生坚持日夜一样澆的原则，并向大家解释，要是澆水不能如期澆完，就要影响春耕，影响丰产。他自己三天三夜不睡，坚持工作，结果大家也就都在崔万生的带动下，下水澆水，终于 7 天内完成了任务。在试用苏式单行播种机播种棉花时，四部中有三部经常发生故障，不是籽种下不来，就是镇压器不转动，一天只能播一畝。大家看到这种播种机老是有毛病，便情绪低落，对按时完成播种失去信心。党员汪三民全心研究，最后才发现这是由于新机器没有擦油的缘故，他牺牲了一整夜的睡眠，终于把这三部播种机加了油，修理好，使它们都發揮了正常的效力。无论在哪项工作里，尽可能在各个小组里都配备了党员，由党员和功臣带头，展开竞赛。

这个连里有些人的劳动态度不端正。连里绝大多数的战士思想觉悟比较高，所以对于少数比较落后的人，看不惯。遇到一些小事，就批评和打击他们，孤立他们，冷淡他们，结果这些人就越越来越落后了。支部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要影响生产。支部认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这些人思想虽然比较落后，但还是应该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的态度，而不是采取打击孤立的态度。因此，首先就说服大家改变对这些人的看法，主要是把政策端出来，把道理说清楚，说这些

人还是有用的，單純片面地打击他們，冷淡和孤立他們，並不能解決他們的思想問題，反而會使他們更落后。这样，大家对这些人的态度就有了改变。在一些小事情和小問題上，就主动找他們個別談，個別批評教育，不再公开批評或打击。要是他們有了成績，就及时公开表揚，以增加他們的信心。在生活上，也適當地照顧他們一些。在这样的帮助和教育之下，这些落后的人也就开始有了覺悟，認識自己的錯誤，有的甚至于轉变成了先進的工作者。

1953年这个連有一个姓夏的战士，原來表現不好，就因为大家經常这样教育他，帮助他，鼓励他，并在生活上照顧他，使他逐漸轉变，后来还立了功。那时田里施肥很緊張，有 480 畝地种了高粱和玉米。当时沒有追肥机，只能用手点追，3个人一天才追 2 畝地，这样要追半个多月才追得完，可是高粱等不及。当时連里也沒有别的办法，只好只追玉米不追高粱。但是經党小組研究，即使單把玉米的 200 畝追好，人工也还不够，要是不想办法，大田丰產就要受到影响。那时支委余啓龍就和那个姓夏的战士一起研究。后来那位姓夏的战士就想出这样一个办法，利用中耕器改裝追肥机，在中耕器上面加一个木箱，木箱里面裝肥料，木箱底下裝兩個圓筒，肥料从圓筒里掉下去，同时在中耕器下面再裝上一个搖轆，这样肥料就可以糲進泥土里。中耕器可以用馬拉，一个人牽馬，一个人扶着中耕器，一个人追肥，这样三个人一天追了 40 多畝，終于完成任务。那个姓夏的战士因此立了三等功。支部就抓着这件事，对大家進行教育，說人人都可以对國家有貢獻，就看我們如何

教育他，如何領導他。那位姓夏的战士在立功会上說，沒有党的帮助，他是不会立功的。

1954年也發生了同样的事情。黨員何占元和一个比較落后的战士，白天在一起工作，晚上就帮他洗衣服，早上給他端洗脸水，工作中帮他拿东西，看到他有一点成績，就在会上提出表揚他，这样使这个战士很感动。有一天，他問何占元：“我能不能立功？”他这样問，就說明他已有上進的想法。后来他在工作中有着很好甚至很突出的表現。在春耕挑糞中，來回一趟得走100公尺，他一天一个人挑了17,000多斤糞，在春耕后記了二等成績，后来在中耕階段又記了三等成績。三月間，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到部隊來慰問，和每一个人握着手的时候，这位开始轉变的战士掉下了眼泪，說只有跟党走，才真正有前途。廉殿邦說：“对思想落后的同志，必須首先了解他的病根子在哪兒，才能找到教育的門路。”正是这样，二連支部既掌握了正确的政策，又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因而就能很好地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使党在群众中樹立很高的威信，并領導群众完成各項生產任务。

當我們結束談話，告別回团时，天色已經不早了。我一路走回來，听到远远地响着馬达的声音，最初以为是附近的什么加工厂，后来才看到拖拉机已經在地里進行秋耕了。剛剛才几小时以前我們走过的一段土路，現在都已被拖拉机翻过了，我說：

“这不是我們剛走过的路嗎？”

“是啊，我們現在正在重新整理我們的田塊，要把許多田

埂和土路打爛，把田塊搞得更大一些、更適应于机耕一些。”团長这样回答我。

我們就在这剛翻过的地上休息，看着那剛剛从这儿犁过去而現在彷彿已在一公里以外的拖拉机，看着整个的遼闊幽靜的原野，看着那西天的美丽的晚霞，想着剛才和我談話的那位胖胖的政治指導員，他是那样朴实，那样尋常，又是那样牢固地和群众團結在一起。这就是党力量的源泉，党成功的秘密！

## 九 炮台一帶

我从泉水地回來，就去炮台一帶。泉水地和烏拉烏蘇都離石河子較近，瑪納斯河旁边的炮台、小拐，奎屯河旁边的車排子以及四棵樹河旁边的馬三庄子一帶，離石河子就比較遠了。从石河子沿公路往西到三道河子，大約36公里左右。到了三道河子略略偏東往北，大約45公里，到沙灣縣城。从沙灣縣城，向西北，25公里到炮台，从炮台再向西北，大約80公里到小拐。這一帶離瑪納斯河都不遠。到了小拐，再折向西南，大約75公里，到达車排子。車排子正在烏蘇到塔城的公路上，它在烏蘇以北約70公里。

我們上午10時從石河子出發，車行一小時，到三道河子。那時時間還早，本來不需吃飯，但是聽說離開公路向北走時，路很難走，到沙灣縣不一定有東西吃，所以決定就在路边的一個維族飯館吃頓午飯。飯吃好後，我們就離開公路，向沙灣進發。前人記載：天山北麓，途多深林。當我們離開三道河子，就轉入了極其深密廣闊的樹林。這個林子的面積該不會小。我們是從南北行。望東望西，只看到一片無邊的林子，估計不出這片林子的東西有多長。但是從南到北，吉普車足足走了

40分鐘才走出樹林，而且走出了这个林子以后，我們始終仍然沿着林子邊沿在走。这片林子里所長的大都是一些野生的胡桐和榆樹。因为是野生的，人的斬伐和虫类的侵蝕使樹干呈顯着各种天殘曲空的形狀。很多榆樹只有一人多高，下部還比較粗，上面因为稍為長了一些樹枝就被伐作柴燒，所以後來就細枝齊發，變成一叢灌木的样子。胡桐的樹干彎曲臃腫，中心空腐，大部不成正材。我經過这地帶是陽曆10月下旬，那时已是深秋，有些樹葉已經泛黃，叶子在太陽下閃着金黃的顏色，但有些樹葉还碧翠油綠，依然具有初秋的情調。車子在人們踏成了的路線上左右繞行。一路綠黃相映，枝枝密密，遠方則是一抹淡紫的樹影。这就是我們祖國邊境的秋色！啊，多么美的秋天，多么美的樹林，又是多么美的祖國！

出了这片樹林以后，車子就行駛在一片荒灘上。从三道河子到沙灣縣城這45公里路上，沒有一个村子，甚至我們沒有遇見一个行人。这一路都是干土，除了長着矮矮的当地称为琵琶蓮的小灌木以外，其余什么都沒有。这种荒灘在当地習慣上就被称为戈壁灘，但是和真正的戈壁是不同的；这种地方，只要有水，就都可以开垦，就都可以变成良田。我們後來在炮台所看到的許多的田畝，以及他們正在計劃着要新开垦10萬畝下野地的荒地，实际也就是这样的荒灘。

这条路確實不好走。实际上，这儿不是一条路，只是人們在荒灘上走出的一条土道，來往的馬匹已經把这条道路踏得够狼狽了，現在又加上載重汽車，这条土道更搞得东一条槽，西一条槽。槽深一尺多，浮土很重。我虽然是穿的長統皮鞋，

但是一只脚踏下去，也几乎全被浮土盖沒了。要是有一輛汽車在前面走着时，塵土便会像一卷巨烟似的，冲上半天。車子在上面行駛，几乎没有半分鐘是平靜的。揚塵扑面，泥土滿身。从前我讀小說，說主人給远客“洗塵”，不能領会这“洗塵”的意思。在江南出門，即使到鄉下跑一趟，也沒有什么風塵，更不用說要什么“洗”了。現在我不僅了解什么叫“洗塵”，而且承認这个“塵”确实要洗。這一帶很特殊，周圍數十方里，甚至更远些，沒有石头。烏塔公路上从烏蘇到車排子那 70 多公里的一段和我們現在这一段路，情況不相上下，周圍也沒有石头。要用石子，要到几十公里甚至 100 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去运，这就更增加了修路的困难。我們过沙灣縣城时沒有停，从三道河子到炮台这70公里，我們走了三个半鐘头。

从農作經營上說，炮台這一帶是好地方，地力很富。这一部分垦区在准噶爾盆地西緣的中部，南距天山北麓約 100 公里，而北距阿尔泰山南麓也僅120公里。它位于瑪納斯河的南岸和西岸，准噶爾盆地中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跨过了瑪納斯河，在河西也發展了一些沙丘。我后來从炮台去小拐时，有一段路要經過这些沙丘。在車排子和炮台之間，也有着一个很大面積的沙漠，这就把炮台、小拐、車排子隔成为三个地区。这一部分垦区的全部面積約为 11,000 平方公里，但是其中三分之二都是沙丘地帶，其余三分之一大部靠近河流，地勢平坦，水草丰茂，適于机耕，目前已开垦了將近 20 万畝。

這一帶的自然条件是好的。全区都屬冲積層，土層很深，地下水位低，土壤略帶沙性，对于稻、麥、棉以及玉米、高粱、大

豆等的生長，都很適宜。这几年來，在這一個地帶上，涌現出了很多高額產量，有的還創造了全國單位面積產量的最高紀錄。土壤的缺點是一般含有輕重不同的碱性。全年雨量不多，僅春秋兩季稍稍降雨，年雨量約為 160-170 公厘。冬季降雪一般為 20-40 公分深，無霜期 148 天，冬季氣溫一般在零下 20 度，但是沒有風，所以也不太冷。夏季秋季午后經常刮些西北風，但對作物影響不大。

水，這一帶有時太少，有時又太多。在 5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有一段枯水期，主要是因為那時上游的消冰水已經用完，而天山的雪水還沒有流到。這地帶位居瑪納斯河和奎屯河中下游之間，這裡需要水的時候，同時也是上游地帶需要水的時候；因此水量不夠，甚至缺水。但是在上、下游都不用水的時候，這兒地勢較低，水又下流，所以一部分地區又有澇的現象。這幾年來在水利方面進行了 300 多萬土方的工程，既要開渠修渠，又要筑壩築堤。大泉溝水庫和西岸大渠修築後；基本上解決了這一帶枯水期的困難。人們正用勞動來改變自然環境的缺點，用勞動來創造生產財富的條件。這一地區開墾面積逐年在擴大。自中蘇會談公報宣布蘭州——烏魯木齊——阿克斗卡鐵道提前修築以後，這地帶又將在 1955 年新開 10 萬畝荒地。

我問：“這個地方為什麼叫‘炮台’？”沒有人能够確切答復這個問題。事實上現在這兒既沒有“炮”，也沒有“台”。只是傳說過去住這兒的老鄉用土牆堆成了一個了望台，以防盜匪的襲擊。可能老鄉叫它“炮台”，就這樣叫開了。新疆有

很多地名都是這樣來的。例如我們后面還要談到的“車排子”，为什么有那个名字的，我們打听了好几个住在当地多年的老鄉，大都这样回答：“从前有个赶大車的，不小心把車排子丢在那个地方，所以来大家就叫那个地方‘車排子’”。炮台这个地方是比较荒凉的。1950年部隊剛來到时，这儿附近的的老鄉还不到10戶。主要是因为沒有水。沒有水，就连帶沒有人烟。其实这个地方离河不算远。在以前，大概有些老鄉在这兒种过田，因为这一帶也还有些旧存的失修的渠道。后来因为变乱，这些种田的人搬走了。

水这个問題，不說开新渠，就說修一修，也要人多大家齐心出力，才干得成。單有三戶兩戶不解决問題。所以常常由于什么变乱，渠道一失修，水跑了，以后也就难得再回來了。水不回來，人也跟着沒有法子回來，于是熟地也就慢慢变成荒地。自从1950年部隊來了以后，有了水，老鄉也就漸漸有回來或迁來的，附近一帶，現在已增加到50戶光景。

就整个瑪納斯河流域垦区來說，部隊最初進入时，在这一帶所遇的环境是艰苦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一帶交通条件很差，外面不容易接济的緣故。从三道河子到炮台这70公里路，我們是領教过了；从炮台到小拐那70多公里路，也不相上下。天晴时已經如此，再遇上冰消雪化的时期，那就更够受的了。地上都泛漿，車子簡直不能走。前面提到部隊中缺粮的事情，也就是發生在小拐这一帶。后来組織上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全力支援，甚至用人力背糧接济。这儿周围数十方里沒有石头；同样，这儿要木料，也要到南山去采运，路就更远了。

部隊初來時，雖然遇到一些困難，但是部隊的情緒基本上是穩定的。先要安排住，大家挖“地窩子”。那時雪還沒有化，土是凍的，好在周圍附近，有的是雜樹蘆葦，把那些柴火一燒，雪化了，就挖土。搭地窩子一般不需要大木料，瑪納斯河沿岸雜樹很多，這樣也就很順利的把一個一個地窩子蓋了起來。一邊安排住的問題，一邊要抓緊修渠修堤，及時春耕。搞水並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那時天冷水更冷，很多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硬是咬緊牙齒硬着头皮打開冰窟窿，跳下水去，帶動了群眾。有些水沒有通到的地方就利用雪水播了種；這簡直是強行播種，就像作戰時在敵前強行登陸一樣。

那時的情況，一面可說是亂忙忙，一面也可說是興沖沖；各種事情都是緊張得不得了。時間不等人，要趕春播，首先要趕通水，趕犁地，這是不用說得的。但是另外，大伙兒什麼都是沒有底，許多事情都得從頭學起。那時部隊在石河子經常不斷的舉辦各種短期訓練班，這種訓練班可以短到十天八天，甚至只有三天五天，目的是現學現用。師部派到兵团里去學的人學了回來以後，師部就立刻自己辦訓練班，叫團部派人來學。團部學了以後，又回去開班，叫營部、連部派人來學。一級一級教，一級一級學。不僅農業生產上的一些技術要訓練，甚至馬怎樣喂，饅饃怎樣做，都是這樣開短期訓練班從頭教起來的。要是哪一個單位或者哪一個戰士做得好，有些什麼新創造，就立刻把他調出來教大家，使好的經驗方法立刻交流出去。

我們的部隊當初也確實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用着

簡單的生產工具，坎土鏟和旧式犁，在少数本地老鄉的指導幫助之下，开始進行这种艰巨的垦荒工作。只因为有党在教育他們，組織他們，鼓舞和鍛煉他們，他們才終于創造出現在的巨大成績，而这种成績还要繼續擴大。就說在炮台這塊地方，从前是一片很荒涼的荒地，然而現在，正如我們在其他地方所見的一样，建築了礼堂、学校、圖書館、食堂，植了樹林，培植了果木園，有了电灯，还建築了几个加工工厂。我們參觀了軋花、榨油和碾米三个厂。在軋花厂外面，正堆着一包一包白白的棉花，上面標着“运往上海”的字样。从这儿到上海要翻多少大山大河，要走多少里路，当上海紡織厂的工人拆着这些棉花包时，他們会掀起怎样一种感情？然而一点不假，这些棉



瑪納斯河垦区炮台一帶新植的果木園

花确实是从这儿运去，而且确实是在这儿的泥土上长出来的。

有些变化是大家能够一眼看到的，也有些变化是无形的。附近的老乡经常到部队里参观。在炮台，部队建立了一个试验场，有些农民或劳动模范来参观时，试验场便把各种生产过程现场做给他们看。有些农民一定要进去试试一些机器，他们试过机器，都說回去一定要组织起来，因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力量购置机器。在小拐，我們經常有一个战士指導哈薩克人進行農業生產。車排子因为在公路上，去那兒參觀的老鄉更多。有一个老婆婆在參觀时，無論如何要到拖拉机上去坐一坐。她看到拖拉机是一个女战士駕駛的，更兴奋得不得了。烏蘇縣人民政府要当地的农民跟部队学习，因之，部队做什么，老乡也就跟着做什么。很多老乡感触很深，他們說，我們当初是亲眼看着这些解放军來的，一个人背一个小包，肩上一个坎土镘，其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懂，技术还是跟我們学的。可是沒有几年，僅僅三兩年，他們的生產就这样發展，庄稼种得这样好，技术这样進步，还使上拖拉机。从前是他們向我們学，現在是倒过头來輪到我們向他們学，甚至連学也学不上。我們要是再不組織起來，緊跟着部队學習，还是一味單干，就要永远落后，將來要跟也跟不上了。

在几年以前，由于运输力量薄弱，很多东西运不進去。那时要运各种生产資料、种籽、藥品以及生活日用品，可是力量有限，战士們在生活上有时發生一些困难。現在，經過了几年，运输力量增加了很多，可是运输問題仍然沒有很好解决。大批的粮食，大批的棉花，缺乏足够的运输工具及时运出來。

1954年夏天，有人告訴我，在炮台，還有40多萬斤麥子運不出來。當我經過小拐時，聽說在小拐以北的大拐，那兒1952年應當外運的麥子還有很多沒有力量運出來。耕地面積一年比一年擴大，單位面積產量一年比一年提高，因而運輸不足的情況也一年比一年更嚴重了。可是同樣是一個“運輸問題”，過去是東西運不進去，而現在却是東西運不出來。

前面提到的從三道河子到炮台的一段路雖然很壞，但很多東西就是在这條路上運進去的。在我們的農場里，拖拉機、播種機、收割機、各種新式犁以及其他農具，已一天一天多起來。我們不僅有更多的機器，同時我們也成長了更多的熟練的拖拉機手和其他各式的農具機手。我們的拖拉機群在那樣遼闊荒漠的大片土地上開墾着。沒有人注意到這些土地是什麼時候變了樣的，而當人們發現時，生荒已經變成了熟地，干灘變成了濕潤的泥土，過去從來沒有人過問的原野却已變成了國家的糧倉。我們可以預見到，從三道河子到沙灣又到炮台一帶的墾區，在最近的將來一定會連成一片。那時一列一列火車將載着大批的糧食和棉花從這一墾區運出去，同時更多更新的機器和工業品也將從外面運進來。

## 一〇 战士生活

我在炮台訪問了一個連。到連部時，也正像我在泉水地農場訪問時的情況一樣，戰士都在田里，所以連部顯得很清靜。我們是上午去的，事前沒有通知。連部的房子是東、西、南各一大排。南面的一排後面又連上東、西、南各一排，變成了一個四合院的樣子。所以整個連部實際上形成為內外兩個大院子。可以想得到，這兒的院子當然要比北京住家的院子大得多，這簡直不能說是“院子”，事實上已經是“場子”了。前面的三大排住的是戰士，從中間一排的一個門走進里院，住的是女戰士和一些家屬。前面的場子上放着一些小型農具，豎着一面國旗，地方都收拾得干干淨淨。其他的几排都是一間一間隔開的小房間，獨有東面一排是一個大統間。有時連里要開一個會也在那間大統間里開。

這一大間約住了四五十個戰士。按說人多，房間里空氣不會好，并且不容易整齊。但是我走進這房間時，并沒有感到有空氣窒塞的氣味。我以為這間大宿舍一定是睡大炕，不料都是單睡，一人一鋪。鋪是用土磚搭起來的，都鋪得非常整齊。在四五十張鋪上，我沒有發現有一張鋪是亂的。戰士的

折疊被子是出了名的。被子折得四四方方，好像匣子一样。战士一般都有兩条被，被面都是花布的，有的是綢面、綵面的，也有的是綉花面的，絕大多数都是紅顏色。枕头上大都鋪着干干淨淨的花色毛巾。床上鋪着干干淨淨的床單，有的床單下面还鋪着一条綫毯或毛毯。

战士的物質生活，这几年來跟着生產的發展，确实提高很多。陪我一起去連部的劉師長說，战士們的花枕头花被你都見到了。衣服呢，說棉衣吧，每個人都有兩套，一套是破旧一些的，一套是比較新的。劳动的时候穿旧的，但在一些節日，大家就要穿得較好一些。鞋呢，有布鞋，有球鞋，还有皮鞋。一个人都有好几双鞋。現在战士有一双皮鞋，再沒有人会把它当作一件稀罕事了。但是我在泉水地農場訪問時，他們告訴我，僅僅在四年以前，在1950年下半年，部隊傳說要給士兵發皮鞋時，很多人還半信半疑。後來皮鞋可真的發下來了，大家都激动得不知說什么好。現在不僅有皮鞋，而且在冬天，每个人还都發一件皮大衣。至于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各人大都齐备，臉布是臉布，脚布是脚布，分得清清楚楚。战士每天睡前都洗腳，生活都有了一定的規律。冬天都生火，屋子里是暖暖的。

战士們吃的更不坏。1950年初來时是苦一些，那时無論主食副食都困难。菜都沒有吃，更不要說吃肉了。当时整个部隊的情况都差不多，可能炮台、小拐一帶更苦一些。就說吃肉，要到石河子或瑪納斯縣城去買，天热时，買回來已經臭了。1951年情況稍好一些。1952年，平均每人每个月可以吃

上一斤甚或兩斤肉。从 1953 年起，生活驟然提高，每个人每个月可以吃到三、四斤肉。菜蔬都是自己种的，不用買。油，部隊自己都榨得有，从前用油不要化錢買，現在管理較上軌道，內部買油打八折。瓜熟时，大家吃瓜也不化錢。每个單位都有伙食委員會，一个星期开一次会，制訂食譜，面条、油条、饅饃和吃的菜都要有变化。至于主食，那更不消說了，都是白面、大米，再沒有吃雜糧的了。新疆部隊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几乎每一个战士都有五、六百万元（旧幣，下同）的儲蓄。这里面主要的一筆來源是中央在 1953 年發給每一个战士的 400 万元的生產分紅。中央照顧到新疆的部隊在解放后头几年生活艰苦，又都劳动生產，為國家創造了很大財富，并帮助國家渡过了很多困难，为了獎励大家，所以凡是 1949 年進新疆的或原在新疆起义的，經過 1950、1951、1952 这三年，一律每人發 400 万元生產分紅。1953 年以后，则統按生產成績獎励，此外，現在战士每月还有十几万元的津貼，通常一个人每月都可以儲蓄五、六万元。在初几年，伙食上經常还有節余款項。入股合作社的还有合作社分紅。領導上为了鼓励大家儲蓄，当分紅發下时，部隊中一般都進行了分紅教育。大家算了算細帳，說明这几年來生產的收益实际上并沒有抵上國家对每个人的供給，所以中央發給每个人的生產分紅乃是党和毛主席对于新疆部隊的極度的关怀。儲蓄五、六百万只是一般的数字，多的也有到八、九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战士的儲蓄大都存交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彙总存銀行。有正当的用途，可以随时提用。战士对于这种儲蓄都有極其明确的認識，他們認

為把這些錢存在合作社或銀行里，國家可利用這些資金去修水利、買機器、從事各種建設，既可以使戰士們得到利息，又能增強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力量，這確是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能把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好辦法；同時，這些儲蓄，對每一個戰士來說，也可以使他在建立家務時具有一些必要的經濟基礎，從而可以更加鞏固他安心在新疆成家扎根的思想。

接着我們去訪問那個連里的炊事班。這個炊事班也是一個出色的炊事班。從戰士們告訴我的關於這個班的幾件零星的事情，也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政治覺悟和勞動熱情了。這個班一面既要把飯做好，使田里的人們都能吃到熱飯熱饅饃，一面又總想盡各種方法替國家多生產一些財富。按說他們既然做飯就不用得再耕作，可是在工余時，他們自動地種了一畝多玉米，收了 1,100 多斤。還自動地種了兩畝菜，多歸伙食上用。在 1953 年，有一個炊事員劉建邦，一面給田地的戰士送飯，一面在路上拾割麥時零零碎碎掉在道旁的麥子，他一個人前前后后拾了 224 斤。另外一個炊事員，在燒芝麻杆子的時候，一面燒，一面檢查有沒有漏掉的芝麻，結果檢出了三斤半。人們形容東西小，通常總愛說這東西像芝麻一樣大，可見檢到三斤半芝麻，委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在他們班里看到了一套好几格的蒸饅饃用的蒸籠，淡黃的顏色，我最初以為是竹子做的。不用說，南方人都知道，蒸籠總是用竹子做的，因為只有竹子有這樣的彈性，可以曲成一個圓圈。可是一問，說是木頭做的。市上買一套要 200 萬，這一套也是他們炊事班和部隊

里的木工大伙兒帮着做成的。这个炊事班地方虽不大，可收拾得很干淨。通常廚房里总是有股怪味兒，这个廚房里可沒有什么味兒。我們去看时，兩個炊事員正在用勁揉着面；可不是拉面，而是切面。他們每天有每天的食譜，这一天，上午是米飯，中午是面条，下午是花卷。吃面的菜是肉絲燒白菜，另外醋和辣子这些調味無限制供給。他們講究衛生，很多食具用后都要用开水消毒，炊事員戴口罩。我們去訪問他們，都非常兴奋，說中央來的同志也沒有忘了他們。很多战士吃着炊事員送去的热飯热菜时，說要是再不好好生產，首先就对不住炊事員。這話兒炊事員听了心里直乐。既得到安慰，又受到鼓舞。那一点不假，他們确实認為这样也是为國家做了工作。炊事班 6 个人正巧住了一間小寢室，一样的干淨整齐，也一样有人盖綉花被子。牆上挂着很多錦旗和獎狀，这些都是他們劳动的光荣紀錄。

当天晚上，我要求和战士們在一起吃晚飯，并且說明，要在大伙兒里面一起吃，本來吃啥就吃啥，一不能特別好，二不能外加菜。吃了晚飯大伙兒來扯一扯，要像親兄弟一样扯，要沒有一定的題目扯，扯到那兒是那兒，愛扯多少就扯多少，不要拘束。師長和連的政治指導員都同意。所以我們在当天下午 5 时前后，又去那个連部。战士还在田里沒收工，我們就在連政治指導員的房間里先扯起來。

这个連政治指導員的房間也可以介紹一下，因为这也反映了部隊基層干部的一部分生活情况和生活水平。这是一間小房間，开間也就像北京房屋一間那样大，進門是一幅白布門

帘兒。朝東朝北兩面都有窗，是木格窗，糊着白白的紙，挺光亮。窗上都用花布做了一個半截的窗幔。朝北的窗口前面放着一張有着三個抽屜的大寫字桌，上面鋪着紅色的漆布，漆布上面放着一塊玻璃板。桌上除了其他文具外，還有一個小鬧鐘和一台可以翻的台曆。在朝東的窗口前面放着一張方桌子，方桌子上放着熱水壺、茶壺、茶杯、茶盤、鏡子等用具。南面靠牆是一個雙人鋪，鋪着一床白底花條的大床單，床頭疊着兩床被。床頭牆壁上貼着一些政治宣傳畫。靠西沿牆放着兩口箱子。在床前面，挂了一個大的藍布幔。這個房子里干干淨淨，整整齐齐，有条有理。

戰士們的生活一般說來是活躍的。每天下午五点半收工以後，大約有半小时到三刻鐘的時間是自由活動。他們大部都利用這個時間搞一些文娛活動。早時盛行的是扭秧歌，現在是集體舞，有時也自己搞一些快板等。他們回來以後，先拍拍塵土洗洗臉，接着男女戰士就都像水一樣的流到場子上來了，他們現在最喜歡的就是集體舞，因為它既輕松活潑，又表現團結合作，非常適合戰士的胃口。你瞧，這些男女戰士一面唱歌，一面拍手，一面舞蹈，他們顯得多么愉快！

部隊最近都增加了一些女同志，這也多少使部隊生活增加了一些活躍的氣氛。現在在國防系統里，除了極少數一部分工作仍由女同志擔任外，一般說，國防軍里的女同志是越來越少了。但在生產部隊里，女同志却一年一年在增加。這兩年來，黨和政府正有步驟地号召內地一些婦女到邊疆來參加建設。1952年來了一大批，1954年又來了一大批，分到

各师、各团、各营、各连里去，所以现在部队里，每个基层单位大都有一定数目的女战士。

在学习生活方面，每一星期都有一定时间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他们学习的时间大都是晚上。我会见了一个八一农学院派来炮台实习的学生，他说：战士学习的情绪都非常高，有的不午睡（夏天），抽出时间来看书，有的在田里劳动时，一休息就把书摊开来，有的是边走路边看书。晚上学习时，大家更认真，一致感到不学习不行。过去受压迫，没有文化，今天好不容易翻身了，还不抓紧学习？我们的国家要建立国营农场，许多耕作都要机械化，再不好好学习，就会跟不上。现在主要是学军委编的文化课本。每一个连，都有一个到两个文化教员，辅导战士学习，同时推动连里的文娱活动。所以，现在无论那一个连里，文化教员的威信都是很高的，受着群众很大的欢迎。这个部队在1952年普遍推行了速成识字法。战士们对于速成识字最感兴趣，也最满意。有些战士过去不识字，每次接到了爱人的来信，肚里直别扭。自己既认不得，又不愿意随便让人读。有时要托一个人写封家信，要说的许多话可总说不尽意。可是自从学了速成识字法以后，这个“大问题”完全解决了，现在80%以上的战士都能写信了。文化的提高，对于新知识接受的面自然也更广阔。从前首长作报告，战士们记不下去，而听过以后又容易忘掉。现在，很多战士都能把首长的报告记下来，而且能够自个儿看书写报纸了。我前面参观过的那间大宿舍里，就设立了一个“无人图书馆”，里面有些通俗读物，战士们可以随便借阅。

六点半，吃晚饭。因为天气还暖和，所以都在场子上吃。新疆的气候确实不像传说的那样冷。按地方说，我们现在已在准噶尔盆地的西缘，天山、阿尔泰山之间，按时序说，这时正是阳历10月下旬，已是暮秋天气了。然而，这几天在早晨6时左右，户外不过是零下一两度，室内零上8度。中午时，室内可以上升到12度左右；在黄昏薄暮时分，虽然在院子里，也还不需披大衣。我们本来是说清楚要和大伙儿一起在场子上吃的，可是当师长同志陪在旁边，战士好像总觉得有些不习惯，两次来问我不要在屋子里搭上一个桌子吃？师长尊重我的意见，问我怎样？我当然说要在场子上吃，和大伙儿一起吃。但是，当我们走进场子里时，总还是走了一点样：第一，虽然一起在场子里吃了，可是战士都集拢在西南方的一只角上，我们被安排在场子的东北角上；第二，战士们都是蹲着吃的，我们特别优待，摆了几张小凳和麻札；第三，战士们是没有灯的，他们也习惯了，我们却放了一架马灯；第四，说好不添菜，到底还是给我们添了一个炒鸡蛋。好客也确是中国民族的美德，对于这样一位不远千里而来的远客，在做主人的一面来说，总要多多少少表示一点客气。坐位既然安排好，那也没有办法。这顿晚餐是吃的花卷、猪肉丝炒白菜，另外还有大铅桶盛的羊肉白菜汤，很香。

在吃晚饭的时候，大伙儿一面吃饭，一面静静地听当天各人劳动成绩的报告。这是每天例行的事情。过去部队一向都是采用立功的方式来刺激生产，但在早先几年，立功运动的形式和方法缺乏组织和系统，像“夺红旗”、“光荣花”、“创造能

手”、“送喜报”等慢慢地都变成了老一套。因此，从1953年起，新疆的部队从东北地区学习了一些经验，基本上转入用按劳计分的方法来发挥爱国主义竞赛的作用。这个师曾经推行过一种比较科学合理的记功记分的办法，最初并以我現在所訪問的这个連及另外一个連为試行的重点，得到了一定的效果。这个办法的主要精神是使人人都可以立功。过去像“夺红旗”那样一种竞赛形式，只有身强力壮的人才有立功的机会，其他身体不是頂好的人就沒有立功的希望。現在这个記功記分的办法，是按每个人体力分成强、中、弱三等，根据不同的体力而分配不同的工作，提出不同的定額。划分等級和定質定量，都由排單位民主評定，由連領導審查决定。这样一来，無論体强体弱，男同志女同志，都可以“驃負千斤，蟻負一厘”，各尽其力，爭取立功。記分主要是根据每天劳动成績的質与量。在每天收工前后由檢查小組到田間檢查、結算，并在当天公布。这样，就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当天劳动的成績，而在組織上來說，年終進行評功选模时，也不再單依靠抽象的印象，而有了确切的紀錄。这个新办法实行后，大家認為很公平。年老体弱的人由于分配到的工作比較適當，也就容易發揮工作的積極性。通过这个办法，不僅鍛煉和考驗了功臣、模范和積極分子，而且也提高了中間分子，并教育了落后分子。

吃了晚飯以后，連里临时排了几个節目，请我看看他們的文娱活动。說來可太好了。現在部隊里一些基層單位的文娱活动，大都有着这样一些特点：就是都是战士自編、自導、自演的，而且大都和本單位的立功运动相結合，因而使文娱活动的

內容生動丰富，并帶着高度的政治性和現實性。這天晚上他們一共表演了八個節目。第一個是由6位女戰士向毛主席獻花的獻花舞。第二個是獨唱，唱的是戰士新編的“冬麥地”，這是他們連里的勞動故事，故事里把這個人這樣，那個人那樣的情況，說得戰士們直樂直笑。第三個節目是八一農學院派到炮台來實習的同學的合唱，唱的是“我愛祖國邊疆”和“美麗的生活”兩支歌。第四個、第五個節目是女戰士獨唱“台灣人民盼解放”和“北京到草原”。第六個節目是拉洋片，內容是連里的愛國衛生運動的故事。第七個節目是一個戰士自編的快板“收割水稻小唱”。最後一個壓台節目是小型歌劇“炊事班”。炊事班成為了歌劇的內容，而且成為壓台的節目，這就可以看出戰士們對於他們的炊事班是如何敬重和感謝。伴奏的樂器中除了胡琴、鼓、笛以外，還有一把小提琴。這些節目說明了我們的勞動人民如何能够用他們自己所特有的智慧、語彙和風格，優美地、細膩地、並深刻地表达著他們的思想與感情。他們在表演時是那樣認真、那樣賣力；就是從文娛活動里，我也感染到他們的自豪感。是的，他們在這裡為國家做著改變歷史和創造歷史的偉大事業，為什麼不能自豪呢！

現在一般戰士的思想都很明確，就是走社會主義國營農場的道路。記得我有一次在石河子新城的澡堂里洗澡，遇到一個原在起義部隊里的戰士，我們聊了起來，談到起義戰士的思想問題時，他說：“噢！那是早已解決了的。”他說話時帶著一種很自信的神情，“頭二年，大家有着一些不健康的想法。可是在黨經常不斷的教育下，在各次巨大的運動中，尤其是三反

运动，大家看到共产党是这样认真严肃、这样大公无私、这样真心真意的要把我们国家搞好，那大家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个战士说：“而且战士都很实际，大家看到生产硬是一年比一年发展，生活也确是一年比一年提高，当然就一天比一天更相信党。愿意全心全意跟着共产党走了！”

通过1953年棉花大丰收的实际教育，战士的思想又大大前进一步，相信苏联，相信先进的科学技术，追求走国营农场的道路。特别是学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每个人的思想更明确，都把自己的具体行动和国家的总路线结合起来了：按月储蓄是为了积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认真学习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跟得上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积极劳动是为了使国家能够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总的说来，现在战士的思想很单纯，很坚定。大家看到垦地的面积是一年大一年，机耕的比重是一年高一年。走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的方向是很明确的，而对于美丽远景的信心，也是很坚定的。所以人人精神愉快，工作积极，争取立功，为国家多创造财富。

现在在战士的思想生活里，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就是建立家庭的问题。部队中没有人讨论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会影响到战士们的生产或生活的情绪，然而，总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党的眼睛永远是望前看的，党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党是永远关切着战士的生活幸福的。所以党在这个问题上也已做了一些工作。这两年来，凡是战士家里本来有妻子的，组织上就欢迎他们把自己的妻子接来。凡是有未婚妻的，就欢迎他把未婚妻接来，或者允许他请假回籍

結了婚再和新娘一起回來。很多部隊反映，每年都新蓋不少房屋。可是人口年年加，總還是不夠住。這兩年部隊里也來了不少女同志，這點我們前面已經說到過，一方面是來參加新疆的建設，一方面也可以使邊疆建立不少的新家庭。

## ——一个跑在前面的人物

有一天下午，我和劉師長等一起去看劉學佛。劉學佛住的地方離炮台有十多公里，我們一路上看到很多地方都插着這樣的標牌：“从此到劉學佛地”；有的是一個箭頭，下面寫着：“到劉學佛丰產地”。車子繞了很多圈子，終於在几棵大樹下面停了下來，劉學佛棉花丰產田到了。

我們下了車，站在坡上，劉師長用手指點着就在我們前面的那片地說：“這就是劉學佛丰產地。”那時還有一些戰士在田里拾着剩余的棉花。我站在坡上看着這片田，心中感到十分驕傲。當然並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可以驕傲的，可以驕傲的是劉學佛，是戰士，是黨，是我們的國家。這樣一片土，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遠些，還不就是這樣一片土？在那些年代里，這片土長了些什么？胡桐？榆樹？葦子？青蒿？紅柳？芨芨草？或者琵琶蓮？沒有人知道。可是今天就在这片土地上，這片尋常的土地上，却創造了全中國棉花單位面積高額丰產的新紀錄！全中國有着多少人在談論着這件事，惦念着這件事，憧憬着這件事。這是一個光輝的紀錄，這是一個充分表現了中國勞動人民的活力和潛力的光輝的紀錄，而我，這時就正

立在这样一片光荣的棉田的面前！

刘学佛正在他排里等着我們，我們又上車繞着这片棉田前進。這一帶平时大概是很少行走車子的，我們在一些沒有道路的野生的胡桐林中穿行。刘学佛在我們停車的地方歡迎着我們。他是一個通常個兒，長得很俊秀，斯斯文文，我們熱情地緊緊地握着手。

乘着還有太陽，我先給他拍了一個照，然後他邀我們到一間屋子里去坐。劉師長到前面檢查倉庫里的棉花去了，於是我和刘学佛就隨便聊了起來。

刘学佛是炮台壘區一個連的一個排長。這個連本身，無論在棉花、冬麥以及水稻各方面，都是一個生產很好的豐產連。

刘学佛所領導的一個排，30個人，在1953年種了303畝大田豐產棉花和177畝大田豐產水稻，他這個排分三個班和兩個高額豐產小組。這兩個高額豐產小組，一個是水稻豐產小組，7個人，水稻的高額豐產產量每畝平均1,007斤；另一個就是棉花豐產小組，5個人，是刘学佛親自領導的。這個棉花豐產小組種了53畝6分豐產棉花。刘学佛領導的全排



全國植棉能手劉學佛

种的303畝大田丰產棉花，每畝平均產籽棉404斤。另外他親自領導的棉花丰產小組所种的53畝6分丰產棉花，每畝平均產籽棉733.9斤，比本排种的大田丰產棉花每畝高出329.9斤，比当地老鄉的棉花丰產量每畝高出523.4斤。在那53畝6分丰產棉田中，其中有3畝1分2厘平均每畝达到1184.1斤，有1畝6分1厘平均每畝达到1,349斤。比1952年山西翼城吳春安農業生產合作社創造的全國棉花產量最高紀錄5畝地平均每畝1021.3斤，高出320多斤，創造了全國棉花高額丰產的新紀錄。

我和刘学佛在那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連續談了兩次，我想了解刘学佛小組獲得这样突出的生產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据我看來，刘学佛領導他那个小組創造这样的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兩個：一个是他高度的愛國主义精神，一个是他对于新鮮事物的敏感，肯鑽研，相信先進科学，而且他也確實具有相当的創造性。我們今天談愛國主义精神，也不再僅僅是指一些空泛的抽象的思想或感情，这种愛國主义精神必須通過具体的行动和实际的生活表現出來。刘学佛总是忠实地接受并响应上級的指示和号召的。他的高度的忘我劳动的热忱，他的对同志們的團結体貼友爱，都證明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公民和好战士。

部隊初到时是見地就种，什么都种。刘学佛所屬的那个連，在头一年1950年也种了50畝棉花。他們用坎土镘开地，用手把棉籽在地上一撒，这就是当时一般老鄉用的那种原始的撒播的方法。結果有的苗出來了，有的沒有出來。那时也

沒有什麼管理，打頂時，有的打了，有的沒打。大家以為種棉花是最簡單的工作。當年這 50 畝，平均每畝只產了 40 斤。

第二年，他們仍然種了一些棉花，技術上比前一年提高了一些。先用鋤頭弄成溝，然后再把種籽撒下去。也修了一些叉，打了一些頂，中耕、澆水也做了一些。產量也有所提高，每畝平均收 70 斤。他們連上認為種棉花產量太小，不合算，所以在 1952 年就種了水稻、冬麥和玉米，獨獨沒有再種棉花。

1952 年收完麥子後，上級號召大規模秋耕，準備來年種棉花。那時大家對於種水稻等作物，已經有些經驗，但對於種棉花，覺得沒有把握，而且聽到還要推行蘇聯的先進方法，心中更是沒底。那時上級雖然還沒有具體布置任務，然而在劉學佛的思想里，已經希望他這個排在第二年（1953 年）能夠種棉花。當別人的思想里還是很模糊，沒有什麼信心的時候，劉學佛已經在注意研究別人種棉的方法和經驗了。那時剛從蘇聯參觀農業回來的新疆軍區八一農學院魏曉副院長正在石河子的部隊做報告，說蘇聯的棉花有每畝產量達到 1,800 多斤的。這個報告給劉學佛很大的鼓舞和啟發。他想，蘇聯人民能夠創造出這樣輝煌的成就，為什麼我們中國人民就不能夠創造出這樣的成就；只要認真向蘇聯學習，學習他們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也一定可以達到這樣高額豐產的。所以，當上級宣布 1953 年要達到大田 20,000 畝每畝平均產棉 400 斤的生產計劃時，劉學佛不僅堅決響應上級這個號召，而且他還要搞一個小田豐產 800 斤的計劃。當他和同志們商量這個計劃時，有些人以為劉學佛簡直瘋了。他們說，把棉花梗梗加在一

起恐怕一畝也收不到 400 斤，還談什麼 800 斤！

在全部棉花生產過程中，劉學佛始終站在先進的科學的一面，堅定地執行着上級和蘇聯專家的指示，和一切落后的保守思想進行着不妥協的鬥爭。 上級指示要在春播以前耙地耙一下，以便更好地保持土壤里的水分，這在操作技術上叫“春耙保墒”，但是有些戰士反對，說“冬麥還可以春耙，現在棉田离播种已不到一個月，春耙不保險，耙了土干，種下去不出來，憋死。就是出了苗，地墒既不夠，又不能就澆水，容易旱死。”還有一些戰士也說：“不耙保墒，耙了跑墒，还不是不耙好？”劉學佛一面和連政治指導員積極研究，一面向群眾打通思想，解釋春耙保墒的道理。他說，頭年秋耕以後，土本來是松的，但是經過幾個月的冬雪一壓，土就緊了，也就是所謂“板結”了。土壤板結以後，地下的水分就容易通過土壤中的毛細管上升蒸發，把墒（水分）跑了。從前的想法，以為耙了土，反而容易把土里的水分蒸發掉，因而有上面那些憋死或旱死的顧慮，但真正的科學道理，是耙了土，割斷了土壤中的毛細管，反而可以保持土壤里的水分。 經他這樣詳細解釋，才打通了大家的思想，順利地完成了 300 多畝棉田的春耙工作。

密植是豐產的決定性條件之一，這個道理本來是極其明白的。但是保守的經驗主義都懷疑密植的後果，這點我在前面已經談過。劉學佛領導的棉田里，行距多少，株距多少，都按照蘇聯專家的意見，有着具體的規定。劉學佛不僅堅持一律都要用定苗尺，並且一再解釋密植的好處。他說，要是一公尺只留一株，一株只長 50 桃。留二株，一株即使長 50 桃，也

不过100桃。假如一公尺里留六株，即使一株只長20桃，六株也有120桃，產量仍比留一、二株的產量高。由于刘学佛的堅定的和耐心的解釋，大家才不反对密植，一律都用定苗尺，保証了丰產所需要植的株数。

我在前面所談的关于反对大水漫灌，推行溝灌和細流灌溉等的思想斗争，其中一部分也就是說的刘学佛地上的情形。在这些問題上，刘学佛也是積極支持先進的科学方法，和保守思想展开斗争。

在田間管理上，無論是整地、选种、播种、間苗、定苗、中耕除草、培土澆水、施肥、整枝以及消滅虫害，刘学佛小組都有很出色、独到的地方。我在这兒并不打算介紹刘学佛生產棉花每一个环節的工作实况，但是至少我們看到，刘学佛堅定地相信着苏联專家提托夫指示的各种先進的科学方法，堅定地执行着上級的各种指示，这样才把落后的保守的思想逐步克服下去，終于造成了后来的出色的生產紀錄。

通过实际的生活和斗争，我們可以看出，刘学佛是一个具有高度進取精神的战士。当別人还正在擔憂着一畝地產400斤棉花的时候，他已提出一畝地產800斤了。当別人正为着这出乎意外的輝煌的勝利而滿心欢欣的时候，刘学佛又毫不迟疑地向着更開闊的前程跑去了。1953年的棉花丰產紀錄也确实激动了他。当然，他是兴奋的，也和別人一样为这輝煌的勝利欢呼着。但他並不僅僅是在兴奋着，不僅僅是在欢欣着，在兴奋和欢欣之中他却在繼續思索着，計劃着一畝產1,300多斤。这当然是一个高額丰產，是一个大紀錄，但他認為这个

數字不是絕對的、不是最後的。他檢查了自己的工作，發現還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是可以改進的，可以提高的，還有很多潛力是可以發掘的，也就是說，是還可以創造更高的紀錄的！因此，在1953年的基礎上，劉學佛要以更大的勝利來迎接他的1954年。他決不滿足于已有的成績，他追求着更大的勝利，一定要為偉大的祖國創造更輝煌的紀錄，他要向蘇聯看齊。除了大田豐產計劃以外，他另外制訂了一個20畝的每畝2,000斤的高額豐產計劃。2,000斤，這個數目把很多人駭昏了，然而正是從劉學佛那個充滿着前進精神的腦袋里想出來的。劉學佛決不是一個僅僅沉淪於空虛的幻想里的人，決不是一個不顧實際的單純誇大的人。他的計劃完全是有科學根據的；是完全具有現實基礎的。正因為這個計劃是有根據的，有基礎的，所以黨批准了並支持着他這個計劃；黨從來是支持人們創造性地向前勇敢走的。

雖然，1954年這個計劃，由於不可抗的自然災害沒有達到。但他們豐產小組無論在思想準備上，備耕工作上，以及具體的耕作技術上，都是比前一年提高了的。而且，根據當年7月初的鑒定，他的豐產田估計每畝可以平均產到2,100斤。這個初步鑒定至少證明了劉學佛所訂的高額豐產計劃的現實性，也說明了劉學佛在植棉這個問題上的鑽研精神和創造精神。在1954年的生產過程里，有一個例子依然是值得敘述的。

1954年的自然環境一开头就是對棉花不利的。他們這一排是4月28日播種的，可是經過了十三、四天，到5月11日

才出苗。在 1953 年，播种下去后六、七天就出苗了，而且播下去的还是干的种子。1954 年播下去的却是已經春化了的种子（春化就是先把种子用溫水悶过，目的在催芽，使它播下去后容易出芽），照例應該比 1953 年出芽出得更快一些。但种子剛播下去，就碰上下雨。气温低，再碰上雨，結果播下去的种子，有 10% 就坏了，有 70% 的棉芽已經變成黃色，只有 20% 仍旧保持白色，算是好的。那一陣天冷，5 月 8 日还下晚霜，人还脫不下棉衣。有些战士看到这样的情况，主張全部重犁重播。可是即使重播，已沒有棉籽，并且这次播下去的种子都是經過粒选和藥拌的。上級也不贊成重播，因为重播势必更要推后出苗的时期。

大家都很焦急，在田里轉來轉去，想不出办法。刘学佛苦苦思索着。这个問題的根源已經很清楚，主要是因为气候冷，地溫低，苗不容易長上來。所以对症下藥的道理是如何想法提高地溫。刘学佛后来在小組里建議，为了要提高地溫，可否在行与行之間進行中耕，使泥土松透，这样容易吸收日光，提高地溫，帮助早日出苗。大家研究以后，觉得这个办法有道理，都同意，于是每个人都用鋤头進行中耕。在中耕以后的第三天，情况就好起來了，不出苗的，苗出來了，本來有 70% 的苗已經泛成黃色的，現在十分之九都已变了過來，成为正常的苗了。

正在那时，提托夫教授到这一地帶來视察。看到許多棉田由于气温低，苗出不來，就說，人冷，要穿皮襖，棉花冷，也要穿皮襖，办法就是中耕。这个消息傳到了刘学佛小組里，大家

都乐开了。刘学佛最初的建議并沒有什么理論根据，可是現在和提托夫專家所提的意見正是一样，这使刘学佛和他小組里的战士們都大大地提高了信心。在他那 20 畝高額丰產田上，又進行了第二次中耕，刘学佛一排的丰產大田中，也中耕了一次。大田原比小田(20畝)早播了兩天，可是因为小田中耕在前，所以結果大田早播后出苗，小田后播早出了苗。

作为一个特等功臣的刘学佛，不僅在执行上級和苏联專家的指示，相信和推廣苏联的先進科学方法，肯鑽研，能創造，坚定地和落后保守思想斗争这些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現，就是在領導團結工作上以及他个人的劳动上，也都是优秀的。他既要親自領導并參加小組管理的高額丰產田，又要領導排里的丰產大田，所以，刘学佛比排里任何人都辛苦。在开溝澆水时，有些飼養員也帮着干，他考慮到他們白天开溝，夜里又要喂馬，影响身体，所以他自己親自在夜里担任喂馬的工作。有时他整夜不息地去田里割苜蓿給馬吃，但白天仍照常工作。有一个时候，他除了白天領導修枝、打叉以外，晚上还要負責澆水，在三天三夜的緊張工作中，別人輪換休息，他只有很少几小时的睡眠。在棉花打頂这些工作中，他不僅督促檢查，而且带头示范，因此，創造了一天打頂 5 畝 6 分的最高紀錄。在捉虫的时候，很多地方別人發現不到虫，但是刘学佛十分細致地在棉叉里面檢查出了很多虫卵，每个卵里都有棉铃幼虫十几条。在拾花的时候，他經常不断地帮助体力弱的同志扛棉花，最多的时候一次扛到 160 多斤重。

刘学佛是甘肅臨澤人，二十六、七歲。他的父親和大哥都

一直給地主做苦工，他自己也給地主放过羊。当他还只 14 歲的时候，就給國民党抓去当了兵。新疆部隊起义时，他和大多数士兵一样对于共產党的認識是模模糊糊的；現在，刘学佛已經是一个光荣的共產党员了。起义时，他还是一个文盲，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來；現在已經認識了兩、三千个字，一般已能讀報讀書，像新疆日报、新疆軍区办的“生產戰線”、“說說唱唱”以及一些連环圖画差不多都看得懂。只有很少的字不認識。并已經能够記簡單的筆記，上級首長和苏联專家指示了什么，他都能够立刻紀錄下來。在生產上，不消說得，他不僅已經熟練地、而且已經能够独立地掌握了全套的科学的植棉技術。这都只是一些粗略的叙述，然而这些已經足够說明這一個战士在短短的五年中所起的巨大变化。

1954年瑪納斯河墨因棉花生產所受的打击是很大的。当我問刘学佛有沒有影响他的信心时，他十分安靜地回答：

“一个党员既要經得起成功的考驗，也要經得起失敗的考驗！”

对这一个年青人，我完全相信他在棉花生產上，在不远的日子里，一定会創造出比他已經創造了的更輝煌的紀錄的。

## 一二 一个出色的牧羊功臣

我会見了劉學佛以後，接着又會見了另一個特等功臣陸正安。和劉學佛一比，陸正安是一個屬於另外一種類型的戰士，他的外表和談吐，都顯得極其朴素。

陸正安是一個牧放羊群的戰士。他的工作和劉學佛的工作雖然不同，但正如劉學佛一樣，他在工作中，確有獨到特出的地方。當我聽完了陸正安的敘述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關於陸正安的介紹以後，不僅因為對陸正安的一切，几乎每一件事情對於我都是十分新鮮的，因而引起了我濃厚的興趣，更重要的還是在這些極其繁瑣辛苦的工作里，可以充分看出陸正安優秀的品質、他對於祖國崇高的愛、他對於工作高度的耐心和忠誠。我深深感到，劉學佛和陸正安這些優秀的戰士被評為“特等功臣”，這個“特”字確實不是隨隨便便加上去的！

陸正安從12歲起就給地主放羊，一放就是9年。後來，又一直給地主管牲口，趕大車，他的生活和馬、牛、羊、驥這些牲口從來沒有分過手。這個悲慘的經歷却使他在牧羊工作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自有一套獨到的方法。他牧放的羊群總是过得舒舒服服的，吃得飽飽的，養得非常肥壯。在他的管理

上，一方面羊群很少發生伤亡事故，一方面它們的生殖率又很高。1952年他管的209只母羊，第二年生了240只羊羔，其中有30几只都生了双羔，生下來的二百几十只羊羔，只死了4只。1953年他管的309只母羊，第二年生了313只羊羔，一只都沒有死亡。生產率和成活率都是这样高，無論在哪一个牧区里或哪一個部隊里，这样高的紀錄都是很少的。造成这样出色的紀錄以及平时所取得的优秀的成績，当然是由于陸正安对于羊群的管理具有丰富的經驗，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陸正安具有高度的愛國主义精神。他日日夜夜念念不忘地想着的是如何爱护國家的財產并更好地为國家增加財富，由于他热忱希望我們的國家早日進入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他具有这样一些崇高的理想和內在的力量，这才使他那样無限忠誠地把所知道的一切方法和經驗都运用到他的实际工作里去，那样細致地、親昵地爱护着他所照料的羊群，那样耐心地赤心耿耿地对待着自己崗位上的工作，因此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表現了他崇高的品質。

現在，我們來看看这位牧羊战士是怎样帶領他的羊仔的。

陸正安牧羊的思想和作風都和一般牧民不同。很多牧民是把羊仔早上放出去，晚上赶回來，这样就算放了一天。陸正安不是这样。他放羊不是从單純任务觀点出發，而是怎样把羊群管理好放在第一位，因此能处处照顧到羊群的利益。羊仔的群性最大，平时無論是几十只或几百只，总是彼此密密的挤成一团，有时分也分不开。因此，在早上出圈或傍晚回圈时，总是你挤我拥，搞得很乱。陸正安在放羊和收羊时，怕这

样挤会把有些母羊挤流產了，或者对一些瘦弱的羊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他总是站在圈门口，要它们慢慢走，并亲自帮助它们一个一个走出或走进，以减少拥挤的程度。他说：“羊虽然是牲畜，只要训练惯了，也会听人指挥的”。白天在外面或者夜晚回家后，他一天都要检查几次。一边放，一边注意有哪些羊不吃草，或者有哪些羊走得慢、跟不上群，如果有这现象就表示这些羊身子不健康，或者有什么毛病。夜晚羊仔回圈后，就检查它们当中有没有不反嚼的，要是发现有不反嚼的，那就是病的现象，就要想法给它治。要是受了热的，就灌些清油；吃得过饱的，就灌些盐水；受热过重的，就灌些大黄。有的病情比较轻微的，给它撫摸，也可以好些。在早春季節，羊仔的稠浓的鼻涕很多，呼吸困难，陸正安总是亲自给羊挤鼻涕，使羊仔的呼吸方便些。羊仔每隔一陣是要喂一次盐的。以前喂盐是把盐撒在槽里，但是羊在吃食时，前蹄常常踏进槽里，后来陸正安想出一个办法，把盐化为盐水，放在一个桶里，吊在门口。羊仔因为在外面放了一天，有些口渴，所以进门时，看見有水，也就喝上几口。第一个羊喝了，后面的羊也就跟着喝了，这样，既较卫生，又减少了浪费。

在垦区放牧，要比在牧区放牧困难。首先是草不好，垦区的草自然远不能和牧区的草比。其次，在牧区，冬有冬窝子，春有春窝子，夏有夏窝子，牲口可以跟着气候的变换而变换不同的地方，在垦区就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气候冷热，不易调剂。其三，牧区宽大，牧放自在，但在垦区，就有很多限制，耕地不能去，以免吃庄稼，只能在一定的局限范围以内牧放。最

后，由于不是在夏窩子，垦区夏天蚊蝇多，对于羊群的健康也不利。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比較困难的环境里，陸正安放羊的成績也很好。正因为前面說的，他放羊，首先能照顧羊的利益，所以他在春、夏、秋、冬四季，就有着適應季節的各種不同的放法。例如夏天，日長天热，羊要趕早放，可以風涼些。但是需要在比較開闊的地方放，因为開闊的地方，太陽照得透，草里的害虫或毒虫少，羊在那兒放，比較放心，不容易中毒，不容易傷腸胃。下午放，就要在蔭蔽一些地方放，这样草涼地涼，羊就容易吃草。在秋天，要找長草籽的地方放，因为草籽是很好的飼料。秋收时，地上总有些殘遺的麥粒，也可以讓羊吃些，容易長膘。在冬天，應該在降雪以前就把羊群趕到較遠的牧場去放牧，把近段的牧場留下，直到大雪后，再把羊群趕回較近的牧場牧放。同时，在冬天，要先吃淺草，高草留到雪后再吃。淺草短，一下雪，就被雪蓋住，看不到了，高草在雪地仍可看到。高粱杆子和玉米杆子也是很好的飼草，这些都應該留到冬天再給羊吃。至于到了春天，就更需要好好注意。通常以為春天正是長草时，对于牧羊应当更順利，实际上春天对于羊群是一个危險的季節。一到春天，草發綠芽，羊群最爱吃这种綠草，但是这种綠草芽，水分很多，羊即使吃了很多，实际仍沒有吃飽，而且由于突然改變了飼料，容易使羊鬧肚子。陸正安說，羊最怕过冬，入冬前，長得胖胖的，过了一个冬，就瘦了，抵抗力衰弱了，要是春天再吃不好，加上鬧肚子，那就容易落膘，也就容易引起死亡。所以，即使到了春天，仍要帶羊

群去吃过了冬天的那些干草，不要讓它們吃那些多水分的春綠草。由于用这个办法，陸正安所帶的羊群，很少有在春天死亡的。

关于放羊群吃草，陸正安說，要放“轉迴草”，不要放“走馬草”。所謂“走馬草”，就是羊一面走，一面吃草。羊有一个天生的脾气，就是后面的羊不吃前面羊吃剩的草。所以，假如放的是“走馬草”，讓羊一面走一面吃草，那末走在后面的羊就不吃草了，这样也就吃不飽了。所以讓羊吃草时，必須使前面的羊停住，讓后面的羊群散开來自由的吃，这样的放法就叫“轉迴草”。

接羔工作是一个很緊張辛苦的工作，陸正安在这个工作上的表現也是突出的。在最初一个时候，羊群的交配沒有控制，因此时时產羔。后来对羊群的交配实行了控制，在非交配期間，就用布把公羊的生殖器包了起來，最后則更科学地实行了公羊母羊分群放牧的办法。定期交配的結果是產羔期比較集中，接羔工作也便顯得比較緊張。在產羔期間，羊仍然照样出去，因而羊羔隨便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会生產下來。那时，在屋子里固然要有充分的准备，安排一个“產房”，生一些火，但更要緊的是在外面牧放的人隨時當心，注意母羊產羔。一个羊羔生下地以后，要是沒有人立刻照料，就会遭遇伤亡，或者是冻死，或者是被踏死。在必要的时候，对于母羊还要在它肚子上撫摸，用人工助產。有的羊羔下地后，有假死現象，需人用嘴做人工呼吸。母羊產羔以后，天性是喜欢用舌头舐羊羔身上的毛的，但是常常很多大羊同时挤着來舐，这样也

容易把羊羔踏死。陸正安注意到了这点，在產羔时他就細心照顧，不使羊羔受一点伤害，所以無論在1953年或1954年，他所接的羊羔成活率都很高。1954年1月產羔时，天气正冷，他身边經常帶着一个用爛皮大衣做成的包包，和一些用索索柴燒成的柴灰，羊羔一生下地，他就用索索柴的灰給它身上擦干，然后放在那个有皮的包包里，只露出一个头，赶快送回家里的“產房”。家里的“產房”差不多要整整一个月有人看守着，因为不論白天夜晚，母羊都是不断地產羔的。当把羊羔帶回时，因为它的头露在皮包外面，母羊看見后也就跟着一起回家，給羊羔吃喝。也有母羊不認自己產下的小羊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陸正安就想法把母羊的奶挤出一点抹在小羊的屁股上，母羊嗅到是自己的奶，也就認了跟着回來。羊羔剛生下后，还不会站立，必須有人抱着它吃奶，可是只要吃了一次奶，它就能够站起來了。“產房”里一般都生着火，比較溫暖，羊羔大概要在“產房”里面留一个星期，这样才把它和大羊一起放到大圈里去。白天，母羊仍旧出去吃草，晚上回來喂奶。

羊羔生了半个月，除了吃母羊的奶以外，就要試吃一些別的东西。陸正安在給小羊吃苜蓿草时，他总是把苜蓿拴在一根繩子上，又把繩子吊在上面的什么地方，这样，免得苜蓿散在地上，容易弄髒，使小羊吃得不衛生。此外，还要預备一些鹽、骨粉和麸皮給小羊吃。小羊吃了奶以后，它本來在母胎里吃的那些东西，便会在大便中排泄出來，但是这些紅紅黑黑的髒东西，很容易粘住肛門口。陸正安总是每天耐心地用剪子把那些髒东西剪掉，并把它們的肛門洗干淨。

有一次，有一只母羊不小心陷進了山里的老鼠洞，受了重伤，快要死了，但它肚子里已經有了羔，再过几天就要生產了。陸正安为了拯救这一个小羊羔的生命，便把那只快死的母羊的肚子剖开，取出了这只小羊羔，他抱着它跑回家，放在自己的被子里，給它取了个名字，叫“寶貝”。这个“寶貝”也真是一个宝贝，它夜晚总是睡在陸正安的炕上，不拉尿，不拉屎，要拉尿拉屎，就下炕。而且它还听慣了陸正安的声音，只要陸正安一叫，它就來。羊仔沒有人带头是不走的，因为这只“寶貝”能听陸正安的話，所以它就簡直成为了一只很好的領路羊了。

上面所談的，就是这个牧羊战士工作中的一些極其出色的生动的故事。人們从这些生动的故事里可以看出陸正安是多么关切爱护着他所牧放的这些羊群的生命、健康和成長。他爱护它們正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陸正安如此关切地爱护着这些羊群，是因为这些羊群都是我們國家的財產。他正是这样說的：“虽然一只羊不算多，但是大伙兒都增加生產，就多了。”

陸正安是蘭州人，37歲。1947年因为生活困难，“賣壯丁”当了兵的。在新疆部隊和平解放的前兩年，他一直駐在新疆的婼羌縣。这个縣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大戈壁的东南角上，交通不便，平时很少人去。我問他，那兩年在婼羌干些啥？他說他啥也不干，就是吃閑飯。当我看到这样一位优秀的忠實于自己的工作崗位的人，我便希望更多地知道一些他过去在旧社会里是怎样做事的，因而追問他那兩年在婼羌的情况。他回答說：

“吃閑飯就是吃閑飯嘛！那时当兵就是吃粮，还干啥！”

我問：“你說那时当兵就是吃粮，硬是啥也不做，可是为什么你现在干工作又干得这样好，这样賣力？”

“这还不明白！现在的國家也有咱的一份啊！”

道理是再也沒有比这句話說得更干脆又更清楚的了！

像这样一个朴質的人，在旧社会里，有誰理会他，有誰瞧得起他？尽管他有这样一套出色的牧羊才能，有誰能給他机会为自己的國家效勞出力？在那个社会里，即使他为國家做着同样优秀的工作，又有誰表揚他，鼓励他？現在，那个黑暗的、腐敗的、不合理的社会，終于一去不復返了。陸正安也得到了發揮他的才能的机会，得到了他为國家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而且，由于他的工作杰出，終于受到了人們的尊敬，得到了他應該得到的榮譽。

“我是一个老粗，啥也不懂，講不出大道理。我只知道如何好好的管好我的羊仔，我腦子里总是想着怎样更增加我們國家的財富，大家積極生產，早点進入社会主义！”

他抬起头來，眯着一对小眼睛看看我：“我想的也就是这些，我能說的也就是这些！”他看着我，天真地笑了起來。

## 一三 从炮台到小拐

我在炮台过了愉快而又忙碌的几天，就去小拐，并由小拐轉車牌子。从炮台到小拐大約 80 公里，騎馬走兩天，我們坐小吉普也走了 4 小時。我們离开了炮台以後，一路看到的都是大小的渠道和廣闊的田地。有的正在秋耕，有的已經秋灌。我這次下來正巧在秋末初冬，要是在春末夏初，到處一片青翠，綠浪遍野，就更美了。中國人民的潛力正是方興未艾，我們的國家也正在組織更多的力量來進行這種改變自然面貌的巨大工作。本來是一片長年荒漠的地帶，然而有一天，在這些土地上都長出金黃色的庄稼，人們怎能不為這種創造歡欣鼓舞！開垦了的土地和沒有開垦的土地，兩兩并攤在大地上，使人看了心情非常激動，一個是干枯憔悴，一個却是光采煥發。每一個走过這樣的地方的人都會想，把那些還沒有開垦的土地快快開垦起來，那將是多麼光榮而有意思的工作！就在這一帶，炮台和沙門子之間，除了已經開垦了的土地以外，大約還可以開垦 40 萬畝荒地。你可以相信：在不遠的將來，同樣的聲、色、光、水和生命，都會帶到這些酣睡了多年的每一塊土地上來的。



西藏代表參觀瑪納斯河星區的開荒工作

當我們的車子在這一帶走着時，實際上已經進入了准噶爾盆地的西沿。在我們東西兩面，都或近或遠地蜿蜒着一些沙丘。這在我還是一個新的境界。這些沙丘都是準噶爾盆地中的古爾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外延部分。東面的那些沙丘，大都積聚在瑪納斯河東岸的河沿，是一些東北風把古爾班通古特大沙漠中的流沙刮來逐漸堆成的。西面的那些沙丘，散布在炮台和車排子之間的一個地帶上，是從西北方面吹來的流沙堆成的，南北縱深長達10公里，把炮台、小拐和車排子隔成為三個不相連的地帶。據說在這一片沙丘裏面，還有着大約10萬畝面積的一小塊平地。沙丘的高度，初初看上去，約莫等於兩三層樓房那樣高。這些沙丘上面大都不規則地生長着一些

紅柳、琵琶蓮以及索索樹，這樣就使得這些沙丘比較固定，不致完全像流沙那樣地隨風移動。並不是先有了沙丘，再在沙丘上生長出索索樹的，它們本來是生長在地面上的，流沙被風刮來後，由於地面上長着這些野生樹木，流沙因而被阻，停止下來，漸積漸高，便形成現在人們所看到的這些沙丘或沙嶺。當沙丘漸積漸高時，埋在沙包里的索索樹也跟着上長，把自己的身子一直保持露在沙丘的外面。

從炮台到小拐一路都荒無人煙。我們在4小時的車行中，路上很少遇見過往的車輛人馬。但這一帶却有一個戰士叫劉萬才的守在這裡保護著電話線路。

這事情並不簡單。在一百几十華里那樣大的一個方圓里，沒有一戶人家，而劉萬才却孤獨地守在這個荒野的大方圓里！這是需要多大的剛強、堅毅、勇敢和忍耐啊！在朋友中，我是一個比較能够守得住寂寞的人，但是當我聽到劉萬才的事迹，也禁不住在心里掀騰出一種震驚和尊敬的感情！在那樣一個荒涼的環境里，連一個搭話的人都沒有的環境里，一個人可以孤零零地生活下去，而且已經整整生活了三年多！不具備一種不可搖撼的精神和品質的人，是不能生活得這樣勇敢而安詳的。當我在炮台聽人說起這事的時候，我就很想看看這個人。

可是到了那裡，劉萬才的門却鎖着。他不在。我們無法打听他到哪兒去了，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雖然我們估計我們已經不能在天黑以前趕到小拐了，然而我仍然願意留下來等一下。

这个人物确实有些像一个小說中的人物。一般人不会願意守在这样一个地方，更不会願意長期的守在这样一个地方，然而刘万才願意。他的主要工作是保护電話的綫路。下雪、刮風都容易把電綫弄坏，尤其是冷天，電綫收縮，更容易坏。只要刘万才發現綫路發生了障碍，不論白天黑夜，刮風下雪，他都毫不迟疑地立刻去修。他沒有牲口，無論是10公里，20公里，他都是走着路去修的。他守在这里不是为了逃避工作，却正担当了最艰辛的工作。

他的生活必需品，主要依靠每三天經過这儿一趟的軍邮給他捎來，缺这缺那的情况是經常有的。然而对这一些，刘万才全不介意。他曾經想自己种糧种菜，这样，可以減輕一些上級对他的惦念和軍邮同志往返捎帶的辛劳。但由于这里取水困难，再加上地里碱性很重，所以沒有种成。電綫畢竟不是每天都要修的，所以他閑下來就出去打柴。這一帶沙棗樹很多。他常常滿头大汗的把斬伐了的樹木捐回來，把沙棗子檢出來交給軍邮帶回部隊，以供部隊育苗种防風林用。他劈的柴就給來往的人們燒茶取暖。來往這一帶的人沒有一个不知道刘万才。不僅是部隊里的軍邮、赶車的或者过往的战士，就是过往的老鄉，他也一样給他們服务。什么人路过他那兒喝水做飯，他都不厭煩。在冬天，他經常到田野里去找野麻，一天剝100多斤，剝好了又交軍邮帶回去，給部隊搓繩拉農具用。他还到处找肥料，帮部隊積肥。1954年春天，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团來到新疆，特別派人去慰問他。他很激动，說一定要好好报答國家。他用什么行动來报答國家呢？他想了很久，后

來決定在他住的地方蓋三間屋子來報答國家，因為這是他在這樣的環境下所能做的事情。而且，屋子蓋好了，三天往返一趟的軍郵以後到這兒就有地方住。部隊或老鄉過這兒的，也都可以有個地方宿一宵。這樣，他就一個人攬泥、培土磚、伐樹，把土磚又堆成牆，把樹枝修成椽子，路過的軍郵同志有時幫助他一下，最後終於修成了三間新屋子。屋子里不僅有很好的炕，還修了很好的火牆，既能燒茶做飯，又能生火取暖。

我們等了一陣子，終於等着了。我們看到遠遠地有一個人掮着一根很粗的樹木半跑半邁步似的走近來。陪伴我的同志說：“劉萬才來了！”劉萬才和陸正安是屬於同一種類型的人物。他穿着一身破舊的黃布軍衣，滿頭都是汗，他的軍帽已是褪了色的。他把肩上的樹木往那樹木堆上一丟，就把門鎖打開，邀我們進去坐坐。當陪伴我的同志把他介紹給我的時候，我熱情地凝視着他，熱烈地和他握着手。他在我眼睛里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我十分尊敬他。我是多么想那晚就在他那兒和他一起宿一宵，和他多談談。但是因為事前沒有準備，駕駛員和陪伴我的同志都沒帶行李，所以我們只能在他屋子裡稍稍坐一下。我說：

“劉萬才同志，在通常的情形下，人們是不願意住在這樣一個連一個伴都沒有的荒野的地方的，而你一個人竟住了这么久，為什麼？”

“工作反正總是要人做的。我是因為工作才在這兒住下來的。”

“你这样一个人住在这兒，不觉得寂寞嗎？”

“沒有什麼！我并不是整天呆在屋子里，我可以找很多活做。”

刘万才对于他一个人住在这样的地方，既沒有覺得有什么驕傲，也沒有覺得有什么委屈。他就是這樣安靜地在这兒一天一天住着，守衛着这一條綫路，把他精力和時間，為部隊，為过往的人們服務。他就是這樣默默地同時又是勇敢地為着工作、為着人民、為着祖國生活着。

刘万才是一个文化水平較低的战士，但是我在他桌子上却看到放着一些“学文化”一类通俗的文化讀物。慰劳团慰劳他时，問他还缺些什么，要些什么。他說他什么都不缺，只希望上級多給他捎一些文化讀物來。在生活上什麼都不要求，却念念不忘自己的進步，这又是多么令人敬佩的又一种可貴的品質的表現。

我們和刘万才分別時，時間已經不早了。在一个沙丘脚下驶过，輪子下面都是流沙，車子的速度被迫放慢下來。一路有几处正在進行着准噶爾盆地地下油層的勘探工作，机器的声音冲破了原野的寂靜，而为数不多的几盞电灯，也坚强地抗拒着夜色的包圍。在我們國家里的任何地方，人們都是那样夜以繼日地辛勤地工作着，要把我們的國家早日建設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國家。車子越是向前進，夜色也就越是無情的侵襲了過來。西边先还是一片發紫的暮色，接着不久就蒙蒙矇矇地弥漫起一片微弱的黃紅紫混合着的暮靄了。但是南

面那青灰色的天山在这黃昏时分，却顯得格外秀丽雄壯。当車子忽而掉头北行时，又看到了那一片遼闊無边的天幕一点一点暗沉下來。驀然，看到天邊出現了一顆星。但是再仔細地搜索一下，兩顆、三顆，竟然一顆一顆多起來。当我们駛抵小拐时，早已繁星滿天了。

这个地方所以叫“小拐”，是因为瑪納斯河在这兒拐了一个弯，这个“拐”就在小拐一条街的街头上，正巧成为一个90度的直角形。这兒河床的坡度較平，河岸較深，像“河”的样子。小拐一帶地勢較低，大水时候，河水常常上岸，所以修筑了一些河堤。部隊剛來小拐时，因为沒有木料，炮台到小拐之間运输工具又很缺乏，所以他們把木料編成木筏，从炮台附近順水放下來。由于河道盤曲，要一个多星期才能送到。在小拐的北面30公里，还有一个地方叫“中拐”，再往北七、八公里的地方叫“大拐”；兩地通常統称为“大拐”。瑪納斯河經过大拐以后就注入大拐以北的阿雅尔湖，当地人通称“大海”。这个大海面積多大，从沒有測量过，看不見邊，海子里長滿了葦子。大拐已經在准噶爾盆地的中心，地勢比小拐还要低。有时海子里的水位就高出地面，我們的部隊曾經在那兒筑了一段防堤。

我在小拐曾經訪問当地一位漢族老鄉叫張洪福。据他說，从前当地的老鄉把大拐、中拐一帶叫成“黑不都拉的地”。黑不都拉是一个大地主，他在那一帶有四、五千畝地。凡是沒有飯吃的的老鄉都可以到那兒去找他，他供給吃，吃了他飯的老鄉就得給他种地。他就利用老鄉們这种無償劳动來進行殘酷

的剝削。張洪福又說，現在小拐的五一渠，當時叫“大拉伯渠”，是一個白俄大地主大拉伯為了想在這兒圖利出錢開的。可是這一條渠開成之後，他的資本也就用得差不多了，後來只種了一年，這個地主就垮了。

現在大拐一帶，老鄉已經很少。小拐一帶，1950年部隊剛來時，有十几戶哈薩克族，都是放牧的，種田的就只有漢族張洪福一戶。後來因為部隊來了，水也有了，所以很多老鄉也就遷移來。1952年，老鄉增加到200多戶。可巧這一年瑪納斯河水小，天氣旱，一般生產情況不好，所以很多老鄉又搬走了。在新疆，不僅牧民是逐水草而居，就是農民，也常常遷移靡定。由於地廣人稀，到處有地，所以哪兒生產情形好，就往哪兒搬。現在小拐還有50多戶哈薩克族和4戶維吾爾族。這些哈族過去本來是不種地的，但在部隊的教導和幫助下，他們對於種地也漸漸感到興趣，因為種地既有糧吃，牲口又可有飼料。雖然他們基本上仍是以牧業為主，但差不多每家都同時兼種一些莊稼。他們種的大都是麥子、玉米和糜子。在從前，糜子就是哈族牧民所吃的唯一的糧食了。現在小拐還有一所哈族小學，有幾十個哈族小學生，有些孩子遠遠地騎着馬來上學。

小拐在農作經營上，自然條件不及炮台和車排子一帶。土地中等，地下水位較高，鹼性很重。由於地形的限制，大片地很少，頂多千畝上下。夏天小拐比炮台一帶熱得多，這大概因為位居盆地中心，地勢既低，又在大漠之中，在戶內有時要熱到攝氏40度左右。秋季雨多。1951年秋天，陰雨連綿，竟達一月之久。

這一帶漁獵很盛。在小拐，一到夏天，瑪納斯河里就有很  
多的大白條子魚。用網打魚，兩個戰士一天可以打上 200 斤，  
每條魚大的有一斤到兩斤重。大拐北面海子里的魚更多。一  
到冬天，部隊也好，老鄉也好，很多人都到大拐海子里去打魚。  
通常十多人一組，打一個冰窟窿，一根繩子上挂着兩三個鉤子；  
把魚肉作餌，魚也一樣會上鉤。繩子系在一根棍子上，每打一  
個冰窟窿，就放上兩三根棍子。一個人可以來往管 80 個冰窟  
窿。平均一根繩子放下去兩三小時就可以提上來，上鉤的魚  
一般重量都在半斤至兩斤。1953 年冬天，从小拐去了 13 個  
戰士，20 多天內一共打了 7,000 多斤魚。他們在冰上搭一個  
帳篷，鋪上葦子，再把被子鋪上。在葦子上擲上幾塊土磚，再  
在土磚上擲上一個燶盆子，也一樣可以在冰上烤起火來。有的  
老鄉在洪水過後，用網打魚，打到很多，要用大車才能拉得  
回來。

這一帶的野禽、野獸也很多。特別在冬天，很多人來打  
獵。野鷄、野豬、狼、狐，都成了獵手的目標。尤其是野鷄，一  
下了雪，它們便都集居到葦湖里來。1953 年有一個老鄉一冬  
天就搞到了七、八百只野鷄。沙灣縣還有專人到這一帶來收  
買野鷄。一只野鷄大約一斤二兩重。1950 年部隊初到時，價  
錢還比較便宜，一只才賣兩、三千元（舊幣），後來漲到七、八  
千，最高漲到一萬五、六千。一張狐皮可賣四、五萬，一張狼皮  
可賣八萬。狼皮有隔潮濕的性能，要是地濕，鋪上狼皮，濕氣  
就不上升。

這些情況，人們沒有到那兒以前是想像不到的。攤開地

圖一看，那兒正是沙漠地帶，以為一定是荒漠連天，一片黃沙，決不會想到還有那麼許多富饒的物產。

在大拐西北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黑油山。那兒有土瀝青，含油量很高；有一種叫白土，又有一種叫紅土，都可以用來刷牆；還有一種黑油，據說就是石油，當地人拿來點燈，誰都可以去取。後來我在獨山子油礦參觀，在泥漿化學設計工廠看見他們把一種煤弄碎，再加燒鹼，一起摻在泥漿里，以提高泥漿的性能。這種煤，他們告訴我，就是從大拐西北的黑油山取來的。據說這種原料（煤）過去都是從蘇聯運來的，不久以前才在黑油山發現，而且質量很好。這種煤，離地面很近，只有一兩丈深，只要把表土一撥，就可以看到煤層。這種煤不大好燒，沒有什麼火力，但是酸性很大，正合油礦工業上的需要。我們的國家真是既大又富，几乎遍地都有待開發的財富。

在整個瑪納斯河流域垦區里，小拐有它獨特的風情；這兒有三條寬闊的“街”，兩旁都密密的有秩序地種着白楊和榆樹。這些樹都是從前住在这兒的俄羅斯人種的。俄羅斯民族無論在什么地方住下之後，首先就是規劃道路，種植樹木。小拐另一個特殊的景色是到處都是沒有頂的斷垣殘牆。這並不是由於什麼變亂造成的，而是由於土地的碱化，地下的碱性腐蝕着土牆。新蓋的房子，不到10年，接近地面的牆根，便會像被什麼蟲子蛀蝕了似的，變成“酥”的了。只要你用手指一捻，牆上土塊就會像雪片似的散了開來。所以，很多房子一遇到這樣的情形，便非拆頂另遷不可。

1950年部隊初來時，這兒還是一片葦湖。葦子長得又高

又密，甚至使人走出去200多公尺以后，就会迷失方向，回不了家。而現在，這一帶已經開垦了很多良田。从这个地方的地理形势和自然条件看來，在將來農牧配合發展的計劃上，小拐將成为一个以牧为主、以農为輔的垦牧地区。

**校稿時加記：**我在前面提到在大拐西北有一个地方叫黑油山。

1956年5月11日，石油工業部負責人宣布：“新疆准噶爾盆地的克拉瑪依地区已經証实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大油田。”这个“克拉瑪依”就是上面文中所說的黑油山。黑油山是当地漢族的叫法，克拉瑪依是兄弟民族的叫法；“克拉”是“黑”的意思，“瑪依”就是“油”。現在为了尊重兄弟民族，那个地方已經統一被称为“克拉瑪依”。

克拉瑪依很久以前就有石油冒到地面上來。我在1956年5月中旬專程訪問那个地方时，看到有些地方原油从地下冒出來，扑落扑落地彷彿在沸騰着。有些地方滿地都是瀝青；烏魯木齐的柏油馬路所用的瀝青就都是从那兒挖來的。1950年中蘇石油公司（今新疆石油公司的前身）成立以后，曾經在那一帶進行勘探。1955年7月，新疆石油公司开始在那兒开鑽了第一口井。同年10月30日，这第一口井出了油。从1956年起，新的井架就一个接一个地在那曠远的大地豎了起來。那一帶的地質情況比較簡單，鑽探条件也較优越。大都是淺井，一般在

400—800公尺之間，投資少，出油快。截至1956年6月5日止，已經有9口井出了油。這些井都是自動噴井。根據已得的資料來看，那一帶石油資源的開發前途很大，已證明是我國現在所知道的最大的油區。生產建設部隊已計劃在那一帶開辟一個新的國營農場，以便為這個可以望見的新興的石油工業城市而服務。

## 一四 車排子

我在小拐宿了一宵，就去車排子。車排子有兩個：一個叫老車排子，一個叫新車排子；兩個都在從烏蘇到塔城的公路上。新車排子在南頭，在公路和奎屯河交叉的地方；老車排子則在新車排子北頭約10公里地方。

从小拐去車排子大約75公里路程。這一段路，除了兩頭都是泥土路以外，中間一段都經過戈壁。戈壁地面既堅又平，而且平坦開闊，我們有時可以以一小時40公里的速度疾駛其上。

這一路確實有一點戈壁色彩，而且還帶着很多有趣的地方風情。幾十里長的路，在一些索索樹或紅柳樹的樹根下，都是無數的鼠洞獸穴。這情況在炮台到小拐之間一段也看到，但沒有這一帶那樣多，那樣突出。前面我會說有一只母羊陷入鼠洞，傷重要死。讀者可能疑心我說得太誇張，但當地還有連人帶馬跌進了老鼠洞跌死了的傳說呢！戈壁灘上的老鼠也可算是一絕。1954年全國大水，部隊里號召節約救災，炮台部隊里就出現了挖鼠洞搜糧救災的事情。一個戰士挖掘了一個老鼠洞，裏面積的糧食竟然有500多斤。而且老鼠藏糧很科學，

麥子、水稻、高粱、大豆等，都分別儲藏。有些人參觀過，並說老鼠洞通常都是V字形，糧食都藏在高處，以免水浸。我在炮台時，有一位費同志告訴我，他們初來开荒時，碰上老鼠洞，最傷腦筋。因為开荒要灌水，水一進了老鼠洞，就像沒有底兒似的，老是澆不完。在沙漠中，老鼠常像猴子似的坐在地上，一見有人來，一聲叫，其余的老鼠就都紛紛竄入洞中。這情景在前人記載中我也見過。“聽園西疆雜述詩”卷四鳥虫章中這樣寫道：“野地沙灘多黃鼠，身長三四寸，腳四爪，見人輒坐而望之，以前腳作拱手式，連揖不休。捕之，竄于洞。”從老鼠積糧可以積到500多斤這件事來看，可見地下鼠洞面積之大，難怪人獸掉在裏面，有時竟致傷命了。

在炮台、小拐、車排子這一帶，索索樹也是一種突出的土產。索索樹，一作梭梭樹，本地人就叫它索索柴，在這一帶是一種主要的燃料。這種樹並不高，大的有屋檐那樣高，樹干沒有直的，都是彎彎曲曲，不規則地向上長着。樹干也不飽滿，中空的多。樹的外皮作絲紋形，土灰顏色，即使長在地上，也像是一枝枯木一樣；這自然是由於水分缺乏的緣故。這種植物耐旱力極強，不能水澆，澆水就死。索索樹枝細小如絲，不僅可以說沒有枝，也可以說沒有葉。春天時，它在細瘦的軟枝上發出一點一點極小極小的綠芽，也就算是它的葉子。所以，它吸收到的水分固然很少，它被蒸發的水分也不多。這兒一帶生火做飯都用的是索索柴。像綫條一樣的細枝很容易發火，一引即燃，是最好的引火材料。樹干也非常耐燒，不易熄滅，就如木炭一樣，晚上燒剩的，第二天早上把上面的炭一撥，

仍然是鮮艷的紅火。索索樹所含的水分虽少，然而份量却很沉重，放在水里不浮，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75 公里的路程我們走了不到 3 小时。當我們駛達車排子部隊時，覺得環境很好，樹木茂盛，房子也蓋得整齊，很幽靜。可是這兒的地却很糟，到處是浮土。前面曾經說過，這一帶几十里方圓里沒有石头，所以即使要想鋪路也很困難。這種困難看來一下子還沒法解決。

我在車排子參觀了他們的出色的冬麥地，這是經過了正式規劃了的機耕區。那地帶叫蘇興灘，離開部隊十幾公里路。我們在一個清晨坐車去。在那兒，無論是渠道或林帶，都是規劃得井井有條。這 9,000 畝一大片，被劃分為許多田塊，每塊在南北兩道配水渠之間為 1,000 公尺，東西兩道引水渠之間為 250 公尺，每塊是 375 畝。沿着引水渠和配水渠，都將分別栽種由白楊、洋槐、榆樹和槭樹組成的主樹帶和副樹帶。林帶的寬度、樹種和結構，也都將按照一定的規格栽植。這 9,000 畝一大片，分配 386 個人管理。在沒有開墾以前，是一片索索林，正如我在这大片冬麥地遙遠的北頭還能看見的迷迷糊糊的一片灰褐色的樹林一樣。長滿着索索林的荒地特別難開。部隊剛到這裡時，天氣已經很熱，但是當時任務很緊，首先要把渠道限期開好。接引的是奎屯河的水。渠道長達 15 公里，那時每 1,000 公尺分四組，同時開，開好 1,000 公尺就放 1,000 公尺水。有時，上面的一段已經開好，而下面的一段還沒有開好，水放不上來，很多戰士渴得沒有水喝，就用嘴巴吻着渠道

里的湿土，潤一潤喉管。這可以想見垦荒初期辛苦的情景。當我們去參觀時，播種下去的冬麥已經露出地面，綠色的新苗上盛着一粒粒微細的露水，在朝陽的照射下閃閃發光。防护林帶還沒有造出來，我們縱目四望，只看到墨綠色的一片，向四面伸展出去，一點一點變成了一抹青灰。十几里外或更遠一些地方只現出一些淡淡的樹梢。可以想像，在春天，這兒將成為一片綠色的海，而在夏天，又是一片黃金的海。我第一次看到這樣整齊的、大片的機耕農場。然而在我們祖國的土地上，已經有很多農場早已就是這樣，有的可能比這還要廣大。而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會看到更多的這樣平坦的、一望沒有边际的、在上面往返行駛着拖拉機、康拜因或其他各種農作機器的大型國營農場。

我在車排子訪問了領導高額豐產玉米的一個戰士潘大勇。我們去他連部時，已經是薄暮了。車子在一個小池邊繞過時，驚動了正在水池里平靜地遨游着的一群白鶲，它們很快爬上岸拍拍翅膀向鴨房里跑。

潘大勇講他們如何豐產玉米，就跟劉學佛講他們如何豐產棉花一樣，講得有條有理，生動深刻。我當然不需要把生產玉米的一套技術在這兒記下來。然而我聽他說他最初一段的情況時，覺得有它豐富的歷史意義。他們一小組三個人，最初種玉米時，什麼都外行，那時根本不懂得什么叫選種，播的就是普通喂給馬吃的那種黃玉米。也不知道一畝要播多少斤，隨自己的意播一下就算數。苗出了，顯得稠一些，但是大家思想上總覺得稀一點好，那時潘大勇他們對於施肥也外

行，只知多施，以为多施就好，每畝施了一万多斤肥，可又不懂如何追肥。他們僅是用一个破面盆，盛了糞，一株一株把土扒开，把糞放在里面。至于培土，也不懂得如何培。現在，开溝培土是一套，而那时，只是用坎土鋤一株一株培起來。在大水漫灌时，有些地方培得高一些，便浸不到水。也不知道怎样授粉，更不了解为什么要授粉。当时营里有一个指導員說要授粉，拿着一个盤子，把玉米上的雄花的粉弄下，放在盤子里，再用寫字的毛筆把这些雄花的粉一个一个的点在雌花上。授粉最理想是在上午 7 点到 11 点，因为这一段时候花粉的生活力最强，要是太早了，有露水，太湿，不適宜授粉；要是过了11点，花粉的生活力又弱了，但是潘大勇他們那时全不懂，在早上有露水的时候他們也弄，結果花粉弄上后不久就成了疙瘩。直到后来，他們看到凡是授了粉的玉米，棒子就飽滿得多，而且粒子也大；沒有授粉的玉米，棒子硬是不飽滿，棒子头上也長不出玉米來。从工作的實踐中，他們才深刻地領會到授粉的道理。

这就是潘大勇他們第一次种玉米的情况。不用說，現在，潘大勇已是一个能手了。已經懂得选种要粒选和藥剂拌种；懂得地最好选黃沙壤土；懂得行距和株距的距离和它的道理；懂得南北行与东西行不一样（因为南北行日照長，沒有陰陽面，东西行有陰陽面，陰面的地溫就低，易使玉米長后一边飽滿一边不飽滿），以及密植和溝灌的道理。潘大勇不但懂得了这些，而且進一步有了創造，他改進了授粉器，从一天只能授二、三分地提高到能授一畝半地。而且后来又更進一步，不再

用人工授粉，試用天然風授粉，并因試行天然風授粉而進行一系列有关的措施。……这些，潘大勇从不会做到会做，从不懂到懂，从一个落后的生產者學成一个先進的生產者，是經過了頑強的學習和斗争的。潘大勇的变化和進步的道路，也就是新中國这几年來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变化和進步的道路。

車排子這一帶，过去很自然地形成了三个部落：漢族大都在老車排子，維吾尔族大都在新車排子，哈薩克族則大都在河西。奎屯河在這一帶是自东南向西北流的，所謂河西，就是在奎屯河西面的一个地帶。我們有一天去河西訪問当地的哈族老鄉。我們过了奎屯河桥，折西，在密密的索索林和紅柳林中又走了 20 分鐘，才到了我們要訪問的一个哈族老鄉毛丹家里。

毛丹互助組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哈族过去本來是不大种地的。毛丹一家 7 口，有 20 只羊、兩峰駱駝、4 头牛、1 匹馬，过去一直过着“夏上山，冬回川”的貧困的游牧生活。他們在冬天，駝鹽賣柴，这样換几个錢買些糧吃。可是一年还缺 5 个月的糧。他們夏天在山里时，沒有糧，就只能光喝些奶子过日子。1951年，人民政府号召發展生產，毛丹想：为什么我們老是年年上山下山这样跑，而且还没吃的？解放軍單只靠了几把坎土镘种地也打了粮食，我們有牛有馬为啥不能种地？他覺得政府的号召有道理。1952年春天，他就和另外 4 戶牧民商議，組織起來大伙兒來生產。他們 5 戶合起來有 150 只羊、8 峰駱駝、15 头牛，可是其中只有一头牛能种地，其余都是奶

牛，20 匹馬，其中只有兩匹馬能耕地。當時農具很少，只有兩把坎土鋤，一把鐵鋤。第一年沒有經驗，團結也不很好，一共種了 80 多畝地，收到 9 石冬麥，15 石春麥，15 石玉米，30 石糜子。當時河西沒有水，他們澆的是部隊的水，收穫不很好，只勉強強够全組全年吃的。

第二年，1953 年，四連搬到河西開墾，就在毛丹互助組附近。毛丹雖然經常在四連的地土上經過，但是言語不通，也不能多談情況。後來鄉長反映了這種情況，部隊就主動的在各方面幫助他們。部隊對他們的帮助最初是一些臨時性的。當他們不懂如何播種或人力不夠時，就幫他們一下；籽種不夠時，就送一些給他們；有時給他們換一些較好的品種。隨時去了解他們的情況，講一些田間管理的方法。自从部隊學習了總路線以後，思想提高一步，對於幫助農民搞好生產的目的性更明確了一些，所以對他們的帮助也就更有系統一些，一方面向他們推廣優良品種，一方面介紹他們各種新的耕作技術。教他們實行條播，最初他們不習慣，有些人還以為撒播好，說他們有些撒播的，產量並不比部隊差。部隊就告訴他，部隊是大田生產，是在大面積上平均計算，產量一般要算得低一些，你們是小面積生產，產量應該高些。條播的產量要比撒播的高。他們 1953 年撒播的冬麥，每畝平均產 280 斤，但是 1954 年用條播的，每畝平均產到 375 斤。1953 年他們種玉米時，有二畝半地是完全依照部隊的方法種的，實行密植，撒種撒得多，結果產量是每畝 800 斤，創造了當地老鄉種的玉米單位面積產量的最高紀錄。但是其他沒有按照部隊方法種的玉米，平均

每畝只收 260 斤。这样，他們完全相信了部隊的話。

部隊教他們各種方法時，都是採用現場實驗。比如部隊在整地時，就去通知他們來看。當他們回去整地時，部隊又派一個戰士去參加，並且隨時給他們指導。用搖轆也是這樣。他們沒有，部隊借給他們用，他們不會，部隊先試做一遍給他們看，實際操作還是由他們自己掌握，這樣可以使他們學會。

他們在接受新的技術時，最初思想上有很多打不通的地方。部隊教他們春耙，他們怕春耙傷了苗。他們過去不拔草，部隊向他們說明拔草的道理，說譬如一個饑，一個人吃，可以吃得飽，要是兩個人三個人合着吃，大家吃不飽；土裏面只有這一點養分，要是不拔草，草和莊稼一起分那些養分，莊稼養分不夠，就長不好。要是把草拔了，養分集中，莊稼就容易長得好。可是他們推托沒有勞動力。部隊就說，在我們部隊裏，女同志都一樣下田干活，你們互助組里有很多婦女，還有娃娃，都可以下田拔草，為什麼不叫他們也去勞動？你們既是互助組，就要給單干戶做模範。要是連田里的草都不拔，怎能當模範？後來部隊還幫助他們開會，建立記工記分的制度，這樣，把婦女及一部分小孩的勞動力也發動了起來。

在部隊這樣的幫助下，毛丹互助組這兩年來在生產和生活上都有著明顯的變化。在 1953 年，他們一共種二百二、三十畝地，把各項收成折合算起來，要達到 46,000 多斤麥子。單位面積產量都超過當地的單干戶。在那一个冬天，他們組里買了 1 架雙鋒犁，增加了 5 把坎土鏟、2 架土犁、6 把鐮刀，每戶都增添了棉被，每個人都新做了一件祫袢。組內的牲口

也增加了一些。有些單戶希望加入這個組。到1954年發展為8戶，耕地面積擴大到440多畝。我去時，一年的總賬還沒有算出來，估計可以折合到麥子60,000到70,000斤。

我去訪問時，正巧毛丹到烏蘇縣城去開會。組員正在場子上分糧食。那玉米長得又結實又漂亮，場子上還放着很多褐黃色的小糜子。他們都歡迎我，把我擁到毛丹的新屋子里去坐。這屋子是毛丹前不久新蓋的，有北京房子兩間那樣大。屋子裏面放了一張床，床上鋪着一條很新的和闌毯子，牆上挂着一幅毛主席的像，一幅董希文畫的“開國大典”，還有一些黃繼光的英雄故事的畫片。地上照例都鋪着毡子。我們大家坐下聊起來。還有很多婦女和小孩，看到有客人來，也都一個一個擠進來，坐在旁邊，覺得挺有味兒。副組長吐司伯衣過去是一個雇農，他說過去在這兒沒有水，我們即使想種地也沒法種。黨來了以後，水也來了，把我們的好日子也帶來了。有个老漢叫庫爾孟哈齊的，說他過去從來沒有地，也沒有吃過白面，只喝些奶子，現在可不同了，“我們有了地了，也能生產了，我們現在吃得好，連衣服也好了，牲畜也增加了。從前我們的小孩沒有讀書的機會，就是入了學，也受到歧視，自从共產黨來了以後，連學校里也平等了。我有兩個孩子，並且已經到內地去讀書了。”另外一個組員哈貝說：“互助確是好，大家的勁使得上。因為我們這組的生產好，別的人也上勁了。今年我們車排子一帶，已經有了9個互助組，1955年我們就要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了。”

部隊幫助毛丹互助組，並不是幫助毛丹互助組這一個組。

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農業社会主义改造，得先樹一面旗帜起來。毛丹互助組就是車排子的一面旗帜，而且也是烏蘇縣的一面旗帜。他們的生產一年比一年好，这样就使别的農民看到了榜样，思想上容易打得开。

我在河西还另外会見了一个哈薩克族農民叫加巴衣，大闊臉，顴骨很高，是一个典型的哈薩克臉型。他懂一点漢話，所以有时也拉他去当翻譯。他是9歲到車排子的，在这儿已經住了36年，一直住在河西地区。他說他9歲的时候，新車排子还只有四、五个院子（房子），其余都是住的地窩和帳篷。那时有20多戶漢族在老車排子，30多戶維吾爾族在三十戶地方（在新車排子的河北面），哈族有四、五十戶在新車排子河西一帶。那时車排子有兩条渠，一条在老車排子，一条在三十戶地方，所以漢族、維族多种地。河西沒有渠，哈族不种地。哈族一直到1938年才种地，加巴衣也是那年开始种地的，他已經种了16年地。他說在解放以前也种上三十畝四十畝，可是还是窮得沒有吃。一來是水不够，人少，又修不了渠，庄稼常常旱死。二來，那时稅重，他要交三担二斗糧，打下的麥子，一交糧，自己就只剩一、二斗了。新疆的担大，一担有440多斤，所以交上三担二斗糧，就快要合到1,400多斤了。有时收的还不够交糧。而且那时交糧还要細糧，粗糧不要。收上收不上，反动政府全不管，所以虽然一年种着三、四十畝地，可是他終年也只能吃到一些玉米花和糜子。“現在可好了，”加巴衣說，“解放軍來了，修了渠，咱們老鄉也得到了政府的帮助。”

渠是大大兒的，水是多多兒的，我們的庄稼不受旱了。”在1950年，河西還只37戶，可是現在增加到200多戶了。他交給國家的公糧，只有400斤；而且交糧按比例，如果收成差一些，就可以少交，他說共產黨講道理。

“我头几年，生產還不算好，這一、兩年，生產好多了。”加巴衣繼續說，“解放軍來后，我們的劳动也好了。过去，我們下种晚，不知道什么时候該下冬麥种，只知等到下了雪再下。可是現在，看到解放軍9月初就下冬麥种了，才知道我們从前下得太晚。所以也就跟着在9月下，現在我們的冬麥也長得好好的了。过去我們沒有拔草的習慣，說草不能拔，草是苗的媽媽，草要是拔了，苗就容易受旱，因为草可以把太陽擋着。也有的說，新疆風大，草一拔，苗就容易倒。現在才搞明白拔草的好处。大家搞明白了，妇女、小孩也就都下地拔草了。过去，我們不上糞，說糞里有虫，怕虫把庄稼吃了，現在大家也都跟着上糞了。从前老鄉的經驗是要等沙棗开花才种玉米，花不开时不能种，現在才明白，等沙棗开花才下种已經晚了。我看到部隊种的玉米，到沙棗开花时，玉米苗已經長得高高的了。还有，老鄉去年是什么时候种的，今年也一样要等到那个月份日子才种，也不知道天时的变化。这一切，解放軍來了，大伙兒的眼睛才打开了，腦筋也活了。”

加巴衣說，部隊剛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而現在又是什么样子，他們都是清清楚楚看在眼里的。“解放軍剛來的时候，就是肩上背了一个行李包，啥也沒有。种田，也沒有啥工具，就是用一些坎土镘和鏟、鋤挖地。馬也少，常常七、八个人合拉

一个犁。飯吃的是囫囵麥子，因為糧食沒有磨子磨。可是一年生產下來，解放軍就吃上了‘白刀巴子’（指白饅頭），牛也賣了，馬也買了。現在是又有房，又有拖拉機，還有什麼康拜因。有些老鄉說：‘这些东西哪兒來的？还不是從土地上長出來的？’所以有些老鄉說：‘我們要是也像解放軍一樣，大伙兒合起來好好生產，該多好。我們一定也能吃得飽飽兒的，一定也能造一座一座新房子，還有那些一台一台的拖拉機。’”

不要說解放軍了，就是看到毛丹互助組，大伙兒也直羨慕。加巴衣說：“很多老鄉說，我們是老戶家，毛丹是新戶家，可是他們才種了兩年，現在一年下來，每家就要分 20 多擔，我們 10 擔都收不上，這是怎麼搞的？有的說，這都是解放軍幫助他們的，給他們換好種籽，教他們怎樣種。也有的說，即使解放軍幫助他們，他們不組織起來，不互助，還是單干，也是沒用。大伙兒想想這話實在沒錯兒。要是解放軍單個人，也種不出这么多庄稼來，的确是組織起來好。毛丹沒有搞互助組時，車排子一個互助組也沒有，可是現在已經有 9 個，明年這兒還要建社。話可真不假，能組織起來，總比單干好。再說大伙兒不合起來，能買拖拉機嗎？沒有拖拉機能種那么多地？單干總是困難，我們都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5 年 2 月 15 日在烏魯木齊寫完